



方田先生文錄卷十一

序三

送陳思南序

南營繕郎二峰陳君擢守思南其冬曹僚友詣薛子屬爲文贈之薛子乃爲言曰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也道弗行焉雖密邇禁嚴薦陟華要威燄寵渥焱騰波流永人侈之君子弗願也道苟行焉雖淪迹幽遐屏居疏絕懷遠招攜左支右吾眾人難之君子所安也故曰君子以道眾人以欲欲之所至業毀名湮道之所至驕孳蹇淳此豈待聰明強有識者然後能較得失重輕於彼此閒哉夫亦人心之所同明也然人情竟往往厭此趨彼者無亦眩於耳目之所睹聞世俗之所習尚而旋不自覺與於是能有能卓然自立期於道之必行而不俛仰汨沒於庸眾人之見者吾不無望於思南君此行矣夫思南爲禹貢荊州荒裔歷代撫綏羈縻建置興廢沿革靡一迨我明興豐德厚澤洪敷汪濊固已效順輸忱樂歸編戶至

稽其種類華夷雜居輕生尚武終自與中土殊別唯是官茲土者
率以孤臣自處多抑鬱無聊而甘心怠忽鮮克自樹是不有忠信
禮樂曠度達觀之士志於行道不以夷險遠近動心者未見其能
守也吾觀君詳慎恭確罕所嗜好奮身賢科閱歷歲年始至營繕
職司興作軫念土木凡奉先殿材顯陵陶磚皆教護屬工節量程
督罔有冗費以是推之則安節厚生乃其素定而經度機宜撫綏
振率將無施不可何有於思南哉始楚威王時莊躋定黔中從其
俗以長之民遂殷富漢晁錯當景帝朝規畫塞下事甚悉而卒歸
之於得良吏吾嘗以爲二子之見於今之守遐方邊郡者最爲切
至君茲往哉酌古今權便宜而發謀攄慮一無顧望唯不負其平
生則思南之民有不謳歌者寡矣道行荒服策名徼外將不愈於
官禁近而碌碌無所歎爲靡益成敗者邪君其往哉諸僚重別之
情與夫贈言者之意他日諒有徵焉也

代送張龍湖先生校士北還序

天之生才曷嘗有古今疏數之異哉元化旁流鈞旋轂轉章符耀
采著秀呈祥而靈淑之萃聚實委和之凝澂也故含淳秉德蓄玄
抱藝之士冀遭時翊會以宣猷效悃者恆濟濟乎其相望焉若其
用舍之衡進退之幾則惟幹元化者操之而世道之汗隆升降胥
此焉出是可不慎乎哉蓋淳者不能不漓貞者不能不變而聲應
氣求捷逾影響至可畏也是故唐虞而下得人之盛莫過周室稽
其實興則惟以德行道藝后世茂才孝廉明經辟舉諸科其法加
詳而比其在位多弗類古此豈其制弗若哉蓋天下之道有定體
無定用有治人無治法周之得士非其制之獨良也當時閭胥族
師黨正州長凡與賓興之役者咸德行道藝之士也后之不古若
者非獨其制之弗古也郡國公府列侯二千石凡有貢舉之司者
或多不得其入也不然文詞之學科舉之制去古逾遠何韓愈氏
出遂起其衰歐陽修氏出遂正其習是不可以觀邪龍湖先生蚤
以學行名南服舉禮闈第一人成進士歷翰林學士青宮諭德職

專輔導海內學者靡然嚮風先歲甲午被命校士南畿時稱得人至是庚子例復設科先生乃再至實殊命也聖天子虛懷圖治思得賢俊共成化理淵衷至意豈其微哉維南畿爲我國家根本重地其人才自昔著稱與其財賦並甲於天下充盈羨溢之餘侈靡浮競之習日滋張大矜炫多文少實以故聰明才辨者或多馳騫口耳而朴實椎魯者則又旋爲風漸俗染唯是極重難反雖今閭井日就凋縮而羣好翕趨尙迷嚮赴厥有好學聞道窮高極微而藝文摛蘊輒憂深思遠抗志沈精往往爲時所擯是導揚衍溢者日異月殊而人才之上下文運之盛衰可獨歸之氣數耶唯先生型范端飭鑒衡空平眠晷夙觚翰以得心知性術而登崇陟雋者率多譽望聲實之彥砥璧始璞鑄金始鑛豈直良工巧冶之能事哉冥孚潛運雷動雲蒸固其聲氣之相感也茲其歸哉持賢書以獻諸明堂聖人在上方將邁殷軼周可無煩傳巖物色涓濱后車而側席之憂庶幾其慰矣乎

代送李尙書序

嘉靖十九年庚子夏戶部尙書儉庵梁先生免歸進南工部尙書涔涯李公往代之瀕行南卿大夫士咸餞送郊外迺公官屬請余贈之言於是某前致辭曰今之戶書實古司徒之職古以掌教今以經費費不經則財匱財匱則民困民困而教是不可行也方今聖天子銳意復古修舉廢墜工役繼興儉庵先生爲國經費爲天下阜財稽數攷成勢不能行於是再起再罷去上以其職授李公淵衷睿注豈唯以公宏猷大略達變通方爲能任厥成事哉蓋實諒公之素矣公昔起家進士出宰建昌安福卽有惠政旣召爲監察御史按滇南值正德初逆瑾竊弄威福中貴專恣凡出鎮守者皆其黨與公在滇裁抑之因謝病歸者十餘年瑾誅後起公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撫江遂進御史中丞鎮撫寧夏邊人帖息是公之才望雖逆臣强虜咸知畏服以是而總度支經出納程工量才以差次乃直別能較藝以上下其旣稟則百度咸貞羣工競勸而

冒破乾沒者將自斂戢如是而財可裕財裕則用足用足而工役可就民力可舒矣此上之所以慨然用公也公其往哉憶昔周官司會以九式均節財用隸之太宰以共百物而待邦用唯王不會世子以下皆會夫世子將君天下其諸僕臣侍御又與王出入起居凡所意欲咸得關白而司會以太宰之屬顧獨能抗其法而不聞有阻逆之者蓋當時太宰實唯周公其人而厥德明光於上下眾志自爾協一罔有希覬故雖遷都營洛惇宗將禮費給不貲而內府外府靡不充溢閭閻田野見於詩人之所歌者萬億及秭乃今司會之政統之司徒宿望如公信能以周公之道康其國而默旋宏濟則財用自無漁獵不惟上副聖天子之委任而因可以足國裕民盡古司徒之職矣余雅知敬公故於諸僚之請竊有厚望而不敢以漢唐以下之度支尙書望公也公其諒哉

代送費鍾石先生序

自昔周成康時天下方被文武光烈二君又皆繼體持盈號稱極

治迺周公召公猶且惓惓以克詰戎兵張皇六師爲訓此豈老成謀國長慮卻顧者固如是哉今天下承平日久闊略戎政雖介冑氏族襲先世勳賞封爵以執干戈衛社稷固邊隅爲職業者亦往往多燕溺紈袴不省弓矢刀劍矧能閑韜略習機宜猷矢謨以折衝禦侮邪頃醜虜竊發犯我邊陲天子命將閱師適缺少司馬參謀本兵下廷臣議僉曰南少宰鍾石費公維其人公固講筵舊臣宸衷久注遂可之或謂公文學侍從資望已深且久在南國卽當入直顧問軍旅之政乃復以煩公邪竊惟人有恆言漢唐而下縉紳介冑分爲兩途迂儒武夫各持一說維是率多僨事不知先王用人必文武兼資而論將搜才咨詢決策一聽之耆儒宿學蓋唯文斯能經武唯閱歷深斯慮事遠唯久任在外斯知人必真是故本兵得人則將領多賢而分閫專制兵政悉舉不得其人則將領多不賢而越法譁張以啟釁召侮是軍國之安危休戚華裔之盛衰消長皆由此出其所繫豈細故哉鍾石公博雅謙沖正直忠

厚自舉進士入史館已赫著譽望吾不論其他至如正德中乃伯兄文憲公秉國逆濠方熾疏請護衛公卽虞其有變從中抗阻濠怒中公昆弟家居者凡若干年使當時在位者皆若公見必能潛奪其不軌而勤兵毒民未至後來若此之甚也及濠敗始復起公編修國史尋遷侍講春坊庶子掌翰南院歷官祭酒模範諸士實多造就及上疏條陳事宜咸中肯綮上嘉納之調北祭酒以文憲公方召入輔相遂懇爲辭辟且寓書薦呂涇野以自代茲可以類觀公矣乃今參掌邦政其必發摠生平所蘊蓄以決大謀定大事而古稱詰姦禁暴九伐平邦之法固將推而行之以靖疆宇而逆折豫弭之道以人事君之心又公之所素具也豈得以文章藝苑目公而謂不當煩公以此哉不觀趙括兵家子指掌談兵雖其父奢不能難然竟不免長平之敗厥後梅聖俞翛然一儒臣也乃注孫武子而後世用兵者多取資焉蓋會通之學則固有如此者矧公兼綜典籍究觀今古歷有歲年而切切以治道人才留意者乎

吾固知公隨所授而可以行其學矣嘗觀宋慶曆初仁宗厭西兵久出亟用富韓范三公而杜祁公相與佐抑絕僥倖凡內降恩澤一切不與及范雍守延州當時欲以趙振代之韓魏公奏曰願畱雍以觀後效無已則范仲淹爲可是其經略邊事者固非一端而其要則莫先於用人所以慎重若此余知公最久且同事南部故於公茲行反覆以用人言之而惜別之私則有未暇及也

代送戴巡撫序

龍山戴公以按察副使備兵九江甫明年經略區畫咸協時宜閱武修文救寧江漢晉秩參貴州藩司政戒行會畿內暨薊州邊備撫臣員缺天曹疏請猷望素著者莅之上乃復晉公僉都御史授璽書往某爲公屬義不可無言遂敘曰維今京師乃古幽冀雖形勝甲天下實爲次邊地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驅策舉踵不出旦夕匪若漢唐之咸陽長安去朔方吐蕃界在千里外我文皇帝聖謨神略建都以扼虜衝而薊州實秦漢以來漁

陽幽玄諸郡勢阻要害設倉儲屯戍制置敕使慎慮豫防緩急調發厥繫攸重非有文武長材諳練經濟者弗得授公茲往豈直懋九江官賞侈一方勲業云爾哉唯我明天子暨左右輔理諸執事慎簡臣僚諒公有素憶公昔嘗爲侍御史督理兩淮漕政條陳地方事宜所關最切者十二事釐姦剔蠹裕財阜民至今稱便繼按歷西川值夷酋隴氏倡亂遠近騷致勤上命將大舉兵以夷其族方歲大旱民不堪命公先後上疏請罷兵發粟上下廷臣議遂召旋師仍發內帑金二十萬往振蜀公又檄諸州出倉粟數十萬石民賴以全活旣乃復自成都渡瀘會貴州守巡於赤水布悃聲威兵不血刃而遠人咸格因建處芒長策今公去蜀殆逾一紀而川貴之謳吟思慕冀復得公者不啻饑渴前日潘參正以俯順一方而畿輔重地則又非公不可遂尋有是命委任至意豈其微哉矧今三邊六鎮自石晉獻地盧龍遂割太阿倒持積有歲年迨大盜東勝旋改其舊藩籬屏翰不無隱虞昔范仲淹呂夷簡當景祐

中正有宋極盛時一欲城洛陽一欲城大名雖二公所見不同均爲大臣慮遠防微至計乃公識倚伏之機達化裁之變值茲柄用必將大究厥施相時審勢明罰敕法補偏救敝興廢舉墜選將任賢彊兵足食西制吐蕃北制瓦剌于以盜謐邊圉弼成海宇以光昭代文明之盛以副當仁委任之意不徒旬宣勞來聲容議論若是焉而已也某不佞實於公有至望焉

代送張襄陽序

今天下才儁奇麗崇言宏議之士豈少哉蓋彬彬乎雲會風流繼踵海內矣至揆厥初以要久遠鮮不殊軌此豈閱歷摩厲者反始進之時不若而氣志盛衰之相越邪夫亦以見無定理故守無定力而時靡波頽馳逐上下向之激昂感觸于真機之發動者不有憤懣不平之氣則有抑鬱無聊之情而窮悔遷渝舉其生平所向者甘棄之若弁髦矣是故人才所以多賴於培養而匪能自樹立歷變貞一者不可與語乎其至也南車駕郎長洲張君士弘始以

進士補刑科給事遂上疏乞宏聖度廣延納上俞之繼因各省官司及民間奏疏多支辭蔓說牽引不辜詞瀆聖聰復上疏約辭慎獄上下其議刻置長安右門外乃後因議先聖祀典忤旨下獄謫閩藩幕司量移進賢令懷慶郡丞奔走風塵從事簿牒期會積有歲年夫君以黃門諫議左右侍從一朝罹此苟內外清濁崇卑淹速少嬰念慮見勢利之華闇德義之實其能不顧盼俯仰據微乘便營蜚景附以跨騰通顯哉君顧恬默自居隨所任使以圖報稱養士治民在有成績及司車駕贊理兵政亦綽有端緒古稱官守盡職言責盡忠君殆若而人矣謂爲有定見定力者非邪迺茲守襄陽其又肯負乎哉夫襄陽跨荆蜀控關洛湖南著郡也維昔莅茲土者若關雲長之威震華夏羊叔子之綏懷遠近杜元凱之立泮宮修堰漕皆盛有聲稱利賴當時貽思後世衰然爲漢晉名臣實維在是是後尹師魯歐陽永叔皆嘗以諫謫茲郡一監酒稅一爲縣令雖二公勳德文章宋室冠冕於此則以權力未稱不遂厥

施君今之行其始雖以諫出而乃茲委任職專一面殆非尹歐當日之官而與漢晉三公幾等埒矣行將登岷山之亭俯沈碑之潭其能不惕然以思慨然以興而與之方軌並駕矣乎他日襄之人有頌良二千石者實於君乎屬望矣

代送錢尙書序

周官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遡厥所從自堯之命契則既有然矣漢魏以下置尙書度支專主財帛委輸軍國支計以至於今之戶曹雖職列地官而徵其承受攷其沿襲要勿外於民度金倉之屬而教施無聞焉豈經國建官者盡失先王之初意哉夫亦窮其體要酌其會通而與世劑量之道歸焉耳故曰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其意蓋謂此云至其脈絡相承鉅細聯屬則祿秩禮樂兵戎賞罰工虞凡所經費胥於是乎取資焉是故得其人則庶事理不得其人則庶事隳任斯職者誠有如地道然山嶽河海之震奠物產生殖之休否咸所維繫是

其職誠重且大非有承載容畜體國經野者鮮克舉之也桐谿錢公始以進士起家爲良有司爲名御史歷方岳諸司進卿寺進御史中丞其所臨莅吳越燕趙荆楚冀豫貴竹百粵諸方若其邦國都鄙夷蠻戎貉之俗與其財用穀畜之數夷險通塞利害之宜靡不周知逆處而所在士民謳歌贊誦厥旣懋績中外揚休士林矣迺今以尙書官留都掌戶曹經制機宜動中物則食貨之登耗轉輸之勞逸用度之多寡蓋藏之盈虛不事按簿書促期會而輕重可否之間罔非足國裕民之道蓋其應用之不窮者實其涵練之有素也謂其克舉司徒之職以輔翊我聖天子禮樂文章之教敷典擾民之治者非公其人邪昔鄭桓公爲周司徒善於其職詩人爲之賦緇衣而君牙克篤忠貞勞有成績穆王銘書於太常自公之南也南國之卿士大夫庶民小子固莫不有緇衣好賢之念矣今以政成歸報於明堂天子其將不嘉乃丕績以昭國家之有乂乎

贈葉教諭序

婺源葉君教慈谿學之五年武進薛子來知縣事每至學宮講論經理剖析疑義彼此談駁闡發未明久之益習見其端方雅重悃悃無華以道自持表裏協一教學不倦將窮極本原而會通之諸生有率教者延接無時進退以禮務相與刮磨期脫徙流俗而進諸古有不然者則哀矜惻怛冀在感動罔事夏楚諸生安之其諸學士大夫不問其華要散逸待之一以誠懇而愛憎毀譽久近得失未嘗一置於懷也先歲甲午考試關中號稱得士旣修浙省志多所記纂君所至未嘗求合於人及吾見四方人士亦自往往問葉先生云今年春御史汝陽張公巡行東浙聲色所加官僚屏息而望塵下拜者且猶未免叱咤一時論者咸謂君古貌古心其將不便於御史之庭矣旣乃進止自若應對從容未嘗少徇張公爲霽容加禮及去復移檄縣官激勸特至此可見誠篤所孚雖盛威厲色者亦自相入彼屈身枉道者何爲哉夫亦自夷其師範焉耳

是君既孚於遠近上下之人爲弟子者將不益知所以自恃而天
理之在人心其究不在於紛華盛麗逢迎容悅閒也然是亦就君
之所孚者言耳使在我者既盡而自反無闕就有不孚亦與君何
重輕哉君性資淳厚固本諸天及觀其伯兄東昌公爲賢太守其
諸子僉憲君爲名督學則家庭之所漸者厥亦有自矣素教預養
之功又安可誣也

贈王縣丞序

維揚王子種學績文久困場屋以貢爲太學生薛子家食時江北
士人往往稱其人云然未之識也及薛子知慈谿之三月御史汝
陽張公以按事至薛子病火欲辭去公留之時王子爲台州太平
丞適以事謁公於慈谿公命之曰薛尹苦煩縣缺丞尉其一切瑣
瑣舊事汝其暫爲分之於是王子留慈慈故多狡黠凡賦稅徵輸
計戶上供者悉爲所侵漁積習成俗上下蒙蔽倚藉勢力動持長
吏先是爲令者率多敗事去繼之者束手受制莫敢可否事王子

乃昌言曰余受御史委而令復有薛子乃更不得施用則丞不負
余而余負丞矣於是檢舊牒搜微剔隱務殫厥心力得一弊與夫
作姦犯科者輒書片紙移縣庭或械其人繫獄諸姦民不便者咸
復口語藉藉冀少縱王子持之愈堅如是者幾一月乃別云因徵
贈言於薛子薛子思曩在京師銓曹授知慈谿縣事一時士人咸
謂薛子茲行葢岌岌乎其難哉予謂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如程
伊川之所以答呂進伯者斯亦已矣慈谿縱難治其若我何然余
身當其事不敢畏難無足異者乃今王子丞太平而顧以身任怨
唯知是非可否罔恤毀譽利害其真有的見定力而豈涉筆占位
目吏問不可者哉曩時江北士人之所稱信無負云嗚呼使向
之爲慈者皆若而人焉則慈亦何至敝壞如今日也

代贈徐生序

漢司馬遷作貨殖傳班固譏其崇勢利而羞賤貧夫遷良史而固
亦其傳也爲貨殖作傳豈其微哉而固獨弗之知也固弗之知而

天下後世皆以其言爲信然吾於孟堅有遺憾矣嘗觀漢制論刑輕重視所贖有差咸獲免有能輸金錢龜貝刀布入粟塞下皆率得補官維時司馬相如以文學辭賦雄藝林猶且入貲爲郎而卜式父子皆以助邊拜爵積官至通顯子長獨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綆竟下腐刑夫固無以爲之贖也治生獨可少哉貨殖列傳固其玩世自嘲之意而謂禮節榮辱之知由於倉廩衣食及所謂人富而仁義附焉者亦其探本之論也今徐生藉父世業日益饒裕知以權變勇以決斷仁以取與古之善言治生者固已得其遺法矣迺入貲拜秩膺仕者冠服豈以誇金章耀閭里哉無亦以有財者宜輸委以佐司國計者之經費云爾然吾觀世之修行獨立者每恥言食貨至入貲拜爵事則又往往沮抑勿論斯固孟堅譏子長作傳之意夫亦以其人之多弗克自樹立也及觀卜式諫止武帝興利欲罷鹽鐵船算當時東閣石渠文學則未嘗有言及此者雖其以貲奮迹亦何損焉司馬相如子虛大人賦及諫獵疏封禪書

固多虛詞濫說而揚子雲謂其曲終奏雅然其要歸引之節儉太史公謂其與詩之風諫何異允若茲亦奚問其以貲爲郎也徐生信能自助則蜚聲騰茂固自有地而非崇勢利羞賤貧之謂矣余不敢薄待徐生是故敬進斯言竊附於以規不以頌之義

送謝廉使序

自昔爲天下國家者各因時以立政而唯朝會最爲大典豈直以明上下之分繫荒服之心哉蓋黜陟誅賞行焉而賢不肖之進退乃庶官視以爲勸懲而生民之休戚天下之安危實於是乎在也是故虞廷羣后肆覲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其風勵人才以致盛治者至今猶可想見迨我國家定爲三年一朝之制天下布按諸司暨府若州縣各述所職以入覲以聽吏部都察院考察去留而尙書都御史以下當事者唯布政按察使之言是聽而按察使則廉訪激揚總外臺風紀之任尤爲部院所倚重唯按察使得其人則好惡愛憎一出於公而恩仇德怨不能行於其閒由是庶官之賢

否不啻妍醜之在鑑低昂之在衡罔弗允協而部院之去留真足以爲懲勸民生世道不有攸賴哉反是則有不忍言者矣矧今兩京畿外爲省者凡十有三而浙江實居其首故考察之序必先浙江而以次及於諸省則浙之按察使尤爲天下之望浙中稱平天下其胥倣矣然則少溪謝公茲行其所關繫豈不甚重且大哉公昔以進士起家爲名御史按歷諸省督學畿內文章政事裒然著稱而弘度厚養以懋經綸之業者每注意於天下之人才雖未及識面者其賢不肖固已知之素矣矧今長憲於浙則一省庶官近在所隸之下有能遁情於平衡空鑑之外者哉由是近法遠稽而天下之憑藉將於是乎在此吾於公之行所以不能無厚望也昔范文正謂一路之休戚係於一人之賢否故其去留之際每主於嚴韓忠憲見天下諸路攬拾官吏小過則愀然不懌謂不當錮之於聖世故其執政之時恆主於寬二公皆宋室名臣各有所見而要其至意未嘗不同吾固望少溪公爲今之韓范敢述以獻從者

送陳兵憲序

少岳陳公守吾常之三年適海寇挾倭夷爲亂沿浙深入直犯蘇松之境將踰浮山以沂上流公出謀發慮聚兵除器寇不敢窺我境上未幾公卽受簡命爲浙江按察副使職專備倭奉璽書從事戒行郡憲徐君暨吾邑令萬君後先致辭間贈言於薛子薛子謂公以名御史歷今官出入中外凡若干年德政敷被所在著稱固無俟余言而飾情獻諛諒亦非公之所樂聞也雖然樊侯城齊每懷靡及仲氏去魯問何以贈是君子之心固惟日不足而公之茲行又豈無所采擇哉余不敢汎有所及祇如近日東南所患莫急於海上之事而朝廷之所以汲汲用公者亦甚以海上爲急余聞歲在浙間俗觀風嘗竊聞一二請就與公商之夫天下之勢所恃者民心所憑者士論而吾人之欲有爲於天下其所憑恃者亦唯在此而已乃今浙中瀕海處所習於番舶之利而禁令不行民心士論蓋多搖惑於其閒而制使重臣亦率爲掣肘寇之滋蔓實由

於此今之當事者過自疑畏豈非老成持重將欲匿瑕含垢旋底
消弭以圖萬全乎吾恐方萌之端蚤已不能逆折豫防而已成之
勢安能保其不愈熾而奔潰也夫去草繁苗除惡務本昔人之論
亦自有不易之道誠於此而留意焉則重門擊柝且可以禦暴客
矧山海限隔不假以梯航葢爾醜類豈真能飛渡耶但民無定志
士鮮公論積習已深卒難開諭雖其自爲一身一家計者亦唯圖
旦夕目前之利而不虞深長久遠之害矧欲其有大人之志天下
之慮者誠不一二見也此其漸涵化誨之方斟酌劑量之用諳練
閱歷如公必自有相機順應之妙矣卽今思質中丞當分闡授鉞
之任甚能開誠布公廣屈羣策憶其東巡余嘗與言於錢塘江上
見其躍躍動色公茲行哉凡所當爲與所得爲者協恭共濟不阻
不撓則民心士論當自有反正之漸而東南之警行將有盪定之
期固可計日而俟矣余特敢爲探本之論以復二君之請用告從
者以裨未議公試以問之中丞公其尚以余言爲何如哉

送管參政序

歲己亥復齋管公以江西按察副使進陝西布政司參政瀕行江
之官屬士民咸餞送郊外惻惻不忍釋去其僚友恆溪尹憲長屬
余贈之言某乃前致辭曰公之茲行也其將參知陝之政乎夫陝
古雍州也介隴函蕭散武嶢諸關黃河左右旋繞渭汭漆沮弦蒲
荆岐終南龍門烏鼠諸川數巖谷環映襟帶形勝莫強焉惟其土
厚水深故其人多厚重質直周邑岐豐王道四達詩人歌之謂之
二南旣分命周召益熾以昌而二公相業實是焉肇厥後東遷秦
襄始封康孝以下無衣同仇繼作悍然有招八州朝同列之氣夫
地一也周則爲周秦則爲秦淑慝汗隆其人殊也漢晉西魏後周
隋唐咸都咸陽維時京兆馮翊扶風弘農張掖酒泉勝肅甘洮諸
路安危沒服亦唯其人也迨宋中葉夏銀綬宥靜靈鹽甘涼瓜沙
沒諸西夏慶曆分緣邊爲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熙寧以熙河
洮岷通遠又爲一路各置制帥材官而韓范經畫大著聲稱西人

不敢窺伺民藉以盜遂爲宋室名相今四夷讐服疆陲晏然而聖
化所被實唯承宣者爲之公冲襟雅度經濟夙閑建白在諫垣明
讞在觀察聲實所加罔弗孚裕茲行也其將爲周召矣乎其將爲
韓范矣乎吾黨深有望焉矣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一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二

序四

吳封君壽序

史籍邃古皇人歲紀靡極維時風氣未開昆侖凝結蓄厚引長固
有然者稍涉虞周象數旋著猶沿渾樸重以上人憲老乞言而養
道備悉匪直孤卿大夫士安享遐祉而庶人耆老亦罔不嬉嬉咸
遂所以率多龐眉黃髮而詩書所稱靡得而尚云迨醇漓治遠智
巧朋興神明所宅燎揚湯沸朝淳宵蒸雖金石不能保其不鑠且
泐也乃茲南山吳翁與世周旋年且八十康樂自得丕啻壯時其
諸同跡塵寰獨立物表而古之所稱有道君子者非其人邪或謂
翁累積素封而伯子允祥仲子允際與其孫峻伯又並登甲第懋
德樹勳蜚英敷藻而方來者且猶繼承未艾翁觀而樂焉茲翁之
所以壽也余惟富貴福澤固以厚生亦以溺志唯深於道者斯不
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去其誘慕除其嗜好屏其思慮息其勝負

凡厥所值一如寒暑晝夜之往來通復無與吾事是故冕黻章甫之華輿臺宮室之麗不足以易其素阡陌苑囿之饒倉箱金帛之積不足以嬰其念駢肩累跡之眾布山彌谷之畜不足以鼓其氣白雪清角之聲文珠翠玳之色不足以眩其真水陸珍甘之美椒蘭菌桂之芳不足以渝其適故能大通混茫解意釋神浩然而長存也不然則是數者矯其精營弊其玄光而形神氣志祇爲役役譬諸千尋百圍之木登諸匠石鏤以劖劂雜以青黃金相玉飾熠耀輝煌雖若異於斷棄溝渠斷置山谷以言乎失性則鈞也其何能干雲霄凌霜雪厯日月跨萬卉而挺然獨秀哉昔卜子夏古之大賢人也且猶以從欲而癯得道而肥此吾所以斷然以徒富貴者不足以爲壽而壽考如翁必有得於道而不淪汨於時者也且峻伯嘗與余論道於慈湖鍾阜之陽語翁豐偉卓犖剛介秉義及觀其子若孫又以理道承之則享茲壽考雖若自致而昭曠眷德殆亦可徵其不爽矣至是峻伯之同年請余言以爲翁壽實以峻

伯博雅多文追古作者其必以余言爲足以壽翁也
何封君壽序

今天下名能顯其親者唯策名仕籍以膺寵錫褒封而諫垣給舍則又人情之所歆願侈張而不可必得者是豈徒庸孺淺鄙濯沐聲利者然哉雖嚮赴德義修明禮樂騰茂敷文摘藻馳辨而號稱卓犖瑰奇者亦往往欲乘器待時庶有憑藉以爲宣猷效悃之地而因是以揚名顯休以光昭奕世也然或遭不逢時隱忍顧望以希朝夕之祿則外雖承歡中負歉惕而殊恩異數祇增重感一蹇諤盡職而上人不爲優容則斥逐投竄而陰山瘴海徒爲父母貽罹然則臣子欲盡分以承考克家被寵受祐豈不戛戛乎其難哉始石川何子與余同舉進士觀政工曹值眾材咸集羣藝斯興時方旅爲進退無甚官守余竊觀何子每於坐作閒獨沈默注慮知其中心蓋有所感也旣以行人陟南戶科給事中屢疏建白政本其最著者則罷諸鎮守臣清汰銓部危言正論天下想聞士氣生

色昔人所謂天子改容左右待罪蓋於今見之主上明聖方延納忠言俞賜寬假適明堂禮成覃恩海內遂進封若考松逸翁如其官母麥爲孺人璽書策命荐美並嘉而玉容偕老樂有孝子凡所以安厥養者祿善色志靡不備矣夫忠於而國孝於而家臣子之心所當自盡也言之無罪聽之無忤存乎遇與不遇而非臣子之所能自必也石川子何以遭逢得此哉記謂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傳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吾聞松逸翁剛介秉義翛然爲世之隱君子而孺人宜家有道潛德委和涵濡積順厥惟善矣自是而沛澤流膏以發祥曜采以介壽祉豈會合徵應流行於昭曠者固斯道之常與然得則其常也不得則其變也消息大分常居什九變居什一君子爲善固非徼福若何氏之慶自足以勸善而因知人子事親又曷嘗專在富貴利達閒邪故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石川子能永終譽則所以榮其親而壽之者蓋罔極矣

楊處士壽序

余嘗觀圖經地志見名山曠野奇勝藪澤輒興向往及讀逸民獨行諸傳則又屢慨歎遐泝恨不遂膏車秣馬方桴剡槎窮躋跼溯洄游從以與之上下景光衣被貞賁而用慰厥衷也旣歷齊魯燕趙之墟及登會稽探禹穴覽天竺武夷浮江淮彭蠡偃息於匡廬白鹿紫雲諸叢林巖谷中往往與異人方士相覲值恬素夷落聽其言多中肯綮窺其志則矯然高舉躍出塵外厥視聲華盛麗場中頭出頭沒不啻若浮沈敝園矧由是蹈危機罹險狡以戮辱滅亡而嗣續靡遺者又曷論焉稽諸往昔諸如此類實難歷數蓋於是重有感焉以爲夙懷至願至是始酬云然猶未之深得也迺茲遠林楊翁垂白髮服山野巾服持所著書數卷贄余秦淮旅次自稱去吳門住都市者且幾十年及啟其書讀之皆古方怪錄不涉世故不與文墨鉛槧爭衡於是恍然而悟始信朝市匪喧巖谷匪幽彼懷石沈湘彈琴顧景江夏臨刑世人欲殺曾何權位勢利

之相軋哉祇以語言文字聞耳此河上鷓冠之徒姓名究竟不傳
以至於今不知其爲何如人也若翁者可不謂洞悉情變周慮遠
覽藏用保終者邪如是而存神養貞行將汨乎太虛咀乎太和將
人已混一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矣壽寧有涯哉

程處士壽序

嘉靖戊戌歛有程處士年屆九十其姻友柏莊方子屬余敘爲文
以祝之敘曰夫生者人之所欲也永其生焉斯之謂壽壽又人之
所大欲也墳紀邃古皇人動萬有千歲時風氣未開昆侖凝結人
罕情竇會聚弗散有固然與旣斲朴澆淳朋興機術轉務馳逐天
札相尋匪直世運爲之蓋亦人事然也至乃逸人異士棲谷枕山
偃仰呼吸守神還貞時亦長世但習爲內學祕文奇牒關扃封縻
靡得而闕唯是儒生學子忿其妄誕不經以爲宜見藏擯昔人謂
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硤或同方術之失亦何怪哉乃
若程處士尙禮好義罔事爵祿輸邊易質種鹽海上往來吳越徵

逐貴賤審時取與積累食貨富擬素封晚乃優游里第敬賢致士
周恤匱乏不奪聲華不懼豪貴人玉容黃髮享茲壽考豈亦有異
術耶吾觀唐子西銘古硯而得養生之道謂以鈍爲體以靜爲用
蘇子瞻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處士當少壯時雖汎
舟航連車騎不爲巖處服習而心行不損理窮積著其深於鈍靜
安和之道而超方術之外矣人亦有言太隱居廛市諒哉故此一
范蠡也貨殖傳旣有范蠡列仙傳又有范蠡處士非其儔伍耶是
可以壽處士矣

余翁壽序

夫菌芝載形麟鳳呈象種類靡紀莫究世本實鍾太和網緼發越
蓋其所託則然也是故賢英才哲載德奕世各本生成詩書所稱
咸可睹焉余昔則聞玉崖余子思孝振芳樹藝光著南服及爲考
部郎上下黜陟中外官使一徵素履協羣情輿論不徇權貴人意
指乃竟振衣脫屣長揖徒步遯荒野者數年不矯俗以沽高不養

交以獵譽潛修獨善恂恂如也茲復被徵爲南考部郎適余爲主
事獲與朝夕游處熟觀其動止議識務在從事本原不與世競余
謂余子曷以得此久之乃知若翁教云翁素邃志理學達變觀化
以其學教於鄉鄉之學者稱爲隨時先生子貴不卽封務行已志
及得所治邑政成化洽志行矣部檄以循良徵輒又止弗詣公車
此可以常俗淺近窺邪唯是知余子之賢有自而翁顧無託乎哉
翁楚人也湘漢衡廬經帶包絡磅礴渟轉含澤敷和翁實得之流
行坎止諒哉時矣今茲艾年繁祉永錫余懷好德亦又何言昔詩
人頌壽曰岡陵川至維楚山川不封而崇不濬而深日引月長翁
茲徜徉無極哉

順軒高君壽序

余昔請教江州值今大司成少湖徐公督學江右每校諸生文輒
以示余余得其最優者凡若干人南豐高生瑤其一也少湖公遂
移檄南豐分之傳符給道里費遣之就學於余余時往來白鹿南

昌諸處高生必相與俱熟其言默動止省其氣志向往蓋駸駸乎
潛心窮理之學匪直文章麗藻之士焉已也余竊重之及每歸省
不踰時復至余聞訊之則曰瑤之受學於先生也固少湖公啟之
而吾父順軒君實素具是心惟恐離左右而爲世俗之所溺也故
余歸卽命之來余於是見盱江士人必詢順軒君而順軒君之行
義士人無不樂道之余乃知高生之得於家庭者不淺而有開必
先殆不誣也及余甫去江州而生卽舉於鄉乃詣余請文以壽君
余固不文且方厭言有枝葉未有以應又三年生游南太學復與
余聚於秦淮再申前請余惟人子之壽其親也其心曷有窮哉不
而有可以自致者有不可以自致者富貴福澤天固常與善人究
其往來通復而盡數窮變猶或未之能齊此其自致尚有什一之
難必也乃若夙興夜寐立身揚名則稱達人者必知其爲明德之
後誠所謂塞乎天地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者也其所以
壽乎親者無涯而致之自我不從外得固生之所當爲而余之所

望於生以效於順軒君者亦豈有出於茲哉昔宋元豐間歐陽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曾子固稍後出竟與齊名當時自朝廷以至都鄙閭巷自學士大夫以至樵豎牧圉靡不傳以爲盛而遡流窮源者必歸其父太常公之惇德懿行余不類固不敢望歐陽公之藩籬而生方進未艾固將以古豪傑自待者試就其鄉論之豈肯俛然出子固下哉然則順軒君行將與太常公並著不朽而永壽於世矣乎

隆慮山人李翁壽序

隆慮山人李翁者吾邑侯龍岡君之父也翁居相之隆慮山中歲乙巳以迎養來吾邑邑之士民愛侯因愛侯之父請余文以壽之余時以考功獲罪遷謫倥傯未及爲文及召還而翁已歸相既龍岡君亦遷戶部主事被論罷去吾士民之愛侯者則一如侯在之日再申前請余於是益信三代直道之民至今尙在而壽翁之文不能自己也人亦有言善仕莫如遇合采風必於輿論李侯之爲

邑勤於實政而廉於取名名所自出之地皆侯之所略者也竟以是失歡招誹以來上官之論然而士民戴侯若此則侯之賢之著存乎人心者固自不容揜也明珠薏苡自古已然侯之去亦何憾哉雖然侯之賢翁成之也翁少耕於朝歌之野事親奉先竭力盡分而賙窮恤匱族黨咸賴其詳具東野郭太史傳中蓋古之孝弟力田人也昔漢制取士有孝弟力田之科唯是終漢之世類多循吏以其心和順純一不見異物而遷故出而有爲莫非實政今翁雖隱德弗仕而侯之漸涵化誨於家庭者有素及舉進士出宰吾邑推而行之悃悞無華而吾邑之民鼓舞侯之樂利沐浴侯之膏澤孰非翁之德之所推被哉正如雲行雨施庶物露生而含澤布氣山實爲之隆慮南負太行北接恆嶽形勝奇絕風氣淳龐翁居茲山實相比德嘗觀詩人之歌壽考必曰如山如阜翁之德旣如山矣壽其可量也哉昔成湯問於伊尹曰壽可爲邪伊尹曰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夫其所謂欲者豈覓方術候神人服習

九山文錄十二
祕靈沆漚霞露之謂哉亦唯以有德者壽而不爲外物所動如古
之仁聖賢人云耳其諸出處窮達毀譽得失之際正非所預也吾
是以頌翁之壽必及翁父子之德且以見吾邑之人心猶爲三代
之遺直而翁之壽之所以無涯也若祇爲漫漶不經之說文士游
誇之談則豈吾之所以壽翁者哉

胡母張太孺人壽序

象岡胡君立之以御史督學南畿教敷化洽士人藉藉稱得師矣
忽爲匪人誣構逮至京師天子明聖鑒其無罪詔復御史掌道事
值其友人薛子復官祠部每與講學論道輒蹙然若有思者問之
則曰吾母張太孺人在堂今年庚戌且七十某月某日實初度之
辰將圖歸省以甫釋詔獄未敢請也唯是思之不能置耳旣乃復
具述以告曰吾母之歸我先御史潔庵君也值君先後失恃怙吾
母相之十年生聚家漸以舒今先君背棄二十餘年家政惟吾母
攸賴植叨今官嘗巡視兩畿吾母每以毋辱君命爲勛及督學於

南輿以就養尤諄諄戒曰汝一方師也其務以身帥人植奉教惟
謹庶幾無過三載秩滿蒙敕封吾母爲太孺人植不肖世受國恩
固當夙夜匪躬不敢負吾君矣然亦豈敢忘吾母哉今吾母遠在
一方屆茲壽誕將遙致一觴子其有言以壽之乎余因憶往歲乙
未與立之同舉進士始獲納交見其學行純至固已逆其必有所
自及督學吾邦倡明理學隨才成就鼓舞振作士人興起評者謂
嘉靖以來南畿督學固多賢者若山陰蕭靜庵之去邪勿疑臨川
章介庵之守正不屈則南昌胡象岡咸有之是太孺人之賢見於
內則懿範者固難盡述而其所以成其子以匡翊吾道振起世風
者不尤爲章明較著也哉夫天下母子之愛一也其爲教不能以
皆同然大率牽於情者多制於義者少昔陳咸直道其父教之諂
佞丈夫且爾而况閨門婦女可多得乎王琚以諂佞取容其母責
之琚莫之改論者惜其有是母無是子范孟博之母子兩得之矣
而其生不辰君子有遺憾焉今太孺人有范母之賢而立之所以

承之者蓋拳拳於聖賢大中之學則其所成就蓋有不啻於孟博者而天子明聖能優容之其所遭際不亦難哉和氣致祥仁者必壽七十之慶蓋爲之兆耳自是而耄而耄而期固有未可量者余不佞請以是爲太孺人祝而因以慰立之之思也

錢母馮太孺人壽序

余觀昭曠之際盈虛相乘往復貞勝昭著區宇流行古今豈爽也哉乃今揆諸錢母馮太孺人則益可知已始余筮仕令慈谿采風問俗觀生徵獻獲行藝名實之士凡數人今中書舍人錢君叔鳴實居其一每相與講業論理道輒神解心往卽欲見諸行事而氣志侃然英特奮發不屑爲脂韋泆忍態以與時俗俛仰唯時賴其相成實多及余去邑歷南考部叔鳴以詩魁兩浙卒業南雍視部政時部寮多四方穎異咸器重叔鳴稱余能得士旣叔鳴上春官取高第成進士服今官聲實孚於上下吏部上其績贈其父勉齋先生如其官而母馮封太孺人君子謂叔鳴名家子世秉禮教固

宜其有是然實多得於母孺人之教方孺人之歸錢也勉齋事父值繼母幾至衣蘆履霜之變孺人相之百凡委順竟以慈孝著稱勉齋蚤世孺人年方四十舅姑且老而子女癘立俱未有家室朝夕恆不能給而孺人貞苦以事老撫幼竟克有濟以至今日虛極而盈無往不復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信然哉昔張師亮西都布衣歐陽永叔廬陵孤孺皆少歷艱危藉母氏之教以有成立而文章勲業赫然爲宋室名臣而孫鄭二夫人亦各膺榮封享壽考以光於史牒茲叔鳴邃學敦行向往直前以承母志而太孺人馮年甫七十康強如壯時則其母子之遠到殆將有光前烈而錫類介福固自有未涯者在也其僚友郭劍泉袁裕春諸君屬余言爲孺人壽而余固知叔鳴者遂書以復之

王母曾太孺人壽序

余昨在京師集縉紳諸同志論學於靈濟道院見戶部西石玉君於羣眾中獨靜觀默識時出一語以裁眾論則動切理道余竊服

之無何虜犯境上諸縉紳咸奔走戎事論學之會遂弗能數於是西石君奉使督漕賦於兩浙而余亦以視學繼至乃於公餘復講舊盟德長憲濟軒唐君副憲同野李君咸於西石君有舊時相切磋有新得焉既西石君使事就緒將復命於朝冀便道歸里第以稱觴於其母曾太夫人之前而濟軒同野二君遂爲之問壽於薛子薛子曰余不佞何能爲王母壽哉王母爲湖南著族試卽湖南之形勝觀之洞庭之水淵然停畜而霜降不涸者其所鍾則然也衡岳之山凝然蒼翠而歲久不磨者其所積則然也吾聞諸西石君嘗道其母夫人莊嚴整肅不輕言笑少歸其先大夫顧齋先生先生慷慨有勁節不屑治生所居圖書丈室而夫人處之晏然接以賓禮先生舉進士爲魏令尋忤中貴人被逮詔獄而夫人焚香叩天願以身代先生謫遷量移徘徊州縣而夫人助以清曰所至稱賢先生捐館於曹親老子幼游遭家難夫人貞志自立舅姑安其養乎讀先世遺書以成進士是夫人之於先君子實所謂無成

有終矣無成有終坤道也坤道無疆夫人寧有窮乎其所鍾所積殆將與洞庭之水衡岳之山相爲悠久有不占而孚者矣矧其子西石君超然物外邃志理學初以母夫人而成其賢今以其賢而成母夫人之志夫人之悅懌而康又豈淺淺者之所能測識哉昔子瞻之母願子爲滂和靖之母知有善養蓋皆不以世俗望其子而其所樂而安者可知也西石君充養日粹而遭逢盛時固不當爲滂而程氏之學將非其所有爲者乎吾是以知曾太夫人之所爲壽也又有出於尋常祝望之外也二君謂吾言足以壽王母矣遂書以歸之

向母湯孺人壽序

向生程不遠千里從薛子於晉陵之野朝夕論理道相說以解於是其祖母湯孺人年且八十矣將歸省焉問所以壽之者薛子曰吾嘗爲令于而慈圖所以壽民生矣不得於郡守僅踰年而去吾嘗督學于而浙圖所以壽道脈矣不得於當路僅再踰年而去吾

又何能爲若祖母壽哉雖然不可得行猶可得言不當言之於眾人猶當言之於吾子子不聞乎大孝養志若而祖母之志夫豈徇於流俗者哉吾聞其父復齋公嘗守雲南之廣西履官守已甚爲楊文恪公所稱許則其所以漸涵化誨於家庭者蓋已有素及其歸汝向也向固世業儒而孺人內則闡儀動皆有法則其所以圖惟於厥志者蓋實不以庸眾人望汝後人矣子今以弱冠舉於鄉衰然爲兩浙名士則其責成於子者又豈但已哉昔和靖之母願子善養申國夫人教子規矩若祖母之志蓋實有在焉子其仰體而克承之則其貞志保和而引年長世卽上壽可必也若但備其膳羞時其餽獻供其器服娛其起居飾其禮樂縟其文章雖所以壽之抑末矣子如服膺吾言則吾之所以壽民生壽道脈者雖不能行於一方而亦庶乎行於向氏也

海日靈椿圖序

余嘗登匡廬見石有古文竹林寺寺蓋仙人所居云及迴巖轉壑

讀周顛碑則慨然以思世固有異人哉矧山海大荒內外若圖經所載諸方邈不可卽者邪維時同余游者皆好古博雅通識瑰儒因相與踞石班荆推極玄黃漫論古昔若瑤池玄圃崑邱軒宮鼇梁羽衛之屬以及老聃關尹之學卽非通物方弘時務不猶愈於溺情依倚沈淪埃壒者乎然又有刻情尙意獨行樹名藝文修辭務自標識斯固與蒙恥疵垢者殊科然往往觸忌諱多不能自全如銜鬚受劍揆日鳴絃者斯未可以重輕軒輊矣於是南豐李子少虛因道其父質村君性度夷曠平生罕入城府所居一室琴尊器物咸具惟取應用不事工緻繩牀竹几偃仰自適朝市貴游一不與聞語以導引方術亦謝弗爲也余謂君豈所謂逸民高士視世之好尙皆非其意所注畱浩然自得者乎將從麻姑山訪之未能也再逾年余次秦淮少虛持此圖就見請爲君壽余曰君固能壽者也圖何爲哉余又何言哉然聞海者水之會也日者火之精也椿者木之靈也氣質相禪五行具矣圖咸有焉君壽無涯此

亦足徵也乎哉不然嘉禾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玫瑰之器金膏銀燭之寶以少虛之才華非不能致雅非君所好而亦非少虛愛日之誠也君子可以知君之所謂壽矣

二山萬椿圖序

二山萬椿圖者王子文佐圖歸以壽其父二山君也君所居里西有夾山東有秦皇山二山相望蒼翠秀鬱而君徜徉於其閒不事家人作業唯讀書教子種樹灌花淡然自適罕入城府而仁厚正直鄉人推之今歲庚戌年八十矣白髮紅顏雙目炯炯康強如少壯時古稱漢陰父老河濱丈人蓋實其人也茲文佐膺貢明廷選授鄱陽學訓將奉君就祿而攜茲圖以稱壽語余題其端余惟天下之人心逸則休休則自適自適則樂樂則壽所以至人哲士抗跡塵外超然物表而與世相忘往往延引歲月以致長生如仙經道錄所載者不可勝紀豈欺予哉其理則然也二山君教其子如文佐者高才博學修詞染翰菁藻出人而制行卓犖不與時俗俯

仰士論藉藉咸望其爲清廟明堂之器而顧久滯場屋人皆爲君不平而君則怡然不以爲意其視得失寵辱不啻若浮雲之出沒二山而往來飄忽唯其所之此其高志遠識固已加人數等神完氣舒固不俟啟關扃封滕窺祕文奇牒而可以知其必壽也矧此去鄱陽登芝閣陟遐觀匡廬五老朝夕上下彭蠡沅湘浩渺涵虛而豪吟長眺怡情適性於其閒者又豈特夾山秦皇之萬椿焉已哉則君之樂而壽也壽而無涯也益可知矣文佐歸自京師命服彩衣捧觴於君之膝下而賓朋在堂子姓在側試以吾言誦之如何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二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三

碑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天下之族在祀典者固皆崇報之義而亦莫不有立教之端是故非其人焉而祀則誣有其人焉而不祀則怠有其人舉其祀而沒其實焉則混混則雖若差勝於怠且誣者而要其極致則亦非所以嚴祀典而明學術也義何所取教何以立不惟前哲之精微莫爲之闡發而後學之趨向皆將貿貿焉莫知所從事矣亦何貴於祀哉潛溪宋先生生於浙之浦江卒葬於蜀之成都成都則既有祠祀矣浦江顧獨缺焉百五十餘年莫有爲之舉者迺高淳韓叔陽氏以進士出知是邑之二年爲嘉靖庚戌遂慨然請於金華守陳君元珂達之監司明年辛亥余以視學至謂斯舉不當緩於是韓尹辨方相址聚材鳩工建堂廡門宇三十七楹經始於秋八月落成於冬十二月奉先生主妥安如禮仍樹碑以紀成事率諸生

以文告余惟浦江金華屬邑也金華之學自東萊呂成公倡之而何王金許四賢相繼而出說者謂爲朱學世適今其立言著論昭然具在固非後人之所敢擬議者然要之皆聖門之羽翼也先生繼起是邦遭逢聖主文章事業掀揭宇宙士人藉藉咸稱名臣已極誇詡至其所深造自得者上躋聖真直達本體則反爲文章事業所掩而不得明預於理學之列此余追考先生之平生未嘗不喟然而歎也曰嗟乎世有真儒若先生者哉觀其斥詞章爲淫言詆葩藻爲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居常或終日靜坐或支頤看雲或挂冠行松閒或擊磬而浩歌翛翛然如塵外人及讀其所雜著與凡六經之論七儒之解觀心之記則實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是豈徒欲以文章事業名世者哉奈何學術難明見聞易眩而先入之言之易行所以擬先生者僅僅若此也不知皋陶稷契伊傅周召得其時則爲名臣顏閔冉仲有曾思孟不得其時則爲大賢固不當以彼此論也況究觀先生之學在宋則有若陸

子靜在元則有若吳幼清蓋皆聖學正傳後先一轍其與前四賢之繁簡紆直世必有能辨之者而俎豆獨後品儕未當豈所以表先正而示後學哉苟但知先生之顯而不知先生之微知先生之用而不知先生之體則是見光華者忘日月觀溟渤者失原泉而精一無二之指無怪乎其未究也此固於先生無所重輕而祀典之寢混學術之不明余竊憂之故因先生之祠成不避而大書之石庶乎二三子之從吾游者可因是而繹思也敢曰是足以慰先生之靈也哉先生名字爵里出處存歿有國史在祠址堂宇祭田坵畝文集板刻韓尹雅知治本經畫具悉有附錄在不書方遜志先生祠堂碑

余嘗讀易至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嘗不歎聖人之克相上帝勤恤民隱至以身冒忌諱而不顧也及觀魯論之稱夷齊也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則又歎曰嗚呼仲尼之意深矣稱湯武以立生民之命仁夷齊以正君臣之義化裁達變貞固立本

夫固各有攸當而不可以執一論也噫夷齊遠矣詎謂千百世之下有如先生之所值者乎先生姓方氏諱孝孺字希直遜志其別號也居緱城里人又稱爲緱城先生父諱克勤從事聖賢之學先生實其仲子淵源所漸日擴而大其出處本末則耆儒父老往往能言其事然亦有傳有遺事有尊鄉錄有補國史之議有春秋俎豆之請夫既或述之矣吾獨悲夫先生之所值者夷齊之時所執者夷齊之見而獨無太公爲之一引援其死獨慘於夷齊也昔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君子筐厥玄黃小人壺漿箪食凡紹王而見休者蓋已盡乎天下之人矣孤竹二子獨爲叩馬之諫至謂之不仁不孝維時尙父時維鷹揚血流漂杵前途倒戈何有於二子哉而顧扶而去之俾弗罹於左右之兵也蓋武王義兵也二子義士也太公之扶亦各從其義也周家卜世三十歷年八百雖至叔季之微猶爲天下共主而方伯之強諸侯之僭環視而不敢誰何者夫亦以名義所在等於天地明於日月威於雷電

凜於鬼神洋洋乎鼓舞羣動整齊六合制御八荒懾伏庶慝俾夫渙者萃離者合強梁者沮狙詐者息而如綏之緒猶得維持於數十年而不壞者謂非夷齊之諫太公之扶有以爲之所耶然首陽之臥采薇之歌慷慨之士至今扼腕史遷亦謂其積仁潔行深悲不得其所而有惑於天道之報施其歎息痛恨之意蓋直浮於言外矣使其視先生之死吾又不知其當何如以立言也然夷齊得夫子而名益彰先生附夷齊而義益烈千百世而下猶凜凜有生氣則先生之於夷齊均爲不死者矣寧海舊建祠於緱城里祀先生父子嘉靖丙申懷遠楊君時秀令茲邑謂緱城舊祠僻在海島規制未愜無以昭示前修興起後學遂諸生楊天倫輩議毀臥龍山三官祠改建請諸巡按御史張君景允其議凡爲堂若干楹後廳若干楹東西廡若干楹最外爲牌門一其碑亭二則又在牌門之外幾越月而工告成楊君與余同舉進士至是又同官留都且以余嘗知慈谿而與聞斯舉也因屬爲文勒諸石余敬次數語

而繫以迎神送神之歌歌曰坎其擊鼓臥龍之陽牲牲蕩滌蕭合
馨香神之來思英風載揚恍惚及交陟降在堂光騰烈日凜肅嚴
霜歌以迎神于豆于觴又歌曰紛再拜兮廢徹趨踰禮成焚瘞感
激衷腸靈之往矣旋駕洪荒于彼于此無體無方河嶽流峙列宿
寒芒歌以送神地久天長

重建始祖宋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祠堂碑

吾薛自河東徙毘陵至宋和國公始顯公初居涸湖之黃土岸既
乃讀書錫山往返跋涉遂置別業於橫林之後琦仲子亨二守之
後立公祠肖像於中亭二生彥泓彥泓生文俱能世其業元末燬
於兵洪武初文之子祥伯吾高祖也徙五木之余巷去後琦僅數
里而南嘗欲爲公建祠未酬厥志旂少時先考功蓋屢言之因循
未能也迨嘉靖癸丑旂歸自浙待次家居思宋尹麻二臣皆死節
於茲久缺祀典爲建二忠祠以祀之仍造橋於祠右而疏河以通
舟楫或得石刻於土中蓋公嘗築觀文橋於茲積久圯壞旂感而

異之因於二忠祠北特建公祠豈時序代遷廢興相禪固有一定
之數而不容自己者乎抑天下之公論久而自明而公之心跡未
盡白於身後者將至是而始定乎旂因祠成立碑以書其事爲論
世者公言之而非敢以厚誣也初公在寧宗朝以父任補官目擊
時事夙有去志句祠不允旣以樓宣獻公鑰薦復舉制科循歷通
顯當是時日食迭見大火頻仍朝臣鮮有言者公獨上疏其略曰
天心仁愛變不虛生願陛下深思願諱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
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若今日避殿
損膳僅舉故事非所以消疹而召和也尙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
政必求其所未至必思其所未周恢復本爲至計而壞於匪人和
好甚非長策而迫於時事惟陛下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爲
異時暇逸怠荒之戒庶天心昭格而咎徵可回矣疏入上爲之斂
容其諸更楮備邊補偏救敝而默旋潛幹者則又更僕難數也由
是觀之公豈隱忍附麗以希富貴者哉一時論者徒以其位侔史

相未見抵忤遂生疑議而不知亢害承志公固苦心於其間也不然則剛正精博如樓公固趙公汝愚所謂當今人物也立朝少所許可其所留者唯晦庵朱先生其所薦者唯公斯亦可以諒公之素矣及觀公在臨安湖山宴會多所不預至今月巖峭壁所刻尙可考見則公憂時感事之懷固有難以語人者向果若人言雖孝子慈孫百世難改旂亦豈敢厚誣公哉公之名字歷官封錫其詳具宋史列傳不書

嵩山寺重建楊氏先祠碑

傳有之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已力惡其不出於已也不必爲已論者嘗擬其出於老氏而非聖人之言乃今自楊氏先祠之在嵩山寺者觀之益信其爲孔子之言而大道爲公之景象雖不復見於後世而猶著存乎人心也初楊之先有名瓛者元季爲無錫州同知洪武初與其從弟進道進禮暨從子工部員外郎德彝遇異僧志道於嵩山遂以山田二百餘畝施之建刹其事具少師

姚公廣孝尙書孫公原貞記中是嵩山有寺實自楊氏始也然楊之初意唯以其僧之可與而施之耳曷嘗有所營度於其閒哉志道則感其施因立楊氏祠以祀其先人於以示報本之意至弘治閒嗣僧不齊而山田侵於有力瓛之曾孫壽府長史公文白諸官復正其疆以歸於寺而先祠如故後長史沒而祠復廢矣然僧於楊氏諸主則尙藏諸經閣而不忘厥初嘉靖己酉寺僧正端修廢舉墜因及於楊氏之祠於是楊之嗣孫縣學生榦倡率族人量材糾工以裨僧費至癸丑春三月告成而楊之先復安安如禮始祖宣義郎某位於中推其所自出也同知公瓛工部公德彝暨進道進禮位於左謂其施山也長史公文位於右謂其復山也自茲以往楊氏之祠其殆永於茲山矣乎嗚呼天下之人竭一生之心營以爲子孫計者何所不至哉然而未必其能盡保宗祏也故若敖之鬼猶不免於餒而房杜之子孫且至夷其先祀他尙奚說耶嵩山楊氏之祠雖其子孫代不乏人而寺僧相傳之意則固宛然可

搆也貨奚必藏諸已力奚必爲已哉此吾所以信其爲聖人之言而今之世猶有大道爲公之遺也登茲祠而讀是碑者其尙以余言爲然否乎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三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四

傳一

舒修撰傳

修撰舒先生名芬字國裳江西南昌進賢人也其先世居浙之東陽元大德初有名文英者始徙進賢之梓溪傳至溥震溥震生廷式廷式生法皆積德累行世雖未顯識者已知其後必有達人法娶聶生先生幼卽岐嶷峭穎異於凡兒甫成童入郡學嘗作赤鴈賦郡守奇其才謂當魁天下進賢有石人灘相傳謂灘合則狀元出人遂以石灘稱先生蓋期之也先生遜避別號梓溪家貧清苦不與人羣雖於書無所不讀實勵志聖賢之學不屑爲博物洽聞之士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每悼俗學之陋嘗曰吾唯欲出以行志耳不然則聲律對耦之文可無作也故其爲文氣志渙發理道暢達一洗回互隱伏支離纏繞之習正德丁卯舉江西鄉試明年入南太學譽望藉藉祭酒司業以至六館師生罔

不起敬丁丑舉禮闈入對大廷賜狀元及第授翰林修撰嘗謂古
禮樂久廢恆游心於周禮鍾律無益詩文一切謝去戊寅春權倖
江彬等蠱惑武宗勸之游豫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
徐揚抵金陵下姑蘇復泝江浮漢登太和太嶽且徧中土繁麗諸
處將相大臣多從諛之都下人情洶洶危懼先生乃約諸同志上
疏乞畱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諸上疏者曰主上聞直諫輒
引刀爲刎狀今且撒賴矣其容色詞氣盡歸咎武宗以沮言者一
時言官又多其黨遂爲所沮先生乃邀吏部郎中夏良勝禮部郎
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州舉酒醑之曰匹夫不可奪志吾輩乃爲
大臣所奪乎遂連疏入於是吏部郎中張衍瑞禮部郎中姜龍兵
部郎中黃鞏孫鳳員外郎陸震刑部郎中陸倬行人司副余廷瓚
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上大怒車駕亦不
果出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於錦衣獄先生與張
衍瑞姜龍孫鳳陸倬等百有七人俱被命跪午門外梏拳五日旣

余廷瓚等亦下獄黃鞏等六人亦在午門外梏拳跪五日是時工
部主事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正周敘等十人亦連疏入俱下之
獄尋亦梏拳跪五日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戟刃於胷諫數
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出入輒被唾罵投擲瓦礫遂減去跟
辦官吏往往在昏暗時行乃益謀蔽惑請命禮部禁約不許言事
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堂官獻諛者參劾司屬爲妄言由是上怒遂
不解戊午水溢內海子四五尺折橋鐵檻是日先生等一百有七
人俱褫衣廷杖先生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異唯口呼高廟之靈
冀以感動上心杖畢幾斃裹創臥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標出之
先生屹不爲動曰吾官於此當死於此旣而復蘇謫爲福建市舶
副提舉其餘罰俸有差上怒猶未解四月己卯黃鞏諸人亦俱褫
衣廷杖林大輅周敘余廷瓚降級調外任徐鏊戍邊其餘爲民時
死杖下者陸震余廷瓚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照磨劉珏行
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凡十有一人先生惻惻歎曰

使余肯從宰臣之沮則諸疏且緩矣今致諸臣之死芬可以獨生乎聞者感發君子謂先生此舉振士氣沮姦謀植風化實有大功於世教也辛巳今上卽位詔起先生適宅父憂嘉靖癸未秋服除復修撰甲申夏會議大禮先生疏凡三上伏闕得罪再杖於廷明年乙酉母太安人卒於官舍先生扶柩歸由長江至彭蠡忽颶風鯨波大作先生號顛風濤頓息君子謂誠孝所感云丁亥春三月疾作十有四日卒距生成化甲辰三月十有二日年四十有四所著粹溪集若干卷詞嚴義正如其爲人編輯周禮定本則尤其所注意也先生平生不事生業家無立壁巡按江西御史儲良材爲小築省城居其妻孥子三人奉奉奏

薛應旂曰余昔過進賢進賢士人頌舒先生從事聖賢之學與其歷履比舊聞加詳恨九原不作不及言從之邁及官留都泰泉黃才伯往往爲余談成化閒羅彝正劾大臣遭喪起復章德懋黃仲昭莊孔陽不作應制鏡辭皆上疏落職當時謂之翰林四諫迨毅

皇豫遊時史官敢諫者則唯舒國裳一人矣吾黨自謂清華獨不念輔導論思之職乎因出翰林先後姓名授余志之余寡陋因循未之撰次值有論學者援東漢諸人而擯氣節謂舒先生非聖賢之學然則聖賢固無氣節者邪蓋自正德丁卯逆瑾讐虐戴銑諸人始矯制褫衣受杖死者相繼又十年庚寅再罹此變於是士人漸爲此論嗚呼此可以觀世道之推移矣余重有感焉作舒修撰傳

涇野先生傳

涇野先生姓呂名柝字仲木陝西西安高陵人也西安爲古涇陽之域學者稱爲涇野先生始祖名世昌載傳至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世有隱德鑑生溥尤以行義孚於鄉黨排難解紛人多德之配宋氏生先生後以先生貴封翰林修撰宋贈安人安人爲瀋府教授王之孫女教授幼好書人號宋五經以賢名於時安人少習其教先生孩豎時卽誦其祖教授公之遺行以教之故

先生七八歲時敦厚穎敏如老成人遣就傅於周丈人節之聞小學之教及入學受書於孫行人廷舉時未總角輒有志聖賢之學不爲辭章之習夏居矮屋衣冠危坐雖炎日蘊隆不出戶限及冬月嚴寒則履藉麥草誦讀六經恆夜以繼日弘治乙卯丁母安人憂哀毀讀禮未嘗輕出服闋猶思慕不已辛酉舉陝西鄉試念母不及見輒泣下明年壬戌會試未第乃入太學會三原榆次安陽林縣陝州河內諸同志之友相與切磋務事力行不尚口耳時雖爲太學諸生而識者固已知斯道之有屬矣正德戊辰舉南宮高第入對大廷承法天法祖之問反覆以仁孝爲言而要之於學上與公卿大臣嘉賞之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尋爲經筵講官直以輔德弼違爲己任其諸編摩纂輯則務盡古史氏紀動紀言之職詞華藻麗皆所不屑也嘉靖甲申夏五月上疏自劾不職者凡十有三事當路者謂此皆大臣宰相之職不宜引爲己責謫判解州至則贊州長以政教勸率士民酌取藍田呂氏之規以

行鄉約刊訂朱子家禮以正習俗儒生學子羣至受業潛江初御史杲按山西爲建解梁書院以居之御史亦時時就而論學居三年解俗爲之不變延及全晉亦駸駸乎復陶虞耕稼質成讓田之風丁亥量移南考工郎中凡南官考績評定賢否詞若渾融實多所懲勸稽查吏籍革除詐冒一切姦宄盡爲屏息公餘卽集問道請業之士懇懇爲發明講解或寮友邀游金陵諸勝亦時復一出雖登臨玩賞中率多師師規勉之意初寓柳灣精舍諸生屢盈戶外乃卽鷲峰東所居焉及遷尙寶卿歷太常少卿吏事簡省四方從游者日眾先生樂於成人應接不倦是時海內講學者相望而起然或未免空談先生與諸生約每會卽以六經四書質正就於其中探討精義勉其體認踐履或問朱陸同異先生曰晦庵象山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何害其爲同哉學者不務力行而膠於見聞以資口耳竟於身心何益聞者多感發興起其訓釋經籍皆躬行心得之言有程

朱所未發者故所至學徒如雲滂霧集乙未進北國子祭酒時監
規久弛先生發明揭示動以身教一二貴游子弟有不率者卽繩
之以法不少假借於是咸知所從事而乞差爭撥之敝風頓息或
有以敬敷五教在寬規先生者先生曰寬非縱弛之謂乃日刮月
剝以要其成而不責效於旦夕故謂之寬然云敬敷則不可不謂
之嚴矣古稱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意正謂是也
今人才漸不如古豈真古今人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皆
有師道而以教人爲職者率多姑息假借而不知人才之日流也
甘臨希悅違道干譽且非治民非宜矧以之教士哉規者不以爲
然而先生持之愈堅國子諸生自是知所檢束而弦歌之聲禮讓
之俗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丁酉升南京禮部右侍郎未幾以
災異自劾得致仕去壬寅某月日以疾卒於家年六十四所著有
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尙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史約宋
四子鈔釋詩學圖譜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南省奏稿涇野文集

詩集監規發明署解文移各若干卷行於世然皆仁義之精華孔
顏之正脈有非遷固以來文人詞客所能與者嗚呼先生內充外
裕色溫氣和藹然可挹而行方詞厲守堅力定在朝在野隨寓盡
道其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矣君子方之程伯子豈
不信然哉長子田以舉人爲汝寧府通判少子昀以先生廕爲都
察院照磨云

薛生曰某爲諸生時嘗從先生於鷲峰東所而先生之所以切切
啟迪者則實未嘗一息敢負也今年庚戌來京師其子昀以先生
年譜示余作傳顧某淺薄何能傳先生哉特以先生生關中關中
風聲氣習淳厚閎偉剛毅奮莫不有古之道然自漢以降其所
謂豪傑者大都欲以古文辭名世故至於今關中士人動稱西京
西京云其潛心理道而務以聖賢爲歸者宋張子厚之外非先生
其疇爲首稱邪某是以論著之於以見關中之學獨文辭乎哉
陳恭愍公傳

陳恭愍公名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由婺
徙台之仙居再徙臨海公父員韜宰新城有惠政後爲御史按聞
訊沙寇脅從者數萬人悉釋之卒官福建右布政使人以爲未食
其報嗣當有人生公自少端慤寡言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修獨
詣不求人知唯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庵景泰庚午舉浙江
鄉試天順庚辰以會試第一人成進士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
論大學士李賢遭喪起復謫官諸在言路者默若罔聞公獨抗疏
直之倫雖不復而賢亦竟沮天下自是始畏公議及按江西務持
大體布按長貳有過卑獻諛者公曰有憲綱在妄自尊大吾不敢
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皆動色相戒舊習頓革旣提學南畿黜
浮崇實寬嚴得中校士一以德行理道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
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所歷郡縣居宿學宮
端坐沈默以身率教每令諸生讀小學習六禮體認經典措之踐
履徒文無益也士習翕然丕變時御史大夫長洲韓雍以功業顯

頗尙崇飾方憂制家居聞公至悉屏儀衛曰毋令陳御史知也是
其所推服者豈獨諸生焉爾哉成化初遷河南按察副使整飭兵
備尋改提學其所設教一如南畿中州學者咸慶得師會倖奄汪
直被命巡郡國威倖人主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
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卽提學便如何爾寧大於
都御史也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
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儼集署外知不可
犯遂改容曰先生旣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矣公卽徐步而
出尋轉按察使政尙易簡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名爲舊規者
一切罷革獨於贓吏不貸然受賂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
之公曰汚人惜財如惜命若責賂厚彼挈而貨權人則法撓而難
除矣然亦權以待茲時非正法也自是官屬斂戢父老歡呼載道
未幾聞母喪卽日奔歸行李一肩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生祠祀
之服除擢廣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時嶺南苦鎮守中官椎剝瓊

僭騷然公乃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徭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卽具奏災傷狀因體勘展轉民命旦夕竟便宜發倉振之市舶太監韋眷縱恣培剋籍富民供辦公奏減之眷復以私艦通番爲番禺知縣高瑤發覺沒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眷深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買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刺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刺加市狻猊入貢所過震驚公乃上言臣聞西族貢葵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實以杜窺伺之萌也迺者珍禽奇卉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姦貪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剋卽如狻猊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寰中貽譏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入留中眷知中官咸疾公乃誣摭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

徐同受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襲令誣執公襲不從行等阿眷執襲拷掠襲曰死卽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翰林張元禎爲治殮事以疏綵裹尸而已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此公志也張襲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尙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沈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眾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韋眷橫

行曾臆穢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誑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恥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詎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陵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姦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

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姦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公光祿卿諡恭愍
薛應旂曰余少時聞里中長老往往談公爲提學御史時行事心竊慕之及長走仕途見縉紳先生輒稱公爲真道學益勤向往邇承乏兩浙學政過公里第知公加詳見張褫疏不覺憮然自失謂毀胥吏乃能若是昔孔明之李平廖立不是過矣人心其不死哉彼韋眷不足責也宋旻徐同愛李行叨冒襟裾顧甘心狗彘此又何說焉公固不待余傳而傳余因校士之暇特爲公書之以付台士俾張褫得以附見云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四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五

傳二

胡端敏公傳

胡端敏公者杭州仁和人。名世璽，字永清，祖鬻父瑑，嘗籍昌化。公少爲昌化縣學生，家貧，衣食不給，氣志浩如。學行爲眾所推。弘治壬子，舉鄉試第二。癸丑，舉進士。甲寅，授湖廣德安府推官。時岐王初就封國，府人驕橫，公律以法。王有言，公對曰：「此朝廷法，卽殿下家法，敢不守。」此朝廷民卽殿下立國根本，敢不恤。旣復，請民間開墾湖田，以供柴課。撫按欲與之，公曰：「此不惟使窮民失業，他日各王府比例陳乞，將遂多事矣。」竟寢弗與。自是岐府斂戢，各屬豪民善訟，挾制官司，效尤成風。公悉抵以法。郡遂刑清，訟簡。升南京刑部主事。數辨疑獄，決滯訟，應詔陳時政邊備十事，不報其詳。具公奏議中。弘治末，公復上疏，其略曰：「臣自入官以來十二年，閒四至京師，今往來道途見村巷寂寥，生理蕭索，困窮之狀數倍於昔。」

及至京師見士大夫用度奢侈饋遺豐盛亦數倍於昔貪墨者皆言當去而貨賂狼藉者雖交章彈劾而猶存廉正者皆言當用而清介特立者或一人怨謗而卽去士夫聚談惟及世情私鄙之事閒有憂民爲國奉公執法者則眾共排擠百計謗毀必使無所容身此其勢必將盡驅天下之人闐然皆無忠義之氣而後已疏入值孝宗不豫猶領之正德初遷員外郎時劉瑾用事瑾黨劉珣爲南京守備南官咸迎謁唯公與張墳余祐查約魏校弗往初制部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正欲相參謀議已乃郎中專擅司中政事多不與寮案相聞沿爲故事及公爲郎中相約裁決可否規正得失絕無猜嫌升廣西太平府知府南徼土官多不循分公撫以恩信絕其私饋子弟應嗣廢者輒爲移文送部由是夷落皆感服效順太平州土官李璿先世數犯革職繼營內侍得襲尋又阻兵拒命公潛命龍英州官舍趙元瑤捕斬之因大城壺關條治蠻事上之丁母馮憂服闋赴部道逢流賊避入滄州賊攻城甚急滄人搖

扞約開門降管河通判趙廷璋鄉官尙書張縉推公爲主公令軍民商旅登陴拒守調度有法七日夜不寐城賴以全補湖廣寶慶府知府約岷府毋受訟中人橫斂者悉裁以法治如太平時遷江西按察副使整飭東鄉兵備值降賊王浩三等復叛殺前兵備副使李情執參政吳廷舉爲質公議待降者以信服貳者以威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傳檄以諭賊奉吳參政歸其殺李兵備者公仍進兵剿滅之因城廣昌南豐新城三縣而還宸濠反形已著人莫敢言公獨上疏其略曰南昌失火延燒萬室基地便利盡歸王府債負所責徧及閭閻莊田所侵激民立寨三司多爲鈐束庶事受成而行買辦漸行於外府搔擾遠逼於窮鄉臣下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蓋自其奏討護衛以來威勢日盛乞戒諭止治其國毋撓有司有旨戒濠濠乃奏公離閒親親妖言誹謗因令承奉涂欽齎萬金閒用事諸大臣及疏下都察院掌院石玠具復果摘禮樂政令不出自朝廷數語以爲離閒命巡按御史逮公

公時適遷福建按察使已離原任濠遂譖公爲逃激差官校來捕且密通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必欲繫公江西困辱以俟官校公因閒道走京師投繫詔獄刑訊逾年楚毒備至言官程啟充徐文華蕭鳴鳳邢寰等交章訟公冤久之得減死戍遼東瀋陽中衛凡四載已卯夏六月濠稱兵叛逆僞命致仕都御史李士實爲左丞相舉人劉養正爲右丞相參政王綸僉事潘鵬以下銜各有差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抗言不服皆縛出殺於惠民門外李士實等遂挾濠出南昌破九江南康進圍安慶潘鵬安慶人卽前巡浙御史捧僞檄至安慶城下招降指揮崔文禽其子戮之固守力戰濠知不克將直抵南京又恐安慶躡其後計窮猶豫值督南贛軍都御史王守仁帥師討賊濠乃還兵大戰黃家渡守仁倡義鼓勇善用兵遂禽斬數萬俘宸濠以獻李士實等伏誅朝廷窮治助宸濠反者夷戮死徙者數十族獄滋蔓不能竟向若公疏得行豈至是邪自是復起公爲湖廣按察使尋爲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聞今上卽位天下延頸以望治平公卽薦魏校何瑋邵銳充講官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爲輔弼劉蒞徐鈺爲知府有名忌者擠之謂其才力不逮公疏蒞爲給事鈺爲御史孤忠敢言卽不逮宜采用其謀議松潘舊皆熟番其後官軍不能制賂番以假道番殺漢人卽匿不舉軍或殺番至坐抵命公請選將更戍以振威酌遠近糧餉以足食立賞罰之格嚴隱匿之禁修烽堠謹巡望以通道路總兵張傑內臣張欽貪虐公劾奏罷免值嘉靖新政鑒正德宦官鎮守之弊革不復遣天下翕然稱更生矣召爲吏部右侍郎丁父憂去旣免喪卽上疏其略曰今日以孝親爲大保民爲本願早定追崇之禮而遂赦羣臣之失使講求救荒弭亂之策而急行之蓋能保民則皇祖考享祀萬世陛下萬世之孝也因言新進英達今雖議禮有合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過當而難謂其事事之皆非蓋意存納約而人或未之諒也召拜兵部左侍郎又奏請輔養聖躬在慎起居節飲食金石草木之藥勿宜

常服且注大學秦誓章以戒媚疾洪範唯辟威福章以戒威柄下
移易繫節初九爻義以慎幾事俱留中省覽大禮成升俸一級給
事中余經管律劾公奏累留中且將開告密之端公乞罷不報丙
戌命公知武舉薦李承勳何孟春自代引疾改南吏部左侍郎進
南工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尋改刑部尚書用霍韜言仍爲左都
御史加太子少保入見辭免宮保請虛心待物毋以喜怒爲用舍
上嘉納焉公素剛嚴及掌都察院務持大體申明憲綱乞復執法
被誣者官考察枉者許言官會疏論辨詔付所司施行僅逾月改
刑部尚書蓋公雖預議典禮而奉公持正其諸事體多與當路異
同不久在院者實疏之也初土魯番自弘治以來挾哈密城印以
要中國而哈密回夷居甘肅城者爲內應至正德閒遂招土魯番
兵侵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知其謀悉索城中回夷得衷甲者杖
殺之以示番且募屬夷劫番營又結瓦剌使據哈密九疇自搏戰
敗土魯番兵會總制彭澤經略哈密奉敕諭速壇滿速兒火者他

只丁還哈密城印九疇留敕不與土魯番計窮陰遣閒使寫亦虎
仙以祕術干進得與養子列知兵部尚書王瓊與彭澤交惡卽誣
奏澤九疇罪瓊爲覆奏下九疇獄論死澤削仕籍眾皆不平嘉靖
更化初言官首劾瓊戍榆林起澤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九疇
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連破土魯番兵斬火者他只丁絕其貢賜
番回失利大困敝後霍韜欲復哈密議召王瓊爲陝西總制瓊遂
謀報怨使王邦奇勦能遷上言哈密之不能興復者由陳九疇妄
殺啟釁也遂執九疇下獄仍論死將并罪澤公獨上疏具論回夷
撫償回子命耶九疇免死戍遼東澤爲民尋轉公兵部尚書加太
子太保陳兵部十事皆深切時務而其要尤在於愛惜人才土魯
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以爲將牙木蘭擁族帳內徙土魯番遣使
求牙木蘭將甘心焉大臣卽欲與之以易哈密公曰曲先本服屬
中國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

魯番用以爲餌將搆貳我屬夷宜敕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瓜沙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殖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厚牙木蘭以風蠻夷使相攻制此伐交之術也因薦御史馬吳陳九疇副使施儒楊必進堪爲將帥皆不用公遂引疾乞致仕三疏始得請甫歸復召爲南京兵部尚書不出但請廣圖繼嗣容直言惜人才而已未幾卒於家時嘉靖庚寅九月晦日也年六十三贈少保謚端敏云公嘗謂學貴經濟不在詩文故其奏議二十卷及所著書數十種皆有益於世務非空言也子純以公廕歷官廣東肇慶府知府所至以循良稱立心制行克承厥考能世其家

薛子曰余爲南考功時肇慶爲宗人府經歷嘗屬余傳其先公余謂胡公國之名臣世之聞人史官將立傳無俟余言矣及余督學兩浙居杭州考其鄉之先達而景行焉子肅愍公之後唯胡公之賢爲最著其諸若僉事王琦之清介郎中項麒之廉孝太僕卿邵銳之端方太常少卿鄭環之嚴正豈不卓行君子裒然傑出之人

品哉然概觀杭之士習則猶未免崇勢利而羞賤貧尙通達而賤名檢豈數君子不足以風之邪追考遐泝蓋自宋南渡君臣偏安燕樂靡麗所漸已成痼疾雖經重熙累洽之後化導勸率之餘而極重難反亦其勢然也余故特爲胡公傳而因并數君子論著之與後死者同觀法焉

費文通公傳

費文通公者廣信鉛山人也名案字子和先世出蜀費禕後元季名禾者爲弋陽尉始家鉛山禾之後名本二者公五世祖也本二生廣誠廣誠生榮祖榮祖生應麒應麒生五男子曰珣鄉貢士曰瑄舉進士貴州右參議曰璠生子宏以狀元及第歷官少師謚文憲自是榮祖應麒及璠皆累贈少保曰璣公父也以公貴累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曰瑞鄉貢士公之姪懋中復以進士及第第三人爲翰林編修懋賢以進士爲兵部郎中費之族遂甲於江右聞於四方矣始璣娶張氏姪公七月而生弱僅盈掌然唬聲若鐘左

耳下有七黑子識者知其非常人長益秀穎年十七補縣學生邵文莊公爲提學副使甚奇之文譽日起正德丁卯舉江西鄉試公時娶上饒婁郎中女與寧濠之妻兄弟也揭榜之明日濠別設鹿鳴燕於府第燕所舉九十五人其意實以公故公稱疾不預及計偕北上復以厚贖遺公公亦遜辭不受辛未登進士選庶吉士癸酉授翰林編修以公差過江西省城例當見濠值濠生辰燕三司官公亦預焉濠出所畜金錢龜六以示公且問曰此何徵也公曰殆壽徵也濠曰汝獨不聞寧王遺我大寶龜乎公卽應聲曰慎勿爲此言下文有西土之人弗靖濠默然濠乃懸高皇帝御容於殿率各官朝見公曰殿下自有始封之君不當上僭高廟濠怒公率各官退差畢還京會濠賂貴倖謀復護衛值文憲在內閣公歷陳利害力贊不可忽矯旨罷公兄弟官比歸濠遣人陰伺於途公小舟微服夜數易泊所以避不測已而文憲舟果爲濠黨所焚僅以身免及抵家濠猶使羣盜劫掠公家掘先世墳墓已卯濠據南昌

叛下九江南康攻安慶遠近繹騷適都御史王先生守仁將徵兵會勦公間道迎以上書曰先定洪州以覆其巢穴扼上游以遏其歸路彼進退失據將成禽矣王先生納其策濠果敗其書具在闡幽錄中辛巳今上繼大統復起公編修充經筵官嘉靖壬午預纂修武廟實錄未幾丁母張夫人憂服闋以實錄成升左春坊左贊善公在講筵凡進講尙書孟子者六明白剴切上每改容聽焉丁亥升南京尙寶司卿庚寅改右庶子兼侍講掌南翰林院事癸巳升南京右通政甲午改南國子祭酒先是文憲謝事家居乙未再召入內閣爲元輔適調公爲北祭酒公上疏懇辭且寓書文憲謂吏部雖以年資見推兄雖內舉不避親案則不足以當此况兄方復召未及薦一才賢顧首及弟案天下其謂兄何因薦南太常少卿高陵呂先生相爲北祭酒公仍居南時論歸公丙申升南禮部右侍郎尋改南吏部右侍郎是年九廟覃恩給誥命廕子懋學爲國子生辛丑改兵部左侍郎南吏科王給事中燧論公儒臣當此

北虜竊發之時不當居兵貳公遜謝之謂王爲益友終身歎服王
寅上以公講幄舊臣復改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公應制奏
靈雨嘉禾諸頌上俱見褒納冬至大祀園丘命充導引官甲辰升
禮部尙書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未幾命掌部事自是舉大典禮
議大政事公咸殫盡厥誠不嶽嶽以矯名不媮媮以徇俗上由是
知公而眷注益深矣乙巳太廟完加太子少保凡冊妃告廟及遣
祭諸神祇咸以命公應制諸文多命公撰金幣賞賚日益加厚丁
未二品考秩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鏹特諭加太子太保賜飛魚服
玉帶尋復加少保益欲大用公也戊申公痔疾作治弗愈十二月
十三日卒上聞而悼之爲之輟朝且猶以金幣賜及其家遣官護
柩祭葬贈光祿大夫諡曰文通云公豈弟仁厚好賢樂善稱人之
長而掩人之短其在太學諄諄訓誨諸生而嘉矜體恤無不周悉
眞所謂賢愚皆得其益者至於篤故舊恤孤弱撫僕御悉皆從厚
有緩急相干者不問所從來輒遺刺帖爲之救解寧爲人所欺而

不悔或受謗而不辭蓋天性然也公生成化癸卯三月十四日距
卒六十有六年初娶卽婁氏以產卒繼娶金谿吳都御史女復卒
俱贈夫人子五人長卽懋學讀書績文以廕授後軍都督府都事
升經歷調詹事府主簿次懋升懋謙懋禕懋泰皆服公之訓能世
其家

薛子曰余爲太學諸生時值公爲祭酒以文藝受公之知亦謂公
爲和厚人也及釋褐爲九江教授署白鹿書院見江西士人謂寧
濠初畜異志結納中外一時雖以磊落自許者亦多入其黨不特
喪身敗名以致赤族之誅而誤國殃民可勝道哉公爲濠姻戚輒
覩於未萌早與仇絕寧爲侮辱排擯而不一受其牢籠卒至保族
全名以榮顯終其身豈不卓有高見遠識者哉及觀辭召薦賢心
服言官論列其大致益可知矣論者徒見公之和光温厚遂以公
爲太易而不知公之心事則實介介故大節所在蓋有人所不能
而公獨能者世或未之察也其視邊幅崖異而中實汨沒者相去

何如哉公之子懋學謂家乘不可無余言余故論著之以闡公心行之大者云

于肅愍公傳

公名謙字廷益別號節庵浙江杭州錢塘人也其先家河南在宋屢有顯官金末兵亂譜牒僅存而亡其名有名伯儀者公四世祖也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薊州仕至太常丞伯儀生夔起家率書累贈河南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夔生九思爲湖南道宣慰使延祐閒遷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於杭之錢塘公曾祖也祖諱文大仕國朝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尙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爲縣學生卽以文行名永樂庚子中浙江鄉試明年辛丑舉進士宣德丙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聲音洪暢每入侍奏對上必注聽掌院都御史顧佐甚器重之及巡按山西奏白

誣獄出數百人於死王府以和買害民者廉其事劾治之比還復管理河道官民上下運船往復關閘啟閉不相妨滯人皆稱便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旣得命公數其罪公辭嚴義正啟口而成自是受知於上屬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災上親擢公兵部右侍郎賜敕前往振視時公年才三十有三而持重練達徧歷經畫問民所利害而興革之民大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恆以盈滿爲懼嘗欲乞歸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值宦官王振用事公多與忤遂嗾言者劾公擅自舉代左遷大理少卿二省士民赴闕乞留乃復命公巡撫正統丁卯復兵部右侍郎進理部事已巳歲酋也先寇獨石馬營猖獗上詔親征公與尙書鄺埜懇留不允八月望師次土木虜奄至皇輿北狩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滅虜會皇太后命郕王監國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眾粹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喧攘無復朝儀王疑懼欲退諸大臣亦多斂避公堅立

不動掖王且留請降旨宣諭羣臣順罪應死勿論其二內侍請太后命將軍亟擊死眾乃定公袍袖爲裂吏部尙書王直執公手曰今日正賴於公若直等何能爲進兵部尙書固辭不獲首劾扈從失律周興祖王佐真之法王嗣位尊上爲太上皇帝以明年庚午爲景泰元年公入見泣曰虜賊犯我邊疆遮留大駕將圖深入當預爲計宜亟募兵易漕卒治器械守九門列營伍於門外以振軍威徙廂民於城內以避虜掠通州貯糧數百萬卒難運入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大同宣府經虜剽掠請敕各守臣協力防鎮文臣如軒輓宜爲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宜爲將帥其諸機務臣請身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行之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土木之潰歸降也先爲之嚮道奉車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侍講徐理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搖動公抗言於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帑藏倉儲咸在於此百官萬姓四海九州咸仰屬於此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監也上是公

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爲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外以示必死三軍威奮勇氣自倍十月朔也先入紫荆關以送駕爲名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爲動喜寧嗾也先邀大臣議和需金帛萬萬計眾皆大呼曰國有君矣對壘凡七日十月望虜奉駕漸遠乃舉礮擊虜營虜死者萬計也先宵遁京師解嚴論功加公少保固辭不得已受之大同參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公謂去冬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厚齎金帛以往虜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亦不見駕而回虜謫詐莫測和不足恃莫若選將練兵養威畜銳以復君父不共戴天之讐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又謂喜寧不除虜靖無日乃以計授楊俊禽送京師誅之辛未也先遣使入貢請送駕還京下廷臣議公曰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萬一虜詐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駕至自虜廷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爲虜所據公卽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略率兵度

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爲十營每營以一都督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人每千用把總指揮一人每隊用管隊官二人團結訓練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知兵者善之楊俊素恃功跋扈奏盡出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剿虜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上從公言俊謀遂奪貴州苗夷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二司置宣慰司土官以莅之公謂貴州自祖宗開創八十餘年豈可因小寇而輕棄乎事遂寢初也先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公子冕授府軍前衛副千戶公曰一腔血不知灑在何處尙欲爲子求官乎懇辭不許仍賜第一區又辭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盜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封識加謹公握兵久宿將斂伏石亨貪

縱尤爲公所裁抑亨姪彪驍悍同握京兵公乃奏遣往戍大同二人遂憾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景帝不豫廷臣上章乞復儲示報英皇復正宸極亨等以奪門南內遂貪天功爲己力卽誣公迎立外藩與大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敕符具存無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瑄者以倡南遷爲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銜公者廷鞫之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文不勝忿力辯不已公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卽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狀上上猶豫良久曰謙實有功眾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乃決公刑之日沙霧四塞朝野冤之公生於洪武戊寅四月二十七日至是年六十所司籍公家自朝廷所賜外他無一物皇太后初未知公刑比聞嗟悼累日上悟其冤深悔之都督陳逵收公遺骸踰年冕詣逵扶歸葬於西湖之南迨至憲廟遣官諭祭特諡肅愍云嗚呼公平生忠誠狷介

不立私黨身值危疑計安社稷大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一時之
屈萬世之信公亦可以無憾也已
論曰天道好還其真遠而邇微而顯昭然其不爽哉方享有貞之
構成公獄也自以為快其私忿且張威福矣未幾有貞以罪遠竄
亨等坐謀逆夷族公則不惟赦祀於杭大啟爾宇而山西則祀河
南則祀隨在血食公固不死矣此固人心不息之機而天之報施
何如哉余拜瞻公像英爽凜然詎謂杭俗披靡公真山嶽矣金匱
有傳人未獲窺余忝司學校特采公家乘掇其大都俾諸士知所
仰止不外於鄉之先達云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五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六

論一

養心

或有問於薛子曰心可養乎曰可曰曷為要曰孟子所謂莫善於
寡欲者是也曰飢之欲食寒之欲衣皆欲之不容自己者也可以
盡寡乎哉曰是欲之正也得其正焉於心無累也食必甘旨衣必
文繡斯欲為心害矣是故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皆順應而無
情不可不謂之寡欲也苟稍縱焉是登壘踰牆之濫觴也心之蠹
賊也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是以君子貴慎幾也慎其幾則心
即體而欲即用矣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若以欲為累心而
必至於枵腹褫衣滅倫絕類然後曰吾寡欲矣非惟其端無窮不
可得而除且活潑之幾已窒而生理幾於滅息非直養而無害之
道也將賢知者或求之過高而中人以下不免阻於難而暴棄君
子之中庸曾若是乎哉故孟子不曰無欲而曰寡欲其詞緩其指

微矣然則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宋儒之論非歟曰是爲多欲者言之也夫各有所指也會而通之孟子之寡欲亦卽所謂無欲也養心之要斯其至矣

會道
夫學以學道也今日學者日眾而聞道者日鮮何也以其不能會道而名言累之也道會則名言亡名言亡斯近道矣夫名與言抑何始乎聖人始之也聖人將以名言啟天下而卒至於累天下非聖人之過也不善學者失其名言之意也蓋斯道冲漠無眚渾淪磅礴本不可以名言者也聖人以夫人雖同具乎斯道而聰明滯於氣知覺遷於物將不能會通神明而斯道日見其茫昧也於是不得已而命之曰元亨利貞曰仁義禮智曰命曰性曰情曰才曰中曰誠曰敬曰信而其爲學之方則曰執中曰制心曰建極曰進德居業曰致知格物曰戒懼慎獨曰存心養性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豈其好爲支辭蔓說以嘵嘵於天下哉蓋將示人以入道之門

而欲其因名以識義得意而忘言也至當歸一曾何異同之有哉奈何學者事內而遺外逐人而失己執著於名言支離其辭說而過爲分析以求之不知名有四德四端而其實非四也名有命性情才中誠敬信而其實無爾殊也會而通之三才之道一也堯舜以來賢聖繼作雖其立言不同而旨則無二猶之木焉根幹華實皆此木也猶之水焉淵渟川逝皆此水也苟能反諸吾心而超然自得則天之所以爲天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皆一以貫之而此心之外無餘道此道之外無餘言也究而論之此心此道皆聖人名言之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哉學者要須自得

審異

異學者吾儒之所深排也而其學卒行於天下而至今不廢者何也以其徒猶足以守其師之說而爲吾儒之學者反自叛焉也仲尼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當其時莊列楊墨之徒未興佛氏未入

中國雖有老子固夫子所嘗問禮者其所謂異端豈專若人也哉蓋謂名爲吾儒之學而實則叛吾道者名同而實不同也其斯以爲異也故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也又曰鄉原德之賊也夫謂色厲云者則其名必非自外於吾儒者也乃若鄉原則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而闒然媚於世其託於吾儒也必矣仲尼以其外是而中非似德而非德故惡之若是之嚴而其所謂異端者蓋此類也至戰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始辭而闢之然觀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其所自爲者則務知言養氣之實學竭明善誠身之實功真足以繼往聖開來學而二家之言不能爲吾道抗矣迨孟氏沒而佛老之學旋興自漢而唐而宋其說愈熾其始也雖有一二儒者闢之不遺餘力然抗衡爭長莫之消息其終也吾儒之徒或不免相率而歸之矣是豈儒者之道反出其下哉蓋二氏之徒雖偏於虛無寂滅而其立心堅苦用力精專勢利聲華不一嬰其念世儒託迹聖門

高談性命顧不免多欲之累利害之私高者爲鄉原卑者爲穿窬方爲吾道病而顧囂囂然詆佛老爲異端不知己之自爲異端而又其下焉者矣何以折其心而使之屈服乎此高明之士所以多溺於二氏之學固其見吾道之不真而亦其憤世嫉邪之過激也尙實

子言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稱非稱許之稱乃實稱其名之稱也非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世儒之說異焉乃謂名者治世修身之具於是好名者益肆其侈心而凡可以盜名者無弗爲矣是故子夏疑於西河之聖同列罪之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曾子曰不可夫卜有之在孔門雖號稱高第弟子其造詣尙難與顏曾並列顧各以聖名而參則魯回則如愚未嘗以賢知先人然而卒傳聖人之道者則唯回與參也豈直回與參哉孔子之聖先民以來所未有也居魯而人指之曰東家丘入廟而人謂之鄒人之子孟子之賢去孔子僅一閒者也魯之嬖人譏其昧乎禮義及門之徒

不許其有管晏之功是大聖大賢其爲人所鄙者亦甚矣蓋聞然
聖修之學無事表暴坦然中庸之道不立奇異故人莫得而窺其
際也世降俗末聖學失傳緣飾名流詭道取勝至於東漢極矣李
膺范滂陳蕃郭泰之徒固亦好修之士其於聖賢之學則概乎其
未之有聞也乃高自標致各務誇詡於是庸流俗輩假其譽望用
爲依倚以恣姦佞及門爲龍御車而喜折巾則效望塵則趨自有
道者觀之方汗顏泚頰之不暇而彼顧相率爲之悻悻自得其意
蓋謂名之所在利必隨之卒至釀成黨錮玉石俱焚利未得而害
已隨之曾何益哉東漢覆轍昭然可鑒而南宋諸人乃復蹈之卒
之議論多而成功少聲容盛而武備衰無以厭服羣心遂滋多口
黨碑學禁相襲俱作始於庸徒沿及善類而宋祚亦因之以促矣
此皆不尙實而尙名而未流之禍遂淪胥而莫能障也夫是以知
微生高之直名陳仲子之廉名孔孟所以斥之而不少假借者蓋
尙實而防其漸也

原經

聖人之於天下甚無樂乎其有言也無樂乎其有言而不能以無
言亦其不得已而然也聖人非不知天下之人同此心也同此理
也此心同此理同而猶嘒嘒然以鳴於天下何其不憚煩也哉蓋
天下之人罔其生而聖人欲與之並生於天下其視斯世斯人真
有不能一日安者於是乎著之話言書之簡冊以訓天下垂後世
冀其因是以反求諸身而各得夫固有之良心以復其生理焉爾
也譬諸辨藥制方雖金石草木蟲魚之異品酸辛鹹苦甘滑之異
味土產風氣時序之異宜溫涼寒熱緩急之異用攻熨宣補療節
之異施凡以驅其傷感察其標本以全其生質而已非於生之外
更有所加也向使人人固其元氣而疾疹不作則方藥可無設也
人人存其本心而形氣不擾則六經可無作也於乎是可以知聖
人作經之意也易以道化書以道事詩以達意禮以節人樂以發
和春秋以道義先後聖哲上下數千言究其指歸無非所以維持

人心於不壞也夫何聖人作經以生人而夫人則任末而棄本各
出意見競爲訓疏支辭蔓說眩博務奇門戶爭高相傾相毀而彼
此枘鑿後先矛盾遂使學者之耳目應接不暇而本然之聰明反
爲所蔽以經求經而不以吾之心求經也求經於經而不求其理
於吾心也況乎不遵經而遵傳今日之經已爲世儒之經非復古
聖人之經矣正猶讀方書而不知治病反以庸醫之說而亂炎黃
之真也其害可勝言哉若夫假經術以文姦而緣飾聖賢以自便
其私此則背逆方書而自速其死亡者也是又不必論也

折衷

聖人之道與造化相爲流通者也雖其寄於人者有明有晦有絕
有續而道固未嘗不在也何也天生烝民厥賦惟均而吾人本然
之心固自與聖人同也人之言曰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
道在聖人聖人既往道在六經是六經者固聖人之道之所寓也
然其大原則出於天而夫人之心則固天之心也人能會之於心

則聖人之道卽吾人之道有不在六經而在我者矣昔者仲尼慨
道之不行也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庶其不行於天下者
猶可以明諸人心也夫何沒世之後異學朋興妄意著述不可指
數於是莊周寓言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而荀卿著
書則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蓋其猖狂浮游紛紜顛倒飾虛鼓
眾恣無忌憚固敢於侮聖賢而不恤矣迨李斯事秦則又焚滅聖
經大變先王之法其所以病斯道而爲天下禍者蓋又不啻於莊
荀而已也蘇子瞻謂李斯之亂天下實荀卿有以激之蓋斯嘗事
卿見其高談異論歷詆天下之賢人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
故斯遂信以爲然縱其惡而不自知也是誠探本之論矣至謂莊
周詆訾孔子乃陽擠而陰助之則豈其然哉乃若楊雄作法言王
通著中說蓋竊附論語而知所向慕者也及觀班固述或者之論
比雄於吳楚之僭王而晁以道則謂通模擬竄竊深可怪笑似皆
無足取者然溫公則曰子雲真大儒者明道則曰文中子極有格

言蓋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則二子之潛心篤志要亦未可盡非也
漢之窮經者易如田何以及施孟梁邱書如伏生以及歐陽大小
夏侯詩如申公以及轅韓大小毛公禮如高堂生以及后倉大小
二戴春秋如公羊穀梁以及劉氏嚴氏其諸若馬融劉歆鄭玄孔
穎達諸人轉相授受而注疏作焉雖其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
當然於秦火之後而非此數人則六經幾乎熄矣至宋鄭樵乃謂
秦火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信斯言也則是漢儒之罪蓋
又不止於秦火也然自今觀之漢去古未遠而聖人之遺旨猶或
有得於面承口授之餘故宋儒釋經遂多因之而闕文疑義一以
漢疏爲正如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三文三統馬融之說也河
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還相爲宮鄭
玄之說也其擇言之廣取善之公要在明乎經而不失聖賢之意
耳豈得盡如夾漈之論哉蓋漢儒之學長於數若儀文節度之煩
蟲魚草木之變皆極其詳其學也得聖人之博宋儒之學長於理

若天地陰陽之奧性命道德之微皆究其極其學也得聖人之約
合是二者而虛心體認則天機相爲感觸當自默會於燕閒靜一
之中超然於意言象數之表而吾心之全體大用可一以貫之而
不溺於先入之說不蔽於淺陋之見矣尙何有於眾言之淆亂哉
息游

嘗觀荀悅曰世有三游德之賊也立勢作威結交強世謂之游俠
飾辨設詐馳逐要時謂之游說假仁投好連類要譽謂之游行此
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嗚呼由悅之言觀今之世所謂三游者蓋合
而爲一而其所以生亂者殆又甚焉竊章甫之服窺詩書之緒假
聖賢之言設儒墨之辨毀譽不覺其亂真是非若出於公道阿諛
權貴而託之於不矯依附名流而謂之曰同儕公卿容之謂其能
生謗也士庶畏之謂其能作禍也儉邪愛之謂其能虛美也惡少
結之謂其能庇惡也唯是出入於縉紳揚揚於里巷隨在而皆宜
無往而不利不膺一命而握進退黜陟之權不操尺牘而執賞罰

功罪之柄不待諸侯之招而道路交錯不事四民之業而貨賂充
盈蠱惑人心敗壞世道其流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將立法度以
焚之而閃候潛形非法度之所能禁也將正紀綱以維之而狡滑
無狀非紀綱之所能維也果何道以息之哉夫易之載鬼遇雨則
亡詩之青蠅遇明則止士君子苟能各虛其心疑忌不作而公聽
並觀務相與以有成則流言不信而此類無可投之間固不必送
諸四裔而游者將自息矣其於風化豈小補哉

達常

帝王致天下之治也唯其道焉而其行天下之道也唯其時焉治
匪其道則渙而無紀道匪其時則泥而不通時以從道道以濟時
夫然後順其常而天下相安通其變而天下不倦而治化之成也
有莫知其然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
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
事業一本於道而變通也者夫固所以趨時也昔者五帝之時敦

朴未散而純於道化三王之時風氣漸開而參以法制道化無爲
無爲故無失無失故無革是以五帝相承莫之改易也法制有作
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是以三王相代有所損益也夏尚忠忠
之弊其民野救野莫若質故殷尚質質之弊其人詭救詭莫若文
故周尚文文之弊其人僂救僂莫若忠是三王之所尚不同者非
欲自異而相反也蓋扶衰救敝各隨其時也然舉其名則殊制究
其極則同歸正猶水火之相形共濟於日用也寒暑之相代共成
乎歲功也故史遷謂三王之道若循環然其亦有見哉道漢承秦
唐承隋宋承五代皆餘分閏位之後壞法亂制之餘宜若一無可
因者然易井田爲阡陌變封建爲郡縣自漢以來固因夫秦也爲
明經詞賦之科改鄉舉里選之法自唐以來固因夫隋也變什一
之征爲兩稅之限自宋以來固因夫五代也是豈秦隋五代顧能
建不易之法而漢唐宋開創之君臣反出其下而循其舊哉蓋道
有升降政由俗革而情之所便勢之所趨固有不可以在人廢者也

何也欲廢阡陌爲井田則疆界混淆而難爲理矣欲廢科目爲選舉則矯飾百出而難爲辨矣欲廢兩稅爲什一則田不井授而難爲賦矣豈唯爾哉結繩固不可行於書契之既作也僂皮固不可行於六禮之既修也蕢桴固不可行於金石之既設也毳毛固不可行於衣裳之既制也汙尊固不可行於范金之既合也席地固不可行於几杖之既陳也不然則三王之世豈不欲一循五帝之軌而周繼商商繼夏又何樂於損益爲哉此仲尼所以不欲生今反古而孟軻氏謂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漢唐宋之君臣因陋就簡雖其見不至此而其於前數者之法則固不當謂其爲五帝三王之所行者而盡復之也亦不當謂其爲秦隋五代之所行者而盡廢之也唯當因其所遇之時所乘之勢據其道而斟酌之要不失乎先王致治之初意而已曾子固曰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爲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盥

至於漠然而不敢爲豈其惑哉程正叔曰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於乎觀於二公之言而常道可達矣識勢

天下之勢不能以常均則必至於偏有所重偏有所重而不早爲之所則其勢遂成而難反故周子曰識其重而亟反之非灼見理道而極深研幾者不足以與於此也何者勢之來也漸而莫覺雖離朱之明莫能見也既其成也大而難圖雖賁育之力莫能支也是故勢重於宮闈則有呂武之變勢重於宦豎則有訓注之變勢重於侯王則有吳楚之變勢重於宰輔則有莽操之變勢重於近習則有安史之變勢重於邊疆則有藩鎮之變向使圖之早而反之亟則潛消於將萌而其勢不至於極重奚致宗社震驚幾於改物生民塗炭將無子遺而破壞傷殘若斯之甚也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由蘖方萌將尋斧戈言圖當早也又曰勿謂胡傷其禍

將長勿謂胡害其禍將大言反當亟也雖然此猶以勢之顯著而易見者言之也縉紳先生文學博士炫奇鼓眾立異聚交以要聲譽於天下宜若於世無所損益也然人情作偽附麗取資若藤蘿之延施瓜蔓之纏絲不至於釀成大患其勢不容於自己也黨錮興而漢社屋玄談盛而晉室傾清流濁而唐祚移學禁作而宋舟覆其初文雅雍容議論標致不過起於一二人之獵勝而其究乃至於怨惡騰沸於寰中干戈相尋於海內而潰敗不可收拾較諸前數者之足以速禍取亡其勢爲尤烈而人顧莫之省者何也以其不秉國非當路也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此尤識勢者之所當三復也

任人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法固不容於不任也然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則是政之存亡係於人不係於政又自可見也且其所謂息者固已明言具在方策綱凡巨細可

考而知非若所謂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者然而何以謂之息也蓋無其人則具在方策者不過爲往事陳蹟固不能推而達之天下也縱能循其途轍而時俗異尚風氣異宜必不能化裁推遷以得夫立法之本意而行之無敝也苟得其人則雖不必事事牽合然以是心而行是政得其意而不拘其跡而因革損益天下之政粲然畢舉矣是故洪荒之世結繩可以爲治初何有於法哉然而天下怡然於相生相養之域者以聖人之迭興也唐虞之世任羲和而曆象治任禹益而水土平稷教稼穡契明人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垂作共工龍作納言豈嘗先立爲一定之法而使之據守哉蓋皆各運其心思而達之治理卒之庶績咸熙而萬邦從乂者皆任人而不任法也三代之法至周始備周禮一書固周公致太平之法也然以周公爲之則治而後人爲之則亂王莽蘇綽之徒固無足言若王介甫以一世之豪傑而卒用以釀成宋室之禍者何也以非周公其人也由此觀之信乎法之不足任也任法而不任

人則雖周公之法吾未見其不蔽也況漢之三章唐之六典宋之家法苟非其人曷足恃哉此爲治者之所以必先任人而欲任人必先擇相其諸法制之詳固所不必論也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六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七

論二

儀封人請見

論曰天下未嘗無人也有之而不能也用之而不得其道也有之不能用之不得其道而天下始無人矣然則天下果無人哉非無人也是無君也非無君也是無有道之君也世無有道之君而聖賢不爲之用矣非聖賢不欲用於君也君不能用而不苟於用也不苟於用而不容於不用此道全德備之聖尊德樂道之士所以不爲廟堂之謨謀而有道途之邂逅也噫是不亦大可慨耶愚嘗讀論語至儀封人之請見未嘗不歎封人之深識乎夫子而天下未嘗無人也未嘗不因是而歎當時之無君遂使夫子之不遇封人之祿仕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言聖賢之出也存乎其君也又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言聖賢之用也必能引致其類也是故有成湯而後有莘野之聘有高宗而後有夢卜之求有文王而

後有涓濱之載夫是三君子者豈樂如是之僕僕哉蓋唯如是則不唯可以得伊傅太公之賢而風聲所樹自有以來天下之士矣是以當是之時或堯舜君民而立興王之業或霖雨蒼生而建中興之功或鷹揚牧野而拯民塗炭之內是蓋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必成一代之事業而千萬世以下言太平者必歸之也春秋之時果無伊尹太公其人乎抑有之而其君不能用乎嗚呼若吾夫子乃窮天地亙古今之聖固不待論者衛之封人於一見之頃遂深加贊歎而冀其木鐸天下則亦非常人矣是蓋在一邑必能下一邑之賢在一國必能下一國之賢在天下必能下天下之賢者也使其於齊而為相則尼谿之封必不為晏嬰之止而夫子之道可行於齊也於楚而為令尹則書社之封必不為子西之沮而夫子之道可行於楚也於魯而為卿則女樂之歸必不為桓子之受而夫子之道可行於魯也今也不仕於魯不仕於楚不仕於齊而僅仕於衛以為封疆之官聊且為為貧之計其觸目興懷者

不知凡幾事而感時竊歎者不知凡幾年矣一旦挹吾夫子之光輝於道途之邂逅而得以遂其請見之願則其心之所蘊者要不特語二三子之數言而已也由是觀之天下信未嘗無入也有之而無以招徠之耳使吾夫子執政於時行道於天下則及門之士固有不必要言者而長阪廣谷之下齊魯鄭衛之墟慕德聞風而願立於朝者又豈特一封人而已哉吾知晨門必不終於抱關荷蕢必不果於忘世接輿必不為衰鳳之歌而沮溺丈人亦不終於耦耕荷篠矣是何也數人皆賢人也世不可用則唯知有隱而已矣聖人在上則其效用之心自不能已而聲應氣求固理勢之所必至也惜乎封人知聖道之可用而隱於下位聖人能致封人之請見於儀而不能致如封人者千百其類請見於朝廷之上遂使堯舜君民之業霖雨蒼生之功救民水火之政不得一施而春秋之時遂一償而不起也噫此可見聖賢之不用者君之過也執政之臣之過也而亦當時之民之不幸也不然則方將盡致理之責而

振民育德幹蠱亨屯之不暇矣夫子何爲也封人何事也儀何地也而顧得以從容會晤於此也

三代直道而行

天下之治聖人爲之也聖人爲治於天下而不以已治天下是故無所不爲而實則一無所爲也天下見其治而實不知其所以治者何在也聖人亦人也非能離世絕類超凡入異而神其術於天下也天下固自治也天下之人固自與聖人一也聖人觸其機而天下無不動慎其所以感之者而天下之人無不嚮赴而景從也聖人順天下而無情天下亦自順而不知聖人之情故曰大順大化莫知其然之謂神聖人於是乎始神其治於天下而未嘗外天下以自神也聖人不世出而其所以治天下而神之者未嘗一日不在於天下也聖人之治不常見於天下而其所以治之之道則未嘗一日不可行也仲尼蓋有感焉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斯言也豈其微哉夫自混成既開倫類斯屬古之

治天下者多矣何獨言三代耶天之生人久矣何獨言三代之民耶蓋泰上聖皇含德柄道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天運地滯鈞旋穀轉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歧行喙息蠓飛蠕動各樂其性莫知德怨渾渾乎忘言之世也唐虞中天而興堯舜應運而生雖設官分職曆象日月星辰封山濬川工虞禮樂肇修而法制猶未備淳朴猶未散也及夏殷周之世人文日開被施頗烈權量文章正朔服色徽號器械衣服凡其所得與民變革者罔不舉也命令鬼神祿威賞罰禮施爵列尊親凡其道之所得爲者罔不爲也粲然而備具沛然而流行而治化所及風聲所樹物采所章蓋赫赫乎其在人矣既其後也夏之民則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之民則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之民則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敝人見其如是也遂以爲夏殷周之民一也方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則治而其後無禹湯文武周公承之則敝是必數聖人者以身役物以治役神覺視於天地之間靈行於物象之表有非夫人之所能

及也不然何先後之治之不類也不知數聖人之所以致治者非有所作為於其間也因時升降由俗為政而以順乎民之心也文為制度崇尚損益其粗迹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則固有在也此義不明而世之為治者遂釋大道以任小數澆淳散朴巧故萌生雜道以偽機術朋興於是天下之民睚眦盱眙莫不竦身而聽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眾弦歌鼓舞緣飾冠裳以要名譽於天下聚眾不足以擬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聲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天下之敝日甚矣曷不自其道而觀之生民一心也天下一道也古之治天下者必達乎斯民之心通乎此心之理其舉措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是故賞罰施而天下賓服仁義布而萬物蕃殖是非非善善惡惡各得其當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在於我而在於民不在於民而在於民之心心也者天地生物之心

而古今聖愚之所同也心一則道一道一則欲惡好憎不能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人已本同也無是無非無毀無譽順而無情應而不留不求合於天下而天下不能外也蓋天下者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生殺之柄而以行其號令耶亦唯行其道而已道苟行焉則夏之季世泆於非彝湯起而承之而民皆歸於一德也商之季世其俗靡靡武起而承之而民皆會於有極也然湯則纘禹舊服而武則反商政其所以致之民者殷因乎夏周因乎殷而三聖相授守一道也何也殷之民即夏之民而周之民即殷之民也其民同則其心同其心同則其道同而聖人固不能外民以為治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元會運世時不同也時不同而民同變而通之存乎其人皇帝王霸勢不同也勢不同而民同推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才術事不同也事不同而民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由是觀之治在道不在時治在道不在勢治在道不在事道也者

固具於斯世斯民之心而吾人所固有窮天地如一日者也故夫
人心所在而世道之汙隆升降胥此焉繫此又幾微之際閒不容
髮者也此仲尼所以惓惓於三代之英而有志者當熟復而深思
之也

伯夷叔齊何人

聖人以無心處天下而天下不能以無心待聖人也天下不能以
無心待聖人而聖人之心始白矣何也聖人之於天下也唯其在
我者而已而其在人者則固未暇計也是非無心也無私心也奈
之何人不皆聖人也始不能無疑於是矣向使聖人預爲之計而
先意以逆之則其心豈待問而後白哉昔蒯輒拒父而夫子居衛
夫子以爲吾自知其非也吾自不爲也吾雖居衛庸何傷哉不知
夫人之心正不如此也此冉有所以疑之而子貢所以有伯夷叔
齊何人之問也且伯夷叔齊果何人哉扣馬一諫大節有以昭日
星讓國一逃清風有以激頽俗其爲人之心胥面目至今可想也

是故在當時則太公謂之義士在後世則民到于今稱之是夷齊
之爲人夫人所知也子貢之在聖門聰明才辨素以穎悟稱者而
謂其於夷齊有弗知焉吾不信也知之而復問之此其意何哉豈
不以夷齊兄弟遜國者也蒯輒父子爭國者也夷齊以父命爲尊
以天倫爲重者也蒯輒則不知有父而滅天常亂人紀者也夫子
是夷齊則必非蒯輒矣非讓國則必助爭國矣此其所以有問也
乎嗚呼子貢之問至此固可謂善於採取者矣吾獨重有感於夫
子之聖子貢亦弗知之也而況於冉有乎而況於其他乎蓋夫子
之於衛也始焉以際可而留終焉以問陳而去而其復居乎衛也
意其不過聊駐自楚歸魯之車而與伯玉讐由相主客也衛君或
待我而爲政焉庶猶可以正其名也無可無不可正謂此耳其於
拒父之事固未嘗先意以逆人之有辭於我也此其所以爲聖人
也此其所以爲無心處天下也向使夫子唯恐浼已而不肯一日
居乎其國則人固不得而疑其爲矣是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

可之事也聖人何容心哉於拒父之後而囁囁然以告人曰某也
晉納而當立某也拒父而當誅則人亦不得而疑其爲矣是務爲
皎皎之行聞於人者也聖人豈爲是哉旣不容心于挽已又不立
言以自明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此其所以爲無心處天下也乃若
古之賢人之答求仁得仁之言亦不過卽其實據其理以告之耳
其始入而問也固不知其疑我之爲衛君也其終出而言也亦不
知其知我之不爲衛君也故曰聖人以無心處天下而天下不能
以無心待聖人也天下不能以無心待聖人而聖人之心始白矣
雖然聖人之心固不待是以白也就使冉有疑之而不問諸子貢
子貢惑之而不問諸夫子而衛君固自知之也衛人固自知之也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固自相參列於兩閒而終不可掩也子貢智
足以知聖人者也而猶有待於問也夫子至誠動物者也及門如
子貢猶未免於問焉信乎相知相信之難也其諸明決如子路而
始不悅於南子之見繼不悟其公山之行實亦聖人之爲聖人有

未易知也
學而優則仕

君子之學何學也體用合一之學也是故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
行也體不立則殆殆則窮窮斯偏矣偏則滯滯則窒窒斯無用矣
君子之學以爲己也爲己所以爲天下也而卒至於無用焉其心
肯但己也是故必思所以用於天下也子夏曰學而優則仕嗚呼
其知之矣大哉學也書曰學古入官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
必由學乎是則古人之所謂學也言學則優也弗優弗謂之學也
是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而仲尼曰賊夫人之子子皮使尹何爲
邑子產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夫子路也子皮也非漫不省天
下之事而悍然不顧民之利與害者也而使不學之人爲宰與邑
者何也必子羔尹何非全未嘗學者也稍知所從事於學而未優
者也此仲尼子產之所以云爾也是可以見古人爲學之意也學
不優弗可仕也自夫世之貪饕富貴者則不知有學語其所仕功

名富貴焉耳也自夫世之長往不返者則不知有仕語其所學虛無寂滅焉耳也是固不可與之言學與仕也聞有略知體用之學者則又于其名不于其實其所從事者馳騫於口耳聞見之粗而於身心性情經世宰物漫未之究乃號於人曰吾學矣吾可以仕矣及其出而宰一邑事一職遂束手無措而敝敝焉日見其敗矣況可與之相天下乎噫是皆不學之過也學之而未優也究而論之子羔尹何之弗若者也世無仲尼子產誰與告也告之誰與信也此天下之所以日趨於敝也何也學體也仕用也天下有無體之用哉今夫操弓者必熟於射而後可以中微制大也否則終日不獲矣將車者必熟於御而後可以任重致遠也否則覆轍相尋矣仕之爲道豈特射御已哉而可不優於學也信乎仕不存乎仕也存乎學也學之道奈何謂未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未離磻溪而濟川之舟已具者是也於乎學者得斯說而推之庶乎仕者之有人矣

聖人人倫之至

天下一道也道極於聖人也聖人亦人也道曷於聖人焉極也以其盡人之心也以其盡人之心之理也是心也是心之理也夫人之所同有者也有之而不能存存之而不能盡而聖人始爲天下極也是極之云者非他也此心此理之爲也極立於聖人而天下之弗協于極者如其自暴自棄焉則已不然則未有外聖人之極而謂之能人道者也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孟子之言亦唯聖盡倫之意也今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故陰陽成象而天道立矣剛柔成質而地道立矣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別而言之三才之道也合而言之理也具之乎人心者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是心也萬事之所從出而萬化之所由行者也是故見之於人倫則曰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之交也其所以盡人倫之道者則曰親也義也序也別與信也是皆非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是故惟

聖人爲能盡之也蓋其心赤子之心也卽天地之心也湛然無欲而旁燭天下之理寂然不動而中涵天下之感未發則謂之中而爲天下之大本也發之則謂之和而爲天下之達道也不慮而知而無所不知也不學而能而無所不能也是故於父子則親焉而父子之倫至於君臣則義焉而君臣之倫至於長幼則序焉而長幼之倫至於夫婦則別焉而夫婦之倫至於朋友則信焉而朋友之倫至至之云者道之本然也必如是而後盡也所謂帝降之衷物則之彝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加之毫釐則太過損之毫釐則不及者也是聖人之所以爲至也運之以一心之理而無餘也夫人莫不有是心也心莫不有是理也其始也拘於稟其究也交於物愛惡相攻屈伸相感利害相乘而彝倫之攸斲者皆由此其出也是故聖人有憂之經之以治其綱綸之以治其目父慈子孝示之親也恐其未至於親也是故有坐立之禮君令臣共示之義也恐其未至於義也是故有聘覲之禮兄弟恭示之序也恐其

未至於序也是故有族食之禮男女內外示之別也恐其未至於別也是故有昏姻之禮麗澤重兌示之信也恐其未至於信也是故有賓射之禮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此之謂也凡若此者皆聖人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何莫而非人倫之至也何莫而非此心此理之爲也不寧唯是而且推行以盡通化裁以達變禪授所以盡父子之倫也放伐所以盡君臣之倫也東征所以盡兄弟之倫也七去所以盡夫婦之倫也絕交所以盡朋友之倫也極深研幾會通盡神信非聖人不能也此所以爲人倫之至也此所以立極於天下而天下會而歸焉者也此所以爲員之規方之矩也欲盡人倫而不法聖人是爲方員而不法規矩也吾見離婁無所用其明公輸無以施其巧矣而何方員之有哉是聖人者信人倫之規矩也奈之何規矩設而天下之爲方員者弗庸也是故小弁作而父子之倫缺矣苑柳作而君臣之倫缺矣白華作而夫婦之倫缺矣角弓作而兄弟之倫缺

矣谷風作而朋友之倫缺矣凡若此者其端始於一念之微而其禍蔓延於天下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信乎學之不可以不講理之不可以不明而欲爲人盡人道者當於聖人之所以盡倫者而求之可也

正己格物

君子之處人也有道亦唯求諸己而已矣何則天下之物理皆係於吾身而形影之勢感應之機則有至不可誣者苟徒遠取諸物而不於其身焉求之吾見形不足以立影感不足以致應而物於我何有非唯不足以格物而反役於物矣君子之處物而至役於物焉其將何所不至哉於乎此程子於御吏之問而必以正己格物爲言也今夫天下之物紛然不齊而吾以一人處於其中知其一未必知其二而況什伯千萬有不可勝計者乎知其外未必知其中而況矯僞飾詐有不可以常情測者乎而況吏胥之在物又號稱難御者乎君子於此而欲其於我格焉豈非勢之所甚難者

哉殊不知天下之物理雖眾多而感應之機則存乎我我有文德焉則有苗可格也鳥獸可馴也吏雖難御比之夷狄禽獸則猶有人心者初何難格哉嗚呼是未可以難易言也何也吏一也而其所以爲吏者有不同焉自朝廷而言則天子而下凡百執事皆吏也自一國而言則諸侯而下大夫庶士皆吏也斯其爲吏也御之格之猶易爲力也乃若奉僉書而供使令者則其爲吏莫非誣上行私之屬而奉公守正者千萬不一二也吾言未發而彼得以探之吾令未宣而彼得以窺之吾欲未萌而彼得以導之吾念未及而彼得以先之阿諛逢迎以希吾意奔走承順以快吾情巧辭曲說以亂吾聽蒙蔽壅遏以眩吾明追改日月塗擦文字以敗吾事閒見疊出而居其上者不覺也於此而欲御而格之非有孚苗之德感物之誠則無以發其良心而使之格也吁其亦難哉君子於此固當正己以格之而正己之功則又不可以易爲也必也正其心正其身正其衣冠正其瞻視正其體統正其舉動大庭正焉退

食正焉非徒格其面而務以格其心也非徒格之於一時而務以格之於永久也潛消其狙詐之術而俾之獻其誠默化其姦宄之私而俾之輸其悃不惟不能欺而自不忍欺斯可以言正己之功也吁此猶吾儒正心誠意之學而純任道之言也萬一道可行於夷狄而不能行之於玩法之姦道可行於鳥獸而不能行於欺公之黨則又將奈何哉亦必正吾之法正吾之刑正吾之罰核其實當其罪不以私喜而或貸不以私怒而或刻不屈朝廷之法以市左右之微恩不爲姑息之計以避奴僕之微怨不甘於退託而任其所愚不溺於委靡而聽其所侮朝而聽政暮而思焉此心必常常而曰吾之民朝廷之赤子也吾爲是官而朝廷所以託我者甚重也吾之吏不得蔽吾而戕之也吾之事朝廷之事也吾爲是官上以爲君下以爲民而吾之所以立身行己者在此也不得縱吾之吏以敗吾事也此宗道所以有科條之揭而公綽所以有舞文之誅也是亦正己格物之事而有御史之責者所當慎焉者也不

然則法弛而不張令行而不戢祇見其敗乃事而役於吏耳亦惡在其爲正已哉又其甚也將藉之以漁利託之以進身而毀譽利害之權彼反握之而有太阿倒持之勢矣噫可慨也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若有意焉吾人可不繹思而深省乎雖然此特因劉安禮御史之問而吾之所言亦專爲御史發耳若論其極則正己格物之功固聖門第一義也自是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位天地育萬物舉不出此豈唯可以施之御史而已哉

思者聖功之本
夫人皆可以爲聖也而聖人不常見於天下者以夫人之不爲也爲之而不得其道也不爲者是自暴也是自棄也固不足與有言有爲也乃若爲之而不得其道而聖終不可至者是阻天下之學聖者也不知聖人非易也亦非難也蓋自有至易至簡之道而夫人之所能爲者也何也天下之事固有在外而不在內在人而不在我者矣凡若此者吾雖欲爲之然或格於勢之不可爲或拘於

分之不得爲或限於力之不能爲而未可以取必也乃若聖人之所以爲聖者則固吾人之所各具而無待於外不由於人者也亦爲之而已矣爲之道奈何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蓋明示人以入聖之途易簡之道而欲人之致思也吾嘗因是而自慨且慨夫天下之人其所謂自暴自棄者固甘心於棄天喪天罔其生理而不足言矣其長才秀民則或牽於刑名功利之術或耽於詞章記誦之習或溺於神仙佛老之學是皆不足以語聖也是皆終歸於自棄者也聞有以聖爲可學而汲汲以從事焉者則又滯於聞見之知昧於從入之路費精神靡歲月而苦於聖人之難學也噫聖人果難學也則是天之獨厚於聖人而生人之理有二也理有二乎哉盍亦反其本矣其本安在哉易有之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夫人之所以爲聖者亦若是而已矣何也夫人非聖人也夫人之心則固聖人之心也易曰成德書曰恆性詩曰秉彝一理

也皆具之乎此心者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能存乎此心也眾人之所以去聖遠者以其昧乎此心也吾唯以此心而致思焉勿忘勿助而敬以直之則虛靈之中無貳無雜寂然不動者吾心之誠也感而遂通者吾心之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吾心之幾也皆是理也貌之德恭而作肅者此也言之德從而作乂者此也視之德明而作哲者此也聽之德聰而作謀者此也洪範雖以五事並列而思之爲德則實主乎貌言視聽者也故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惟睿則能通微通微則能無不通無不通而聖人之能事畢矣是皆本於思也大哉思乎其真思誠研幾以存其心而爲聖功之本乎苟非致思以存其心而徒役役於其他吾恐天下之大人物之眾事類之靡定古今之異趨其名與義有非歲月之可辦蓋有童而習之皓首而不得而去聖益遠矣何也心逐於物而非主宰之天君也若此者亦非不思也乃所謂朋從爾思者也故曰何思何慮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

夫聖人入之至也無過不足以盡聖人也夫謂聖人而止於無過則鄉黨自好者皆可以爲聖而聖人之有過者且不得爲聖人矣噫非然也無過者非人可能也有過而無過者非夫人可能也唯聖則然也斯理也邵子知之故曰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以其善事於心也今夫人莫不有是心也亦莫不有是心之理也唯其朋從爾思往來憧憧雖善皆意也聖人洗心退藏於密而齋戒以神明其德故其心一天之心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與天下相忘於無我者也公則純純則明明則於天下之事如鑑之在照而不可欺以妍醜也如規矩誠設繩墨誠陳而不可欺以方圓平直也天下謂吾爲有過耶吾弗辭也天下謂我爲無過耶吾弗喜也吾唯從吾之心順吾之理以行吾之所欲爲以建天下之極以經萬世如此而已矣是故以臣伐君過莫大焉而湯武則爲之以弟殺兄過莫大焉而周公則爲之黨惡匿非過莫大焉而孔子於魯昭

公則爲之夫湯武周公孔子大聖人也信聖人能立無過之地宜莫如湯武周公孔子也而伐君而殺兄而黨惡匿非舉天下之大過而庸眾人之所避忌而不肯爲者而四三聖人皆有之何天下之大賢反夫人之不若也於乎此所以爲聖人也寧以一身殉天下而不以天下殉一人也寧以身受不韙之名而不以吾之名之故累天下也心普萬物而無心而有過與無過曷嘗較計於其閒哉若常人之知自好者則惴惴焉遠嫌疑存形跡唯恐天下以吾爲有過而他勿違恤矣故曰無口過易無身過易無心過難邵子正以語聖人之心也而其迹之有過無過不與也於乎此其所以爲聖人也然則未至於聖人者宜何如亦曰善事其心始學以人事爲大

論曰夫學何爲者也夫學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也道在天下如之何其冒之也以其有所統也於其所統者而究竟之則道不在天下而在我也何也我固有之也所謂自中出生於心者

也是道也皆人事也是故外人事以爲學者非學也外道以爲人事者非人事也外心以爲道者非道也邵子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其言引而不發蓋欲吾人反求而自得諸心也夫古今天下之爲學者多矣其從事於六學者亦眾矣然溫柔敦厚得諸詩疏通知遠得諸書廣博易良得諸樂潔淨精微得諸易恭儉莊敬得諸禮屬辭比事得諸春秋者能幾何人哉此王仲淹所以歎息痛恨於齊韓毛鄭之詩大戴小戴之禮九師之易公穀左氏之春秋也又其甚也學易如京房而流於術數學書如歐陽歙而甘於受賂學詩如匡衡而持祿保位學春秋如公孫弘而曲學阿世凡若此者皆其良心不存妄意爲學其所學者不過欲廣聞見工文辭甚則欲取青紫以榮身家耳而非真有心於爲學也是故徒事口耳而不反諸身心得古人之糟粕而竟遺其精神也此桓公見譏於輪扁而優孟終非真叔敖也不知六經者聖人爲治之迹也措之當時則爲事垂之後世則爲經所謂人事者是

也正吾人日用常行之道也皆發之於心者也聖人之心何心哉繼善成性與吾人均稟而同賦者也聖人能勿喪耳聖人惟其存是心也是故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是故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何也心爲身本身爲家本家爲國本國爲天下本也然則吾人之爲學者舍人事固無所於學而舍是心亦將安所從事哉蓋必存吾湛一之體虛吾明覺之常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事物各循其則舉措張弛各得其當凡眾之動務求吾心之安而後已焉吾見不必求於章句之末滯於文字之閒也將自從容默會於體驗力行之中超然自得於意言象數之表溫柔敦厚而不愚吾心固自有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吾心固自有書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吾心固自有樂也潔淨精微而不賊吾心固自有易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吾心固自有禮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吾心固自有春秋也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變動不居惟其所適而不

爲典要者也苟學而不於人事滯於人事而不求諸於心而惟辭章句誦爲尙割裂裝綴爲務則盡信書不如無書而假聖言以文姦者固不必言已雖爲聖賢之學者亦任其一偏之氣而各以其意求之如謝顯道謂聖人爲擇堦楊中立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如此類者豈可以一二數耶是故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者仲尼不謂之多而事君事親賢賢交友者子夏必謂之已學也舉史書不遺一字者明道謂之玩物喪志而每見人靜坐則歎其善學也嗚呼觀此益可以知爲學之大端存乎人事盡人事者存乎其心也雖然讀易而韋編三絕誦詩讀書而尙論其世聖賢固未嘗舍經典以求人事也特孔孟之心則純乎天地之心而不雜以己意故化裁神明之下自有冥契默會之道而大聖賢所以獨異於眾人也或者謂邵子之學主於數而心學非其所事也噫不然康節先天之學也先天之學固心學也天下豈有理外之數哉故其言曰萬化萬事生乎心也吾嘗爲之說曰學以人事爲大人學以心

爲本

孔子惜繁縷

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也聖人有心於天下故遂有心於天下之禮而嚴爲之防禮不乖而天下之分定分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且禮之義何始乎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禮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於乎斯禮也天實爲之也所以正名分一制度而紀綱天下維持人心於不壞者也自夫斯禮廢而天下始多事矣不然仲尼何取於繁縷而惜之益繁縷之爲物雖小而禮之大體實於是乎在而君侯卿大夫之等自有不可紊焉者也是則繁縷非物也禮也禮不可假借而繁縷可以輕與人乎繁縷而可以輕與人則車服弁冕之章宮室輿臺之度先王何以有一定之制也先王亦誠知夫天下後世將必有越禮犯分之人滅天常亂人紀而其漸不可長也是故舉其責而歸之於吾身因天地之高

卑卽人心之秩敘而列貴賤相形之等品節限制有不可以毫髮僭差者先王之制禮何嚴也非先王之禮之嚴也禮之體本如是也今夫武夫悍卒至勇也奮挺而起撫劍疾視自以爲天下莫能當者然而覩冕旒則知敬過宗廟則肅然者蓋等威之所加自有以抑其猛戾雄狼之氣不自知其降心而率服也是故平王東遷姬籙如綫而猶爲天下之共主晉武盛強而六章七章之衣猶必賂王而請命此固其禮之在人心而亦其勢使然也向使禮非其禮則體之嚴者已褻而人將玩之而何忌憚之有吾見禮於是乎無權矣夫天下之人之眾情欲相攻屈伸相感而帖然不敢貳者以有禮也禮之權不行於天下則人人得以縱恣而刑罰不足以懲有罪兵革不足以威暴亂天下之禍方日相尋而莫知紀極矣夫子生值衰周目擊時事告朔惜一羊之亡春秋謹六羽之獻而大夫之命車不與夫慟哭之顏子者其爲世道慮名器惜也曷嘗一日而忘情哉或曰繁纓不可以與人矣而魯得以獨用天子之

禮樂乎嗚呼此非成王伯禽意也魯之未失也夫子魯人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而夫子亦若之何然觀其書禘書郊則旣明有所不滿矣是亦惜繁纓之意也

臣子執威權未嘗無禍

吾嘗觀古昔人臣之事其君也君曰是臣曰非君曰可臣曰否是非可否與天子爭於一堂不少遜避而天下蒙其福後世頌其功與德者何也以道事君而已不與也固不知所謂威權也亦無嫌於威權之執也是故君不賢則放之及其賢則反之廢興由已天下未聞有如此之事也而伊尹則爲之東征三年誅其至親流言一興遂避居東土進退由已天下未聞有如此之事也而周公則爲之是伊周之威權何威權也嗚呼苟利社稷違恤其他伊周之心如此而已矣雖若由已而實則臣道之當然也已無得而與也蓋鼓天下之勢存乎威幹天下之事存乎權無威無權孔孟不得行其所學而況於其他乎是威權未嘗禍人也有意於執之者之

自詒其禍也惟有意於執之則招權市寵無所不至賞一人也不
曰君之實而曰賞之自我罰一人也不曰君之罰而曰罰之自我
徒以張一時之氣勢以駭庸夫俗子之觀聽而不知其禍有不可
勝言者矣此漢霍光氏所以不旋踵而子孫無噍類也書曰臣而
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必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此之謂也許魯齋之
言其有自哉不寧唯是書曰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禮曰善則稱
君過則稱己是功與德亦不可執也雖然人臣者亦唯竭其忠以
盡其道而已矣若又惴惴然唯計一時之利害禍福而於軍國大
政輒避忌而不敢毅然爲之而卒以償天下之事則人君亦何所
賴哉嗚呼此爲臣之所以不易也

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會試作

聖人感天下而天下無不應者亦唯奉若天道而已矣天之道何
道也心普萬物而無心者也聖人之道何道也情順萬事而無情
者也無心何以能普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因物付物而天無

與也是非無心也無私心也無情何以能順事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以事處事而聖人無與也是非無情也無私情也情統於心
者也無私情是無私心也是聖人之心一天之心也而其化之公
也神也一天之道也皆本之乎此心者也聖人何心於化哉善事
其心而化之成自莫之爲而爲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今
夫天下之大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
齊聖人以身爲之大君欲其帖然服恬然順熙然各得其所
而與天下相安於無事相忘於大同斯亦若甚難者不知天下雖
大而生人之類其大分不過有二焉曰善與惡而已矣夫人之情
應感起物而動固無有常而其大端亦不過有二焉曰好善惡惡
而已矣聖人在上雖一日二日萬幾而其大政亦不過有二焉曰
賞善罰惡而已矣賞罰者政也而所以賞罰者存乎其善與惡也
夫善與惡曷從而辨之存乎吾之一心也吾苟不以天之心爲心
則不公不公則不明不公不明則善不知其爲善也惡不知其爲

惡也善者未必賞而賞者未必善也惡者未必罰而罰者未必惡也又其甚也知其非善而以私喜行賞賞僭而人不知所勸矣知其非惡而以私怒用刑刑濫而人不知所懲矣豈惟不知所勸懲哉賞及淫人則惡黨縱肆罰及善人則善類消亡而民生之顯禍家國之隱憂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安望其成天下之化哉夫人君擅一國之生殺予奪而治亂安危之所係也其賞罰無章顛倒悖謬一至於此豈其好惡之性與人殊哉失其本心之良故也惟聖人之心則渾然天理湛然虛明方其存也未發之中一鑑空衡平之體也及其發也中節之和一鑑空衡平之用也人有善焉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雖或有五服五章之不同亦莫非因其等而異其賞聖人固不得而輕重之也有惡焉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雖或有五刑五用之不同亦莫非因其等而異其罰聖人固不得而出入之也故曰天命有德言德在所當命而命出於天非聖人之命之也天討有罪言罪在所當討而討出於天

非聖人之討之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之謂也夫火在天上明之至也明生於公者也神也化也皆由此其出也本之於心術之微而措之於事爲之著端始於居室之近而風行於裨海之外惟無所賞賞則天下皆知所勸而樂於爲善是恩及於賞之所加而勸及於賞之所不加也然其所以勸也聖人不得而知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惟無所罰罰則天下皆知所懲而憚於爲惡是刑及於罰之所加而懲及於罰之所不加也然其所以懲也聖人不得而知也其人亦不自知也何也天下之人同一心也天下之心同一理也有一善焉不惟聖人好之而天下之人亦好之也不惟聖人賞之而天下之人亦欲聖人之賞之也有一惡焉不惟聖人惡之而天下之人亦惡之也不惟聖人罰之而天下之人亦欲聖人之罰之也良心之相感天理之相入氣機之相迎自爾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猶之天然陽一嘘而爲春爲夏則天下之物莫不以生以長而所以生長者天無心也物

亦無心也陰一吸而爲秋爲冬則天下之物莫不以收以藏而所以收藏者天無心也物亦無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故曰聖人與昊天爲一道也夫賞善罰惡者聖人之心之公也勸善畏刑者聖人之心之不忍也是故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善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亦知其畏刑也此又其體天地好生之德而收藏之幾固所以爲生長之地也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心而神化之所由以妙也然則未至於聖者宜何如亦曰善事其心而已矣蓋必敬以直內而存其本然之良則欲寡理明動靜內外自合於一賞罰自無不當也苟不知所本原而屑屑於政事之間則支離雜駁而逐於物矣尙何神化之足云噫此存心之學所以不可不講而君人者尤其所當急也

經綸天下之大經

爲王子浙江鄉試作

聖人所以立人之道者亦唯純乎天道而已矣而豈有所爲哉聖人無所爲而天下之道皆自聖人出焉一誠之默運也大哉誠乎

其天人之至神者乎其神妙萬物合一不測而不可以明言者乎是故聖誠而已矣天下之道亦誠而已矣誠則一實萬分充周不窮隨在各足聖人於其間不過自盡其誠而已矣因物順應各止其所遂若聖人有心爲之而聖人曾何爲哉故曰經綸天下之大經唯天下至誠爲能之也嗚呼知天下之至誠斯可與語經綸矣今夫絲棼然不齊也得其緒則理矣今夫網渙然無統也舉其綱則張矣此經綸之說也有迹指據而可措手足者也於此有物則焉爲天降之衷爲民秉之彝統之則爲心存之則爲性發之則爲情見之則爲行措之則爲事散殊而不可爲象恍惚而不可持循何以能經綸之也噫此固有幾焉端倪莫窺而受命如響非天下之至精不可與語此也日用不窮而流行罔閒非天下之至變不可與語此也寂然不動而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不可與語此也是故遂古之世淳龐物穆上恬下熙雖未有禮樂文章之設而天經不紊人紀肇立者何也有物有則而物物各循其自然也一

實理之散見而幾之自相通也固無待於經綸也迨夫風氣日開
僥僞旋作煩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譎相誕而情不應有博學以疑
聖者焉有矯情以任術者焉有緣飾矜高譎張立說以鼓眾者焉
若是者已則不誠而僞以率人遂無以感觸人之良心而適以起
其忿悁不平之念天下之達道遂榛蕪壅塞而莫之由矣無怪乎
彝倫攸斁而人紀淪亡也於是有聖人者出以斯道爲人之所固
有而不忍其日入於悖謬也教之爲父子焉教之爲君臣焉教之
爲夫婦焉教之爲長幼朋友焉而天下翕然從之以言乎父則慈
以言乎子則孝以言乎君則仁以言乎臣則敬以言乎夫則和以
言乎婦則順以言乎兄則友以言乎弟則恭以言乎朋友則信三
綱正九疇敘萬物太和而天下大經不啻絲之就緒而網之在綱
也聖人何以有此哉蓋天地之道爲物不貳誠而已矣聖人知以
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強之而純乎天道亦誠而已矣誠則精精則
鉤深致遠而有以察其幾誠則變變則參互錯綜而有以研其幾

誠則神神則兩在不測而有以妙其幾唯幾也是以能通天下之
志能成天下之務而大經之經綸也固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
矣何也降衷秉彝天道也一實理也人人之所共有也天則不
容僞誠則不可欺逆而施之則相悖而犯順而迎之則相說以趨
固理也亦勢也聖人以誠而經綸天下而天下亦以誠而歸聖人
此其天幾之相爲感而一誠之外無餘事也人見其合慈孝以爲
親而有父子之經合仁敬以爲義而有君臣之經合和順以爲別
而有夫婦之經合友恭以爲序而有兄弟之經合相與以爲信而
有朋友之經謂聖人能經綸之也而不知五者之倫固夫人之所
自有也聖人以誠率之而夫人以其所自有者而應之蓋莫知其
然而然者也向使夫人本無是經而聖人固欲經之綸之以作法
是強爲也將何所據而爲之向使聖人誠之未至而顧欲經之綸
之以示法是襲取也將孰從而信之是故必贊幽通明而後有龜
卜著筮之象也必識微盡變而後有書契章程之式也必理性協

情而後有詠歌鼓舞之節也必範圍曲成而後有權量尺石之制
法度禮籍之準也故曰聖誠而已矣誠無爲也而其有爲焉者迹
也而所以經綸者不在是也君子察此而有得焉則庶乎由子思
之言得聖人經綸之實而所以先立乎誠者自不能已矣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七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八

論三

高帝

夫儒者之道大矣大配乎天地小人乎細微明並乎日月幽贊乎
鬼神而河嶽之流峙民物之阜安者皆吾儒者之道爲之也高帝
固不學之主也而天理之在人心者則固未嘗泯也何至於儒者
而有嫚罵溺冠之事也此必非有人心者而後可也然觀其過魯
以太牢祀孔子而曠古盛典帝實始之至魯城下而聞弦誦之聲
則不忍加兵見四皓之衣冠則割戚姬如意之愛是其天德秉彝
之良而崇儒重道之一念固不因馬上之習而盡漸滅之也嫚罵
溺冠何至若此之甚也噫帝蓋英雄豪傑之資也其於當世所謂
儒者必有以窺見其微也蓋自孔孟之道不行於春秋戰國而一
時之求富貴利達者罔非乞墦登隴之徒以至於秦之季世極矣
是其所謂儒者道德不必論也必其一無所得漫無所知而罔益

於事功成敗之數者也不過竊儒之虛名冒儒之衣冠以自詭異於當世而求寵庸者也是故無以感動帝心而自貽其辱也豈獨高帝之罪也哉不然則智術如蕭張文學如隨陸亦儒之近似者耳而帝猶用之各當其才惟恐其不爲所左右也況進於此者而忍辱待之乎吾知其必不然也世之論者據其迹而不原其故乃遂議之曰高帝不好儒術而漫罵溺冠之主也誠如是也則鄙褻之辱何異坑焚之慘而帝亦亡秦之續也不仁甚矣其能五載而成帝業耶故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或者曰昔人有言致士自隗始其人雖非儒者夫既儒其衣冠則亦宜尊禮之以勸來者不然猶當爲名器惜也何爲待之若斯之甚也噫翁受敷施顧名思義帝固非其人也吾固不以是而厚望之也吾獨惜夫帝猶有崇儒之良心而當世無真儒以爲之用也

文帝

余少讀賈誼傳及誼所著新書見其陳說治理具儀法識要奧崇

言竝議諸可見之施行而文帝謙讓未遑未嘗不謂帝之志識淺陋不能脫徒流俗而坐失機會遂至賢者不獲自盡而無以爲文飾太平之具嘗著賈誼論以惜之及反覆遷固帝紀而統觀漢之國勢則又歎曰嗟乎帝之意深矣漢興至文帝時僅二十餘年兵革甫息創殘未起中經惠帝昏弱呂后擅權國家多難民物殷憂譬諸人之一身雖膚革充盈而神氣未固若不事服食而遽以筋力爲禮鮮不仆矣帝唯有見於此是故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雖心知其然而不卽措之政令頒布天下者蓋誠以爲天下又安則教化可興而人心和洽將禮義自著苟爲之無本行之無序游心廣大改革張皇未免擾天下以飾一時之觀瞻其名則是其實則非而人亦將有弗信弗從者矣又安用此爲哉吾惟與民休息而志慮專一精力不分則天下之疲敝庶其有瘳而誼之所陳者以次而舉亦未晚也此則帝之意也史稱其議振貸省繇費開籍田賜民租勸樹藝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將

軍陳武議伐南越朝鮮則曰朕念不到此匈奴侵暴邊境則曰結和親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凡若此者無非所以惠養天下也是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雞鳴犬吠煙火萬里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其於古帝王雖未敢妄議亦庶幾乎食哉唯時政在養民之意矣及觀其眾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恥之風誼之所言後皆遵用惜乎誼之早卒也誼不卒則絳灌東陽馮敬之屬恐終不得而忌之而任以公卿帝必將遂其初意也惜乎誼之早卒也嗚呼若帝者可謂識先後緩急之宜者矣

武帝

夫兵者先王不得已而用者也不得已而用則王得已而不已則亡不得已而已則弱弱則窘窘則削削則雖未至於遽亡而亡之形已見矣亦必亡而已矣故曰教管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良有見也武帝之用兵其得已而不已者乎其不得已而用者乎吾嘗觀漢之世矣國勢雖定裔戎日熾高

帝被圍白登呂后受書狂悖文帝時則又侵上郡入蕭關殺都尉候騎至雍甘泉當時歲致金繒動捐子女者豈樂與犬羊相結好哉誠以天下新去湯火物力未豐委曲遷延以徐觀其時勢之可爲耳迨至武帝當文帝惠養之後粟陳貫朽將勇兵強而匈奴又數犯邊境今日入上谷明日寇鴈門今日殺郡守明日殺都尉而一歲之中烽火殺掠之警無日無之于時猶不大張國威以興問罪之師則日示之弱而豺狼無厭之求必且重貽他日之禍矣此正夷夏盛衰消長之機漢家安危倚伏之會也帝於是制詔公卿博議命將一時衛青霍去病李廣公孫賀之屬用之各當其才征伐四出所向成功自是匈奴遠遁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以致幕南無王庭而累世之恥得雪中國之威日壯雖以成哀之世單于烏孫猶且稽顙來朝廷至光武初立尙閉關以謝西域皆帝有以震之也世儒徒見其登封巡幸之舉柏梁承露之作紛紛不已遂併其征伐之事謂之窮兵黷武而以秦皇漢武並稱亦過

矣誠使其用兵果不當於人心而窮贖如秦則雖有輪臺之悔秋風之悲寧能免哉噫此吾於宋真宗澶淵之役恨其不能一決遂致後嗣之播遷而梯山航海此實爲之濫觴也

宣帝

人君之於天下當虛心以爲之而已無與焉斯得矣夫人惟有已則心弗虛心弗虛則蓄疑逆防而撫世酬物遂失吾順應之公日延月蔓積微成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固夫人皆然而人君爲尤甚以其所制者大所握者重也吾觀漢之宣帝史稱其厲精圖治綜核名實蓋志於中興者也而霍氏之不終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令人環顧自危周章沮喪而漢之元氣實因帝以索其所爲慘刻何至若此之甚哉始於心之弗虛也蓋帝長於民間少經危難一旦受璽纂圖爲天下君而目擊昌邑之廢立躬被大臣之威權幽懷隱衷有不能一日釋然者觀其褒賞霍光贊揚功德幾不容口益封食戶金錢繒帛奴婢輿馬甲第侈擬王者族屬子壻

咸極顯榮而帝且斂容虛已諸事皆先關白此其情何情哉春秋謂鄭莊公之於叔段如二君然亦未至於此則其所以族光者蓋不待張敞之疏徐福之書而可知也矧趙蓋韓楊皆以功名顯一時威望懾權貴而廣漢延壽則又光所汲引者讒言一入而身受極刑無怪也何也帝之意以爲天子廢置出自臣下則威福下移將不知其所終矣惟殺戮一行則人知自保而作威作福惟上專之不知善人天地之紀而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縱不能愛惜亦宜罰當其罪詎可先意以逆之而過爲虔劉之慘耶霍氏專權翦之似不爲過而養惡滋蔓待其自斲帝實有以致之其諸廣漢諸人不惟當時吏民之稱冤代死者動以千數而百世之下讀漢史者猶爲之扼腕哀平短祚議者之言夫豈過哉亦天道然也雖然帝亦有所受之也觀其嘗語太子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然則其貴許史用恭顯殺大臣者豈亦高帝溺呂氏寵閹儒殺韓彭之故智歟世儒至謂宣帝開三大釁此則非所以論帝也

季札

吾生延陵之鄉聞父老侈傳季子讓國事未嘗不想慕其清風高節以爲古之賢人君子也或曰賢則賢矣惜其讓國以階亂也始竊疑之及讀胡氏春秋至吳子使札來聘之傳乃知或者之言自康侯發之而前此未有也嗚呼是果仲尼之旨乎哉吾不敢知也仲尼之稱夷齊也曰求仁得仁吾則謂季札當日之事正與叔齊相等埒孤竹之立齊壽夢之立札其承父命一也齊之遜伯夷札之遜諸樊其重天倫一也皆求所以遂乎其志者也何也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而後有立嫡以長之制此蓋先王順人情合天理已亂息爭之大道也是故爲之嫡者苟不至於大無道而足以亡國覆宗不可易也況諸樊以札之賢而亦欲致國於札此又未可以常人論者札之不當有國也亦明矣因是而傳國以嫡則以次相承而亂原不庶乎其息哉是札之讓也正所以已亂也若曰兄終弟及亦禮也是言兄弟之無後者也否則如太伯之去而不返否

則如伯邑考之繼承弗類要之不可以爲常也此武王崩成王立周公雖賢聖而僅居冢宰之位也光唯弑僚故以札宜有國爲辭而仗義執言以讐服吳人耳姦雄之窺竊大抵然也未可據以爲信也札果立則光又肯但已乎餘祭夷昧之立光尙少也至僚之時而光之有國之心則有未嘗一息亡者觀其乘閒而發可知已矣是吳之亂理勢之所必至也縱不在僚亦遲速閒耳杜元凱曰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嫡是亂由先人始也此之謂也不究其原而歸獄於札札其可以承領乎康侯知札之賢而惑於春秋名札之旨故其爲說如此竊惟春秋之作內夏外夷其大防也書名書字書爵書人其凡例也故外國之使率以名書吳自申公巫臣之來始通於上國蓋禹貢之所不及春秋之所不錄者也札雖賢夫子雖賢札其肯以一人之故而壞夷夏之防乎其例於秦伯使術楚子使椒也夫復何疑若其所以賢之者則固有在也觀其一則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一則曰延陵季子之於禮

也其合矣乎夫禮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禮云禮云可以歸諸讓國生亂之人乎吾見其必不然也吁夫子在夷齊則曰仁在季札則曰禮禮亦仁也是又可以知孤竹壽夢之命不可以公私論也如以公私論則從治命不從亂命而伯夷之讓又非矣嗚呼知此可以得春秋之旨矣可與論札矣

石奢

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以不受令自刎而死薛子曰殺人非攘羊類也言之可也竊負而逃不言可也言之而王赦之斯訴然矣必自刎焉將遺父母令名乎

張良

智哉漢之子房也其他或可能也其功既成爲韓之心既遂而託赤松以長往者不可能也何也富貴非吾願也而欲富與貴者夫人之同情也況高帝又多欲之主而猜忌特甚者乎雖其知人善任使而於英雄豪傑之士其防不已也良尤其素所忌憚而畏服者彼其前日運籌決勝閒關百戰而今日一旦舍萬戶侯封而去此豈近於人情者哉而帝肯信之乎帝不信則良不能去良不能去則爲韓之心無自明而保身之智窮矣唯託於神仙則帝必以良之所欲尤有甚於我者不然則其精神意慮鼓舞已倦而惑於妄誕者也良之去無能爲也已帝於是釋然而春秋復讐之義大易知幾之智子房可以兼得之矣是雖不免於幾權之用而亦君子之正術也此伊川所以謂其有儒者氣象也彼史遷以爲真若有鬼神怪物然者而世遂以赤松之託短良此固無足與議而其但知良之明哲保身而不知其用智之善者亦淺淺乎知良矣

賈誼

人君之任相也以賢乎以次乎必以次也則庸夫俗子漫不可否天下事而苟延歲月者皆可相也如胡廣蘇味道之徒是也必以賢也則深山窮谷不問其類崛起而能經綸參贊者皆可相也如伊尹傳說之徒是也然則人君之任相也何爲也將以大有爲也欲大有爲於天下而以次任相則何取於相哉由是言之信非賢不可也吾少時讀宋蘇子瞻文至其論賈誼者有曰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之不能用漢文也深信其言甚爲賈誼惜也乃今讀漢史所紀誼行跡及誼所自著新書乃始歎曰嗟乎非誼之不能用漢文也實漢文之終不能用誼也誼於伊傅固未敢妄議要之良相才也漢得若人而用之則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與他政事悉更秦法新書所載必見施行而漢之國是必不止是也夫何每詔令議下諸老不能言而誼盡爲之對於是絳灌東陽馮敬之屬忌而短之而長沙卑溼乃其卒老之地矣嗚呼年少初學果不可用也阿衡良弼固方起於耕莘築傅者也年

老舊臣果皆可用也中庸模稜固祿食久而更事多者也故曰信非賢不可也惟其賢也老可也少可也舊臣可也初學可也書稱老成人而又曰任官惟賢才詩頌三壽而又曰髦士攸宜正謂是也當時將相大臣如絳灌之屬可當老成三壽矣通達國體如賈生者顧不得謂之賢也才也髦士也而可乎漢文誠虛心以聽之排眾譁以委任之則治安一策固其先資自獻之言也若曰立談之間不得遽爲人痛哭則畎畝幡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何爲者也況廷尉一薦而召爲博士則孝文之於誼又似有相信者君也而非未同之人也人臣見君之初而不盡言言而舍所學以徇不幾於懷詐挾術以欺其君如商鞅之爲乎是殆未可疵誼也不責漢文不能爲湯爲高宗而曰生之不能用漢文不責漢廷大臣不能休休有容而欲誼之優游浸漬而深交之斯亦難矣馬遷傳誼而合諸屈原嗚呼原也忠則忠矣其志其才果誼班乎雖然誼不必深論也誼一不用豈惟誼不復振而漢遂因陋就簡吾於

是深慨夫世之論相者與夫以才見忌而忌人之有才者獨孝文
哉獨賈誼哉獨絳灌諸人而已哉
疏廣疏受

人臣之事君也有可去者有不可去者何謂可去道不合志不行
而無與於國家之理亂者可去也所謂一辭而退以遠亂也何謂
不可去委之專任之重而有關於君德之成敗者不可去也所謂
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漢之二疏位在師傅責在輔養太子而父子
受朝廷之知遇其可去乎其不可去乎稍知君臣之義者必有所
輕重於其間矣顧以宦成名立爲榮後悔爲懼一朝移病去其自
爲謀則得矣如吾君何如太子何如朝廷天下何廣旣爲師傅則
亦嘗讀書學問者也獨不聞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
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伊尹之復政厥辟必待於處仁遷
義之後而咸有一德猶惓惓焉不然則顛覆典刑吾之責也可去
乎哉周公明農之志起於基命宥密而洛邑之告成然挽留召公

則有累數十言而不置不然則幼冲有過盍撻伯禽雖三叔流言
而不去也若曰周公親親之道當然也而伊尹之進固莘野之耕
夫也何爲其然也語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伊周之心爲吾君與
天下也孝元年十二能通孝經論語正蒙以養正而山靜泉清之
會也況於廣受之歸而知餞贈之禮則又知師傅之當尊而可與
有爲者也未可謂吾君不能也使廣得教世子之法而能早爲之
所則望之之下獄恭顯之擅權必不見於初元建昭之年而孝宣
之業亦不衰於繼世之後矣奈之何其去也若曰帝王子孫稟異
於人而幼冲之年已可概見則太甲成王固帝王之子孫而神明
之胄也而顛覆而有過而何以卒爲守成之令主也吁疏廣之父
子縱不去吾固不敢以伊周之事業望之也吾獨恐夫孟堅明仲
之說行而天下後世之爲身謀以後其君者得以藉口也

王通

今天下三尺童子操觚染翰輒能病仲淹者謂其續經之僭妄也

然則經終不可續乎經不可續則通之罪信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如有道焉則吾不敢隨人而談笑也昔人有言曰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既亡道在六經斯言也若泥而求之方道之在聖人也則不復在天地也既其在六經也而後有聖人焉則又將不復在聖人也吾則謂斯道也未嘗一日亡也無閒可息也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通程子所謂隱君子也固未至於聖人也而較之愚夫愚婦則不啻什伯焉者也道固無不在也況高隱龍門篤志經術未可謂非知道者今其所續經不少概見使其叛道亂德固無足取若止以經不可續而病通則天下後世將無一可爲者而聽斯人之日賢買焉莫知所趨也隋何時也自書亡於秦火附會於漢儒迨晉清談盛而老莊之說蔓延於天下以至於隋極矣時豈無豪傑之士哉靡靡焉日入而不自知也通獨有見於聖經而取以續之續之也者尊之也尊之也者信之也朱子嘗取程子之說以補大學格

物致知之傳而序之曰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人之稱朱子也亦曰綱目繼獲麟而作然則謂通爲僭且妄者其亦將果於非程朱也況其居家不廢周禮而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其有志三代之英而惓惓於當時者可想也自時有仲淹而聖人之言遂稍稍傳播於天下仲尼嘗曰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於乎通殆宗仲尼者也高文武宣之制錄秦誓也曹劉沈謝之句述歌謠也曹褒荀勗之禮樂不可望夷夔也然則世無其人則禮樂終不可興乎此延陵之禮武城之樂夫子所以願見而樂聞也褒勗固非季子子游之比然因是而講求之亦存羊之意也於乎夫子生於周末故詩書所載春秋絕筆僅止於是使其生於今日則將舉漢唐宋之故事而漫不加之意乎吾見亦必有以品節刪定之以詔萬世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孰謂經終不可續乎孰謂後世終不可爲唐虞三代乎噫此吾於世之病仲淹者而重有感也

韓愈

夫文者根柢乎道者也天下固有畔道之文矣文而畔道雖一二言而止吾亦病其多也苟於道有發明焉則雖累千萬言而不足也退之有見於道而長於古文辭有所得焉輒於文焉發之蓋將以明道也世之論者見其文之富而又不畔於道也則謂因文以悟道延至於今之論者亦曰退之文人之雄耳嗚呼退之文人而已哉道可以因文而悟哉今夫水必濬其源而後流可長也今夫木必培其根而後枝可達也今夫文必造乎道而後其言裕如也世亦有因文悟道者謂其觀乎人文而繹其旨者也如季札觀周樂而語其盛德之蔑以加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者此所謂遡流而窮源緣末而探本者也非謂其爲文而悟道也如曰爲文而可以悟道則先秦兩漢之文人如鄒衍李斯鄒陽枚乘馬遷班固輩其著書皆不下萬餘言者也何獨不能如愈之悟道也爲是說者正猶截木之枝而曰吾得其本汲水之流而

曰吾得其源有是理哉且愈之時何時也愈之言曰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間是可以知愈生其時理學晦蝕而前無所因後無所襲也愈獨起而高談性命排斥異端自今雖經道學大明之後取其文而讀之其道德仁義之言炳如也固無甚悖謬也非其深造自得有不能及此也閒有瑜不掩瑕亦宜有以諒其時矣豈可以文辭之故而遂謂因文以悟道哉而遂止以文人目之哉論者謂後人以文辭之故推尊退之吾則謂後人以文辭之故掩退之之造道也吁隋有文中子唐有韓文公皆賢儒也言理學而舍斯二人者非公言也

蘇軾

今之論子瞻者不曰異端雜學則曰未敗之荆公也嗚呼子瞻之在當時其政事其文章蓋以吾儒爲歸而汲汲欲有爲於天下者也略見施行而軍國之事因之以就緒者已大有可觀而非庸眾人所及出知方州而民皆繪像祀之此其學術之不足以亂天下

也亦明矣但其旋用旋斥而弗克究其所施以終厥志耳志既不終而又使之蒙亂天下之名吾恐子瞻不若是之甚也荆公之是非吾未及論而子瞻則有荆公有爲之志而又濟之以通融者也若其理學之未融徹則儒之未純者又奚特一子瞻爲然哉大抵責人不可不嚴論人不可不恕孔孟待人之家法也孔子曰攻乎異端而問禮問官則又及於老聃鄰子之徒孟子闢楊墨爲無父無君而又曰歸斯受之此孔孟大公至正之心雖於異端曲學而取用汲引猶惓惓也子瞻其果老聃楊墨之徒乎特以叔孫制禮之言逢怒於伊川而二氏門人遂相攻擊至有洛蜀黨之分此其血氣用事子瞻固不能免而亦當時呂陶輩不能盡事師之道也以是之故而遂如論者所指以沒其平生吾恐伊川亦所不忍也雖朱光庭賈易輩亦未有若此之甚也子路以正名爲迂而司馬君實平生最不喜孟子據是而以由不得爲賢人光不得爲君子而且擠之於楊墨佛老之列其得爲尙論之公平故吾嘗爲之說

曰蘇軾宋之賢臣也儒而未純者也取其合抱之材而不計其數尺之朽則子瞻亦可爲經世者之法也

王安石

士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也莫先乎其所養也養之至則有以克其氣質之偏而盡物情屈羣策天下之事將無不如吾志之所欲爲矣故曰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否則雖其志欲爲其才能爲其時可爲而有不駭於安常習故之聽者幾希故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嗚呼此吾所以深惜於介甫者也介甫何人哉振古之豪傑也方其出也將以堯舜其君也將以堯舜其民也究其志直欲親見周禮郁郁之盛舉宋室於三代之隆區區漢唐雜伯雜夷之治孔明魏鄭之臣蓋未嘗一注念者此其志何志哉皋夔稷契乃其所自任也及觀其試於常而天下仰望試於鄞而至今便之此其才足以副乎其志而要非謔口說者矣舉而措之天下宜無難者況乎以神宗有志之君而委之專任之重此

尤千載一時也雲龍風虎之相從不是過也夫何法制一立而朝
議沮之天下怨之後世嗤之譏訕笑流布汗竹以至於今之溺
舊見主先入而不原其情者亦罔不裂眦而羞稱之是亦非有惡
於介甫也據其當日之迹真有以儼天下之事也噫介甫初欲爲
何如人而乃今一至於此也良由其涵養之功未至而偏執以成
性也甚哉偏之爲害也惟任己之見逞己之長而以爲天下之人
莫已若也此所以拂天下之心而忌且毀者叢集焉以利其敗也
不知吾實非聖人也焉能事事之盡善乎旣不能事事盡善而忌
且毀者又從而乘之由是所行一不得其當所任一不得其人而
吾以一身處於朝堂之上而散處於天下者莫肯平心易氣以推
行其法而弊因以滋將以治天下適以亂天下蓋理勢之所必至
也向使其畱意於身心研窮於物理予以克其氣而矯其偏積誠
以動物從容以俟時集眾思廣忠益而吾於其間若大匠之處羣
眾中而呈工獻技者執繩墨而短長之則人心必服輿論必歸而

施爲舉措夫然後可以遂吾之初心也程子曰有關雝麟趾之意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奈之何有其志有其才有其
時上不得爲皋夔稷契次不得爲韓范歐富而成茲一王介甫也
故曰士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也莫先乎其所以養也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八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九

禦寇論

甲寅五月作

薛子既謝浙江學待次家居值海寇陸梁直抵蘇松以及於無錫所在傷殘不勝慘酷奔播中為著禦寇論八篇乃若足賦募兵修艦備器一切用兵之事則固有任之者矣不著

正名

昔之行師者必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言當揭賊之名以示人俾皆知其為某賊也又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言當示吾之出兵將以討某賊也斯其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而賊將無所逃遁矣今海寇之深入吾境也殺掠焚蕩之慘自昔所未有者也彼固以倭為名而我亦以倭名之是墮其計也不謂其非倭也蓋實我中國之賊為之主謀嚮導引致倭夷以為之助也惟以倭名則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無虞曰今茲之寇是倭也我無預也人亦曰是倭也彼無預也於是金帛財貨得以捆載而歸雖白晝

大衢之中人所共視而莫敢誰何矣若指其名而播告於上下遠邇曰今茲之寇是某某也引倭以爲之黨也人自必知之曰某倭也是某賊爲之主謀也某倭也是某賊爲之嚮導也則義士烈士皆知所效忠宣力而奮然斬獲無回惑顧盼之慮矣彼賊亦豈得肆無忌憚而室家族戚偃然處於無事之地哉正德中盜起東海則指其名爲鄧茂七施天泰盜起文安則指其名爲劉六劉七盜起蜀中則指其名爲廖麻方四國昭連坐之刑人懷敵愾之願遂不旋踵而底定今乃概以倭爲名而不偵謀其姓名爲何人所以無賴惡少恣溪壑之欲以苟朝夕之生者多斷髮跣足以趨之恃以倭名而莫之覺也不然則雖禽獸亦有煦嫗啾啾之情者肯不顧親屬而甘蹈誅夷之法耶是賊之名當急爲偵謀以昭示於人庶名著惡彰而人知措手賊黨亦自知畏避而或有渙散者矣此非出兵之緩務也若彼此相蒙而必以倭爲名是亦必有說焉吾固不得而知之矣

守險

古稱王公設險以守國夫所謂險者豈城郭溝池云爾哉易曰地險山川邱陵也是故洞庭彭蠡河濟太華孟門太行伊闕羊腸青泥棧道皆古之所謂險也嗚呼是險也夫人之所共知也抑孰知有至順而實至險者乎今蘇松之地平坦沃饒若至順也而三江五湖經緯上下支河派瀆流漫其中陸行則車馬阻於橋梁水行則舟楫虞於淺澀非如平原曠野可以縱橫馳驟也非如長江大海可以漂蕩出沒也誠於白茅許浦福山古湫諸凡通江沿海處所旣非運河又非驛道苟不爲捕魚采薪諸儉言邪說所惑俱置椿藉草壅遏各數十里則倭夷海寇雖號稱姦黠乘彼雙桅巨舟豈能飛渡縱使舍舟登陸而經橋斷港必難連絡而進自可制挺以禦豈得入我蘇松肆爲殺掠若目前之慘毒邪今舍此易簡可守之法聽其入境而集不教之民與戰正昔人所謂驅羣羊而格猛獸輿尸之凶不占可知也顧又厚集丁夫博斂芻粟區區各守

一城而鄉閭村落恣其焚劫此之謂城下之恥豈古人守險之義乎我聞之諸侯有道守在四封四封者沿海諸處是也昔李特么麼小孺子耳入蜀而歎劉禪爲庸才以其有蜀之險而爲鄧艾所破也今吳之山川與蜀不同而其險可守義實無二幸勿爲李特所笑可也

敕法

夫法者天下所公共者也固一定而不可易也然其初亦緣人情而制之酌時勢以爲重輕者也故先王或用輕典或用重典未嘗執一以施之也今強寇日熾肆無忌憚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實因承平日久用法者類多寬厚殺人于貨者雖三覆五訊情罪輸服亦不卽加誅往往老死於獄甚至夤緣而出者亦或有之唯是惡少玩視以劫財爲良圖以殺人爲豪俠萬一破露卽以囹圄爲戲場以桎梏爲玩器而恬不知畏也又其甚者則又鄙此輩爲穿窬而恥與儔伍故遂結黨連類跨海招夷屠城掠地重爲目

前之患矣當此之時若又襲故蹈常拘文泥比則生靈旦夕之命欲其少延時日不亦難哉夫先王制刑非以殺人也將以生人也是所以生人者必殺有罪方能生無罪也若有罪者不死無罪者其能生乎故曰辟以止辟蓋謂此也辟不辟其能止辟乎諸葛亮之在成都張詠之在益州消姦化宄而道不拾遺者用此道也況目前之寇豈止姦宄而已哉斷斷乎當敕法以莅之也

作氣

天下之士其強弱勇怯豈大相遠哉顧其氣有充餒耳氣充則寡固可以敵眾氣餒則眾不可以敵寡光武能作士氣遂以六千人而敗王尋等百萬之師符堅不善振作而喪其氣故雖百萬之眾不能當東晉之三萬曹操恃其三十萬眾而敗於呂布及歸許而作其氣也遂能以二萬破袁紹四十萬之眾是士氣之不可不作也明矣今寇至而兵民不前及戰而輒爲所敗者豈其無是非之心哉豈其無長上之心哉豈其無父母妻子之心哉惟無以感發

其心則視一身之死生爲重雖父母妻子且有不暇顧者安望其辨是與非而親上死長哉誠諭之以大義示之以至情體其苦樂同其榮辱則自知我順而寇逆而長上之當親父母妻子之當保一身之死生置之度外而不恤矣夫既置死生而不恤則其氣自倍而一可當百十可當千矣然猶未也厚其芻糧時其勞恤聽其便宜寬其文法若其斬獲既多就有所失不問也若其設意本是就有所誤不問也故穰苴欲申軍法雖莊賈爲君之寵臣亦戮之而不顧而其君亦聽其戮而不問李牧破匈奴十餘萬騎雖曾以數千人委之而誘其來而其君亦不過求於牧蓋皆作其氣而唯恐摧折之也矧爲將領者而可以索士氣乎士氣一索則眾皆解體此最今之禦寇者所當熟思而審處也

虛心

天下之事變無常而寇盜之險譎尤不可以一定測君子之心貴乎常虛而於用兵之際尤不可以恃一己之見故必人之心思盡

爲我用則我之謀慮無敵於天下矣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苟自用而不用人則雖有逸羣之才高世之見而千慮一失吾未見其能濟也譬諸器焉虛則注滿則覆此自然之理無足怪者夫逸羣之才高世之見且不可恃矧可以勢位加人而是已之非遂初之繆蔑視羣策漫不究心乎昔田忌以公子之貴韓信以大將之尊勢位固莫加焉而其才與見則尤所謂逸羣而高世者也然於則足之孫臏償軍之左車汲汲焉師事之不遑而卒成伐魏之功肇興漢之業者凡以其心之虛也向使其心不虛而自滿則以如是之勢位而且有如是之才之見其視二人不過刑餘就縛之輩耳鄙賤孰甚焉縱其有言且不見聽矧肯極其尊禮而求之懇切問之懇懃若是耶由是觀之惟其濟吾之事卽當不問人已不分彼此縉紳之言可采也介冑之言可采也道路芻蕘之言可采也亡卒敗軍之言可采也故曰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如是而寇不滅功不成者吾未之見也

論功

古稱上將無功其次莫如戰勝夫以無功爲上者非無功也消敵於未形弭變於方動無兵革餽餉之擾無爭戰殺戮之慘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曰上夫以戰勝爲次者非不欲勝也不能消於未形不能弭於方動臨敵應機乘變取勝然兵凶戰危不無虧損所謂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曰次我蘇松之境雖云平衍然陸則溝澮阡陌水則湖陂塘蕩支迴派繞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所謂伏至險於至順之中初非用武之地也昔卻克欲使齊人盡東其敵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今畎畝縱橫旣不盡東而又隨處皆爲地網不謂之至險者乎誠於江海入港諸處椿塞戍守而又密訪姦細之爲嚮導者盡眞之法則海寇豈能深入而江南之地可以不煩戰鬪而宴然矣此功之上也若不此之務聽其入而肆爲殺掠然後徐圖戰勝以爲功吾恐非計之得亦非功之上也

固本

往余在京師會諸士人論學之餘輒卽論兵凡山川虜勢土馬城堡將領糧餉事機權變紀綱法令之屬咸能建議俱各成章而天文輿地圖說亦若靡不究心矣及庚戌之秋虜眾犯我都城則相顧錯愕無能爲驅逐之計幸其志無他唯在搶掠飽欲捆載迤邐而出余切恨之是冬外補道經涿鹿河閒詢之父老咸稱虜雖強眾中國遁逃什居七八民則困於有司之徵派軍則苦於債帥之誅求妻孥凍餒不能聊生輾轉死亡莫爲軫恤故甘心異類北走匈奴爲其嚮導耳當事者若能少寬一分則彼雖禽獸誰無懷土之情而沿邊諸處自將鼓氣奮勇以保家室人人干城可不煩九重北顧之憂而虜人不敢南牧矣余因重有感焉惜心無窮而分有限不能爲之所也迨歷浙東見倭夷大作揆厥所由亦緣沿海窮民爲輸將所迫始則投勢要以通番繼乃邀番人而入寇與西北事情如出一轍乃知昔人繭絲保障之說誠爲有見而賣劍買

牛者蓋必有所作爲而致之奈何今之爲民牧者平時既無以及民一遇有警輒又多方科擾是何異灌膏而救焚導水以拯溺也吾恐外虞莫支內變且作當事者苟思患而豫防不可不急爲深長之慮而蚤爲固本之圖矣

去姦

昔管仲遇盜取二人焉曰可人也其所與游辟也是其所取者可人也而非盜也灼見其所與遊之辟而非其人之辟也書固有之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是脅從者可原而渠魁者則固王法必誅不赦之賊也若渠魁罔治而辟者取之概曰使功不如使過吾見不足以圖旦夕之安必且重貽終久之患矣何也過可使也惡不可使也過乃偶失可以激而立功惡必怙終每有待而爲亂是故秦穆舍穀陵之過而用孟明遂一戰而霸西戎張飛不虞帳下之惡而用范疆張達卒致見殺也此豈可以不審哉今茲海寇直闖內地如入無人之境蓋必有稔惡之巨姦爲之先容也苟因循姑息

而不早爲之圖則機械愈巧陷穽愈深日甚一日而吾不知其所終矣欲望其悔罪立功胡可得哉昔人有論漢之七國者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變速而禍小不削則變遲而禍大目前之事何以異此秦人有患疽者撫摩抑搔以冀旦夕無恙且謂其必解散也倉公過而問曰而所患者何不決而去之其人曰決則流血損肌吾不堪其疾痛也吾其從容以俟之未幾毒發而潰召倉公無能爲矣吾恐今日之舍垢爲秦人之護疽也前年庚戌虜人犯順亦嘗赦將官戴綸諸人而用之矣此皆失機之罪其情可原者也亦嘗釋賊徒趙頌諸人而用之矣此皆北方之人其欲易足者也豈若東南之濟惡者欲既無涯姦又叵測固不可以一律論也斷斷乎去之不可以不亟也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九

方山先生文錄卷二十
策問

兩浙歲考

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天地之道中焉止矣此固精一而無二者也而世之爲道者吾惑焉彼楊氏墨氏固各溺於一偏矣而不楊不墨以執中者何又謂之賊道若以其舉一廢百則天下之道貞夫一者非歟狂者狷者固未進於中行矣而不狂不狷以謹厚者何又謂之亂德若以其無舉無刺則小人而無忌憚者是歟至於佛老之學無異於楊墨鄉愿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皆闢之不遺餘力今三尺童子皆能斥其非矣何孔子則從老聃問禮且有猶龍之歎而王通尊信孔子何乃以浮屠老氏之教與儒者鼎立而爲三耶夫文中子人或有疵之者然則孔子非歟此吾所以求其說而不得也諸生必有根極理要之論以究竟吾儒大中之學毋徒附和掇拾以孤主司之望

右考台州府學

問學者蓋學聖人而未至不可以一善而成名先正斯言誠吾人為學之向方也何魯男子不學柳下惠而君子善之楊龜山晚年出處欲學孔子而尚論者謂其自處太高祇須當學子路然則聖人終不可學而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言豈誣人者歟諸生皆從事聖學者願相與商之

右考臨海縣學

問說者謂綱目繼獲麟而作吾竊有疑焉春秋始於隱公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其時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仲尼傷之因魯史以定褒貶以賞罰天下以擅南面之權蓋亦甚不得已也故曰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若其君猶為天下之共主則雖桀紂幽厲亦不一及其事焉何綱目於漢唐正統之世如七制三宗之君亦為之褒貶賞罰而不一與其權耶文公此書多成於台郡與趙幾道輩往復整頓何遂不論及此耶此其凡例意義二三子生長於斯必有所聞矣不然請各以己意斷之

右考仙居
蓋海二學

問稱韓子者謂其文起八代之衰而原道一篇乃猶未免遺議稱

歐陽子者謂其變一時文體之陋而宋有四篇文字乃復不預然則其所謂起衰變陋者安在哉諸生其各據所見而極論之毋徒以先人之言為主可也

右考太平縣學

問足食足兵皆軍國之要機而食尤兵之所急者也故雖趙充國之能而制勝方略先議邊糴魏晉而下敵國聲勢皆以所積虛實為兵之強弱史氏所載歷歷可知諸生亦嘗講之乎夫師行十萬日費千金漢武之世雖威行沙漠而大司農往往告匱唐自憲宗以後用度不足遂無以制方鎮之強亦何怪哉故曰善戰不如安邊戰而能勝不若伐人之謀能取諸彼不若保我所此名將所以無功也古之人有能之者其人為誰乎其才識方略亦可得而述乎諸生固有志於天下國家者主司於此願有聞焉請詳陳之毋徒委之曰未學

右考黃巖縣學

問知人則哲堯舜所難而言貌取人孔子失之何季札聘於上國一傾蓋之間於齊得管仲晏嬰於鄭得公孫僑於衛得史鮪蘧

九山文錄二
瑗於晉得叔向之數子者果皆一時之才而安內攘外之功尊
主庇民之略歷歷可指豈札之知反出於聖人之上而以言以
貌亦可得人乎茲吾於二三子亦冀有所得何以便能如札也
願為我言之右考天台縣學

問通天地人曰儒儒之為道大矣未聞與道學歧而為二也迨宋
史始以道學立傳而儒林又自為傳其果何所見歟抑亦有所
本歟自今觀之其所謂道者何人而其所學者何道其所謂儒
林者何人而其所以為儒者何事可歷舉而言之歟抑其人品
果有不同固不可合而為一歟二三子皆學道而業儒者其必
素所究心而得所從事矣請盡言之毋讓右考杭州府學
問生今反古而裁及其身孔子有是言矣孟子則謂由今無變不
能一朝居何其言之相戾耶豈春秋之時猶愈於戰國故其言
有不同歟抑各有所見歟及觀孔子告顏子則取夏時殷輅韶
舞而於周僅一冕焉又似有類於反古者孟子語齊宣不斥其

世俗之非而且謂其今樂猶古樂焉又似無意於變今者此其
精義必有所在茲欲酌古準今以會通夫孔孟之言而定其趨
將如之何而後可右考仁和錢塘二學

問馮唐謂文帝雖有頗牧不能用而揚子雲則謂文帝能用頗牧
豈各有所見歟夫是二者之論於文帝孰為得其當歟今固思
頗牧之時也設有若人焉其能用不能用之道抑又何所在歟
請究言之以觀平居用世之略右考安吉武康孝豐三學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荀卿而以詐力事秦
其終皆陷於大戮而說者歸咎於老氏荀卿之學今其書尚在
也試取而觀之豈可盡以其咎歸之乎夫咎之誠是矣何子路
宰我皆孔門高弟一則為孔悝而攻莊公一則助田常以亂齊
國不知二子者當時何以立孔氏之門而其學之所以失而至
此者何也毫釐有差遂致千里二三子其為我早辨之可乎

考德清
興二學

問荀文若當漢之末閒關河冀竟從曹氏昔人嘗以不智不忠譏之矣吾嘗因此而竊有危於狄梁公之事焉梁公值唐厄運周旋武后之朝向使壽春之命不延虞淵之功不就其將何辭於天下後世乎而天下後世抑亦有以諒之乎君子遭逢險難身名固所不計然於平居則不可以不預講也二三子要非成敗論人而隨人談笑者其於荀狄之事爲我極論之可乎

右考歸安鳥程

學二
問孔子於沮溺丈人接輿荷蕢之徒每拳拳接引而不深加譏貶夫固各行其志而不必其道之同也迨淳于髡辭梁卿相而終身不仕陳仲子不食齊祿而辟居於陵豈不亦卓行修潔之士哉孟子則不惟不之取顧直斥而力排之者何歟豈人品有高下而淳陳二子不得與沮溺諸人比歟抑聖賢待人氣象亦自不同歟諸生方誦法孔孟而斯人之徒固無世無之者願一論之不敢以微辭隱義相困亦願勿以老生常談見復可也

右考

湖州府學

問吾嘗觀桑林之禱誦雲漢之詩知旱之爲虐固盛世之所不免也然以洪範五事論之則恆暘者豈亦有所自歟夫湯之應天順人宣之內修外攘其格昭於天者蓋素矣而何以有是歟然當其時一則兆民允殖一則流民來歸而未聞其爲旱所困抑又何歟今旱亦甚矣思欲盡人以回天值變而有備其道安在二三子目擊時事其爲我切論之以紓杞人之憂可也

右考海盛縣學

問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苻秦之於王猛其所以深知而篤信者蓋必有在矣象山先生所謂不可不理會者也諸生請試言之如何

右考崇德桐鄉二學

問古之耕莘釣渭者皆起自疏遠一朝爲相興殷造周不知當時君臣何以便能相合如此耶漢賈生召對宣室語至夜分文帝自歎以爲不及宋蘇子瞻入見便殿燭送歸院宣仁母子語至泣下此其相知不可謂不深矣然一則長沙之傳終身不起一

則黃州之謫竟不能免此其故何歟豈行止固自有命非人所
能歟抑別有他說也願一論之右考嘉善海鹽二學

問鄒志完為穎昌教授值范純仁為守屬撰樂語志完辭之曰翰
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信斯言也豈司教之官方以道
義自持而學士僅可為詞人耶何祝欽明為祭酒雖八風之舞
亦為之而韓偓為學士則不肯為宰相草麻重以君命強之而
不從耶是固係於人不係於官矣志完之言無乃過歟夫以純
仁之賢欲樂語何為且又不知志完之為人而屬之撰者何歟
此雖一事而處已處人之道有在焉亦不可以不講也右考嘉興平湖

問宋人有言曰秦火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信斯言也則
漢儒之釋經無一可取者及觀宋儒之傳注乃又多本於注疏
何歟昔孔穎達譏劉炫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
其木也宋多理學之儒豈為是歟吾竊有疑焉願二三子明言

之右考嘉興府學并秀水縣學

問范文正謂光武遂子陵之高子陵成光武之大信斯言也則古
之涓濱釣叟後載以歸莘野耕夫三聘而起其君臣之間顧非
遂其高而成其大者乎二三子生長嚴陵游心三代而志於希
文者也其於斯義必會而通之矣請為我陳之右考嚴州府建德桐廬三學
問程明道謂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至引符堅
壽春之役西晉平吳唐師取蔡為說蓋以宋室是時西夏多事
無一人敢議故也今西北邊情之反覆東南民力之艱難昌言
於廟堂者無慮數十輩矣然切近精實之圖久安長治之策果
安在乎此固諸生江湖之憂且行將出而用世矣其為我預陳
之右考紹興府學

問揚雄黽勉於莽賢之間馮道周旋於五代之季雖三尺童子皆
知詆之矣胡安定師表一世曾南豐學本六經顧於之二人者
各有取焉豈皆無所見耶諸生請各以己意斷之如何右考山陰會稽

學二

問明道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伊川則謂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朱子嘗謂舉業壞人其徒陳器之則謂應舉何害義理其伯仲師友之間何其所見之不同也夫明道晦庵諒必有定見矣然觀其入仕則又皆由科舉而出抑何說歟諸生從事茲業固熟究茲義者也試相與論之

學三

右考蕭山新昌縣

問漢明帝臨雍拜老唐太宗大召名儒其興學養士可謂至矣然漢以節義稱唐以詞章著而聖學之傳未聞有得其要領者其故何歟迨宋之季黨碑學禁相繼並作士生其時斯亦危矣然轉相師友不避禍患而吾道精一之旨卒賴以明至觀其文章節義則又未嘗不卓然著稱也其振作感發之機果安在歟二三子其究言之

右考上虞諸暨二學

問於越為先王之封國仲尼作春秋願列為夷服迨昭公之時始

以國見經此其故何歟且虞舜夏禹天下之盛王也過化存神咸在茲矣地獨不可因人而重乎夫春秋之義夫子必有所取何後之稱東南之美者必待於虞翻之易而後歎其不止於會稽之竹箭也然則舜禹之作述反仲翔之不若乎二三子生長是方必嘗論及之矣不敏願有聞焉

右考餘姚縣學

問仲尼干七十餘君不能用然後退而作春秋以明王道是未嘗不欲見諸事業也程子則曰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一點浮雲過太虛耳信斯言也何夫子若是之皇皇也宋自南渡以來諸儒輩出誦法孔子倡道東南在有興起至於恢復大計則若視為緩圖者豈真以事業為不足為歟誠若是也吾儒體用之學又安在歟此必有至理存焉吾固不能無疑也敢以質諸多士

右考餘姚縣學

問君子獨立不懼小人而無忌憚二者相似而實不同也果何以辨乎吾觀于宋若王介甫之為政陸子靜之為學雖舉世非之

而不顧而三子實未嘗有所利於其閒也豈肆無忌憚者乎抑亦有所見而獨立不懼者乎吾於羣詆其排之中竊有疑焉諸生據其心迹而究論之如何右考奉化定海象山三學

問明婺二州浙之古名郡也婺有何王金許四先生之祠學者崇奉久矣明有楊沈舒袁四先生則祀典久缺今有司建議行且立祠不知與婺州四公之學術其亦有稍異歟抑孰為得其本指歟其祠祀之有先後豈人心崇尚之有隆殺歟抑亦有其故歟二三子尚友之必有定論矣請為我陳之右考臨海府學

問趙清獻謂皋夔稷契何書可讀是言唐虞之時無書也楚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謂唐虞無書可乎春秋之時載籍未經秦火何季札聘上國始知歷代之樂韓宣子聘魯始見易象與魯春秋耶若謂其時書不易得也及觀管仲晏嬰鄭僑卻穀之屬皆能博綜六藝究極羣書又果何從而得之耶今則古今典籍流布坊市而號稱博雅者亦往往不及古人此又何說

耶諸生請試言之毋徒曰玩物喪志夫我則不暇右考慈谿縣學

問先正謂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自今觀之夫亦論其概耳當其時豈無中行獨復卓然不為習俗所移者乎諸生試各就其時舉其一二言之以觀論世尚友之學右考鄞縣學

問古人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傅巖而濟川之舟已具茲爾諸生皆山林之俊逸也豈無志其志而學其學者乎夫畎畝幡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人孰不知之然其所以成調鼎濟川之業者蓋必切有近精實之所在而不徒汎然於語言閒也其各著於篇以觀平日之所究心者如何右考鄞慈谿二縣儒士

家塾私試

問說者謂五帝而下享國長久莫如三代以其有循環迭用之法忠質文之相濟爾誠若是也五帝何為而不用耶抑時有同異

而道有優劣耶豈除舊布新務於改革而扶衰救敝其道有不
得不然者耶三代而後論正統者曰漢曰唐曰宋宜若不屑於
秦隋五代之法矣然秦人廢井田開阡陌改封建立郡縣自漢
以來因之隋變鄉舉里選專以科目待士自唐以來因之五代
襲楊炎之議廢租調而爲兩稅自宋以來因之然亦率能致治
此其故何歟夫尙論者每以漢唐宋爲不足法而秦隋五代之
季乃亦有可因者其竟何所謂歟我國家祖述五帝憲章三王
忠質文爲之迭用而卜世之長固與天無極矣不知於隆古之
制近代之法其尙有可損益者乎

問仲尼之後大道寢微六經散逸百氏具興然其閒有詆訾孔子
之徒者有以子思孟軻爲亂天下者其放誕不稽固無足論至
謂秦燔經籍亦此輩有以激之其果然歟自漢而下有作法言
以象論語者有著中說以準論語者其亦自附聖人之門矣或
又謂如吳楚之僭號而模擬竄竊深可怪笑則是其去詆訾者

蓋無幾也漢之窮經者類多專門名家其亦輔翼聖人之道矣
或又謂秦火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則是漢儒之罪蓋
又浮於秦火也然歟否歟及觀宋之大儒或有取於法言中說
而訓釋經義者則又多因漢疏此其故又何歟茲欲師聖學賢
崇經黜子而辨惑嚮方固二三子之所當究心者也可無至當
歸一之論乎

問墳典邱索左史倚相蓋嘗讀之至秦燔經籍存者無幾先秦古
書說者謂出於孔氏壁中太史公歆向父子揚雄班固賈逵許
叔重之徒從而斟酌去取之今之所謂先秦古書其句讀脈絡
不甚見其凌夷斷缺豈蘭臺東觀削去其所不合者而約之於
一時述作之閒乎或謂孟子長於詩書然誦詩至雲漢讀書至
武成蓋有不膠於見聞而自得者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漢儒之
於章句或泥而不通則必至於更定古語豈皆當乎唐韓愈柳
宗元固一代文人之雄也退之嘗讀儀禮讀荀子墨子鶡冠子

且爲之折衷其指畫果皆當歟否歟子厚嘗辨列子文子鬼谷子亢倉子晏子春秋又有非國語其當否又可得聞歟至於鷓冠子則直以爲鄙賤不足道何又與退之異歟諸生尙合是數書而究其顛末較其評覈用以觀博雅之學

問設官分職凡以爲民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則又倍之至周則監二代以損益而其制爲益詳焉周官以後有著百官公卿表者有爲百官志者有作六典者有修職官志者其更革繁省視周制爲何如也然就其世論之漢興定三等之爵其屬已有定員建武以來務從減省十存其一然猶以爲有未盡罷去者可得聞其概歟唐初設內外官亦有定員然貞觀已不免有員外之置或特置或因事而置事已則廢或遂置之而不廢中世以後則又有軍功之官亦可指而言之歟夫以漢世之官則以漸而損而唐則以漸而益抑又何歟宋初官無專職熙寧元豐間始命館閣校詳而文武官階各有定制矣然元祐以後漸

更元豐之制而員名冗濫此其故何歟我國家稽古建官準周六典參酌前代而因時損益則又得夫化裁之宜固可以爲萬世法程矣邇來建議者欲裁革冗員以節冗費固不爲無見而當事者又恐缺人以廢事然則必何施而後可

問夷狄之患自古有之然皆不能爲盛治之累者以其備禦之道也可得聞歟或謂禦戎無上策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或又謂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無策焉抑各有所見歟夫昔人之論禦戎者不一曰德義曰將帥曰兵旅曰軍食曰器械曰形勢曰堅壁曰整甲而今之籌邊者要亦不出是數者而已不知竟以何者爲策之上歟邇來疆場多虞廟堂必有至計而江湖之憂則亦不可遂自委也願究言之

浙江壬子武舉

問兵莫先於擇將而將才實未易知試觀古人之求將更有可疑議者孫臏被刖身且不保田忌何見而咨之左車僨戰身且就

禽韓信何見而師之然一則料龐涓而成伐魏之功一則下燕齊而肇興漢之業二人之見如取償於契券不知其道安在歟或謂用兵有五事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彼能讀父書而善談兵法者不能免長平之敗其言訥然如不出口者乃談笑以當衷甲之變然則知與不知又不當論歟又謂臨戰有廟算多算者勝少算者不勝彼熟識機宜而行事果斷者不能副天雄之託命駕出游圍碁賭墅者乃從容以致淮淝之捷然則多算少算又不足憑歟謀元帥而取詩書禮樂之士似矣然黥刺而少文者顧數立奇功何歟度羌虜而必至金城以圖方略似矣然聚米爲山谷而果如所料者又何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任將之道也然詩謂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則軍中又何嘗不宣君命耶貪可使詐可使用將之方也然易謂長子帥師小人勿用則貪與詐者又其可使耶諸若此類更僕難數諸士從事將略行有闔外之寄者其必素所究心矣願爲我極言之

福建丁酉鄉試

問太子天下本是故養之不可以不慎望之不可以不仁而三代諭教之方與選左右之法莫詳於保傅傳可得聞其略與舜教胄子專命后夔豈官不必備而其教獨盡於樂與自漢而下詹事庶子春坊賓客之屬代有因革其視典樂保傅之官同與異與而其所以爲教果無虐無傲保其身體傳之德義意與其閒英辟固有法術之賜博苑之置帝範之作仁孝之詩戒子之篇元良之述所致望於其子者盡仁也否與何宋儒慨其僚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將是數者盡虛文而寡實與又謂六典官制東宮爲詳而病當代討論未及宜詔大臣倣舊損益之嘗盡行其說與我太祖高皇帝微見獨識凡東宮官皆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領之而不專設抑何意與太宗文皇帝於輔導之官深加戒飭又斥黃老申韓之非所以爲教迺采古聖賢之言切於修身治國平天下者爲聖學心法一

書有綱有目可指言其實與恭惟皇上至德格天駢錫膺祚天下臣民舉誦益斯之盛而歌麟趾之祥矣願所謂養之慎望之仁以衍我國家億萬載無疆之休者在燕翼之心得無切與爾多士其酌古言之以爲端本助可也

問王制豕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祭用數之仞蓋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聖帝明王爲治之先務而區區計算筦權之私不與焉然世儒知其一而昧其二動稱井田限田無惑乎言之易而施之難此農功所爲卒不見於後世也姑舉一二與多士商之三代而下言富強者莫如漢文夷考其治有如募民實粟塞下此富國之術也今之鬻鹽實邊非其遺意與何餉每匱而商益困也又如募民田塞下實強兵之本也今塞下不復田者何也恐其爲敵人之資故不爲耶則耕朔方田金城田代郡身先士卒內益蓄外有守禦之利而卒服夷狄者何人也今天下閒土莫多於山東一牛之價其貴一

金而淮南販豎以塗黼鬻然則古人市牛配牛之法不可行於今與抑澤鹵之地終不可變與鄴固澤鹵之區也史起爲令何以有稻梁之歌與西門豹不可謂不智矣必待史起以富河內者又何與今水利之官徧天下其道主於疏浚而憚於改作者將令使之然與抑溝洫既治他無可興之利與夫水性遷徙自古無常百餘年來乃獨無可治之水吾恐吏慢上而病民也夫謀固有緩而實切事有難而反易者求三年之艾惟醫國者能言之可以二三子而不知也

問書曰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自古帝王莫不作樂以風諭眾庶扶來扶持咸池大章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矣惟韶夏濩武載之經傳信乎治道之升降不外樂而得之也及觀三代以後享國之久者必曰漢唐與宋然漢莫盛於文景至孝武時河閒獻王始獻雅樂然舉用希闊而郊廟之所常御者非其所獻至哀帝時始用之未幾而有新莽之

變何與唐莫盛于貞觀開元之時然其所上者皆胡部俗樂則其所謂樂可知矣何亦有三百年之祚與宋莫盛于天聖景祐然當時禮樂之臣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為憂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而卒有女真之禍何與夫古者因樂以觀政後世樂成而政秕何其相反之若是也豈氣數使然而樂固不能移易之耶抑別有說耶古今言知制律之本者莫如司馬子長其說於漢唐以後之樂亦有可徵者與茲欲復古樂以變今樂因器數之末以求聲氣之元以還韶夏濩武之盛以宣今日太和之化其道與制果安在哉願聞根據理要之論毋徒曰以俟君子

問六經者聖人爲治之迹天地之道之所寓也史稱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深切抱恨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首末具存詩亡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固無恙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

六典僅亡冬官然或者又以為雜於五官之中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嬴秦所燔者自六經言之雖不無殘缺其所存者尙多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曰獨存而今反希闕其故何與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火之厄哉宋皇祐時嘗命儒臣作崇文總目然尙多缺略學者猶不滿焉後之文儒有讀書記有書錄解題其所載之書皆行於世而可考見者其著作之本末流傳之真偽文理之純駁諸生必研窮而講究之矣請悉言之毋隱

問養兵之費前代以來恆患之將相大臣論者非一其言並列史傳然當其時或用或否方其無事皆以為事體重大持之而莫敢議比其履至極之勢不變則敗然後議而更之然議行而事已無濟故號咷於治平之世者不可少也以言今之兵衣糧給與以厚其生矣何以每稱不足與閑練演訓以教之藝矣何以

卒無勇敢與句補清覈以閱其數矣何以士多闕伍與揀汰省
併以務其實矣何以類多耄憊與宋臣有舉建隆故事真宗詔
旨神宗舊制爲言者其詳可得聞與其事亦可施於今日與李
泰伯有言天下公田往往而是籍沒之產未嘗絕書欲使撮粒
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而帶甲之壯執兵之銳出盈野入盈
城信斯言也則無養士之費而天下立致富強矣爲之亦有法
與願並著于篇以觀經濟之學

附福建丁酉程策五道

其一

史稱漢文帝欲重用賈誼而不果於東陽侯馮敬之徒今讀誼所
陳政事疏皆鑿鑿據理實至其保傅一篇語周秦之事獨詳而其
故皆決於太子迺知古今通達國體者誠莫如誼使帝能繹而用
之何至以法術爲賜卒用晁錯輔成景帝刻薄可惜也誼之言曰
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早諭教與選左右宋胡仁仲所

謂養之不可以不慎望之不可以不仁其原蓋出於誼今以誼言
考之殷周之王皆能守成業而致盛治蓋非其生獨賢聖也古者
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緼瑟而稱不
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侍王太子是其
未生而胎教素也君舉之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
已又有始生之教保其身體傳之德義導之教訓已又有孩提之
教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已又有
少長之教司過有史徹膳有宰進善有旃誹謗有木敢諫有鼓已
又有成人之教三公三少道充弼承而太公周召史佚者實爲之
而其下亦必得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爲之輔翼共明
仁孝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太子迺日見正事聞
正言行正道習與志長化與心成不求而賢聖入也猶習與齊人
居欲其不齊語也不可得矣秦漢而下東宮官屬代有沿革而唐

制獨詳六典所載一視朝廷爲之降殺至宋則師傅賓客旣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官左右春坊直以使臣領之以神宗之改爲而討論不及於此朱子欲做舊損益之蓋以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嫚媒狎奇衰雜進之害正不獨爲具員於寮屬備禮於講讀而已也不然則虞廷典樂一夔已足而何唐之不多賢聖也自古語太子者前莫詳於賈誼而見疏於治安之朝後莫切於朱子而不售於勵精之日則帝範之作戒子之篇元良之述固不足論是宜巫蠱之禍媒於博望而好色以危宗廟者固嘗爲仁孝之詩也身示不仁甚矣而求養之能慎乎哉恭惟我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首建大本堂延四方名儒以教太子而東宮官屬皆兼而不設聖慮淵微見於詹同李善長之諭至語太子固惓惓於正心修德以保宗社以福天下生靈望之太宗文皇帝灼見理亂之由陋刑名術數不以爲教迺爲聖學心法一書以授太

子宏綱細目謨訓並傳信如胡廣所論至其戒敕保傅則惟欲其推廣仁義道德之原開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涵養而恢弘之養之慎望之仁我祖宗良法美意追三代而上之矣是宜聖子神孫奕德重華萬世一日也肆我皇上敬一之德格於皇天泰和之氣洋溢宇宙聖胤篤生繼明重潤是誠足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而繫其心矣然易之蒙曰童蒙吉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今日端本之助將不在於是乎三代成人之教易入者則以孩提之教實先之也在今宮闈之內所以調護節宣固自有道但自茲以往苟禮義無見則知慮日昏動作無制則心意日逸戲謔無度則驕矜之習成服御無節則奢侈之患縱怠惰荒寧之氣旣勝則勤勵不息之志自靡宦官宮妾之周旋旣熟則賢士大夫之勢分自疏於此欲矯而正之勞且難矣是則保傅之官其可緩乎纖悉曲折雖不必盡同於三代之制要當使朝廷宮闈合爲一體凡東宮起居動作衣服器用與夫前後左右之人爲保傅者皆得以與聞而裁制之而

又慎選宮僚申飭職業庶幾淫巧靡麗不接於心目仁孝禮義浸
漬於見聞聖功日懋主器日宏而正位凝命以衍我國家億萬載
無疆之休者迺有在也抑猶有說焉舜教胥子而虐傲之慮存於
剛簡禹之戒舜則曰無若丹朱傲蓋帝王之得於天也未嘗不厚
不得於明必得於才挾而有之者肩子朱是也遂歸訟以拒人雖
左右之其能受乎故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夔以樂教正和其心
使入耳我皇上天德純粹聖學緝熙一身所章大教無隱莫若於
燕閒之侍愛以威克誨以時行迪之以祖宗之訓而使思觀之以
天子之身而使則義方所逮潛德必深而虛中之地迺其敬德而
受仁義者也故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言父母師保之教均也而
親疏久暫其致一矣

其二

善計國者莫如備先具備具之道莫如審所貴夫民不捐瘠於堯
湯之水旱而填委於叔季之溝壑者備不備也孰不爲備顧其所
備者非民生之所急而盜賊之所以日覬以爲輕資者也此其逸
豫於無事之日一罹饑歉府庫且非已有故神農之教曰有石城
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晁錯之說曰珠玉黃
金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重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故夫上之所
貴不在珠玉黃金而以饑寒所必須者爲上則五穀徧於澤鹵之
區矣何也人情莫不欲爵莫不欲亡罪亦莫不欲利利權與爵與
罪皆人主之所操也使三者而皆得以五穀易之則人莫不農矣
夫鬻爵之敝也自漢以來無代無之罪人之贖鬻鹽之法其由來
者遠也願權之何如耳權得其道則粟貴貨賤百姓乂安古之人
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權失其道則貨貴農惰倉廩空虛自漢之
末世而已然矣今夫千金之子有綺縠珍器有游燕狗馬之娛歲
凶而倒廩無不蹙然憂矣貧人無立錐之地轉移執事得升合之
穀方且含哺以嬉故無衣之寒猶在卒歲日不再食人不堪命矣
富有四海不能粒玉眾庶老穉非穀不飽典曰雖有病夫食穀則

生日啖醇膿不甘五穀此庸醫所謂無足患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焉者也是故粟之於人無貴賤貧富老少不能一日去者夫其不能一日去則天下之至貴者宜莫如粟乃今不然無他以其家有而人蓄也夫指粟而謂人曰是隋和之寶明月之珠也無不愕而詈者饑饉之極大命以傾雖有珠玉寶璧無益於生炊哺爲饕餮者吟而傾者起然則理人之所爲貴將安在哉是故農者聖王之大用政之本務也爲治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然有貴粟之道有積貯之方貴粟之道勸農之機也積貯之方務農之事也知有其機是謂徒善不足以爲政知務其事是謂徒法不能以自行蓋相須也夫古者授田之柄在於官後世券田之柄移於民唯在官故歲有墾闢以官府之力治之也唯在民故一定而不增閒有墾者不過區區之功而地有遺利矣夫自井田既壞阡陌再移欲田之復古難矣曲士之說泥古少功故雖董仲舒師丹之議蘇明允氏之論皆非當今之急也夫貧生於不足不足

生於不農今之不農其過蓋不在民而在官矣官之過有四邊鎮之臣不欲復塞下之田一也鬻鹽之司不用藁粟而用銀二也水利之監因循度日秩滿則遷三也行法之吏弛屠牛之禁而不綱四也夫四者官之遺也四遺相尋於天下而欲望其興利闢田無其期矣田不闢而望民之無饑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夫今之塞下獨非古之塞下乎文帝用賈誼積貯之說嘗募民爲田是以施行有序坐致富強今議者曰邊地不可使種禾麥恐胡人乘之而牧馬吁此與懲噎廢食者何異夫趙充國耕金城隋耕朔方他如代郡許下屢開沃壤彼皆爲之於師旅之間我願不能復之於治平之後乎舍近利而不圖匱司農於飛輓倣政宜無大於此者矣漢興以來邊郡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自漢文用晁錯之計實粟邊郡是以不煩轉運而儲蓄日增今主鬻鹽之議者曰粟貴徵粟粟賤徵銀若是者利固不全歸於商然亦何嘗歸於國殆亦弗思甚矣蓋國初酬估甚厚故邊商競至類多占籍治農以竣開中

故商有貴粟之風軍有益屯之漸乃公私兩利之策也今展轉折閱而商利日微運糴益勞而邊餉愈匱豈非大可哀痛者乎若夫大江以北畿輔以南淮海維揚汶泗淄澠之間斥鹵之區可墾之地無慮數百萬頃誠使廟堂之上少加之意別立農官以分領之治其水配其牛則變斥鹵爲沃壤理有必然者夫天下之事成於謀斷而敗於因循昔者西門豹固賢於治鄴矣然導漳水以溉河內顧必待於史起者豈其智之不起若哉豹固以爲先民未之爲而不知其可以有爲也今之時有能爲起者則天下之富強將不出淮海汶泗之外而致之矣姑舉一二郡縣言之廬多苦雨鳳多苦旱非天時異也地形使然也廬地多窪無瀉水之渠鳳地多窪無瀉水之陂以二郡而推之則天下之不可無水利也明矣是以不務乎夫農必資牛淮揚之間廣原長薄牛實產之淮徐而北一牛之直其貴一金然而屠豎販賈不以之服濟上之耕而以之塗吳人之釜者豈非北則由陸南則由水由陸有牽輓之難固不

若由水得舟楫之易耶此其情易通其勢易止但能立一官以監之則暮月之內牛徧疆場矣李彪之在後魏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市牛其時賴以豐贍唐開元間亦復酌量土宜輒硬配牛有差其爲法有不可行於今日耶夫事不師古則勞而寡效有古人之法而復因循不振是斯民之命也今若立以科制而課農官之殿最而以前所謂四道者嚴其罰而重其權則目前卽未見其利而十年之後宇內富庶和氣充盈作樂制律唯上所欲爲矣昔之樹王霸之業服戎狄而坐致南面者粲然史冊莫不率由茲道況以天下之力爲之其所成就豈曰小補之哉故愚必欲先之以貴粟終之以重其權而後古先聖王休養生息之道乃復見於今日矣夫春秋於他穀不書惟禾麥不熟則書之重民命也其意亦猶是也

其三

先王作樂崇德宣音平化以調天地陰陽之氣以和神人上下之

情故其詩曰鐘鼓喤喤磬管鏘鏘降福穰穰其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是知樂者天地之元聲也此聲得則樂可作此樂作則天地順應鬼神順感萬物咸若天下咸寧而其遺響餘風雖經千年而不絕故孔子在齊聞韶而吳札在魯觀舞韶箭者蓋唐虞之際天地純和而從容禪受不假語言和亦至矣此其作樂之時所以精靈透液妙不可解有以獨盛而不泯歟是知和者天地之元氣也元聲元氣相應相含而作樂有不成者吾未之聞也故夏非不大也承帝而已矣濩非不雅也救民而已矣武非不美也定天下而已矣欲其聲容極和美善兼盡四靈至而百獸舞視韶不有閒耶堯之大章於斯爲盛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非黃帝咸池之樂張之於洞庭之野者不足以倫之也由是推之則羲皇之扶來以立本神農之扶持以下謀者雖曰遐邈莫聞然循其義而想像之則沖淡淳龐之趣幽玄希闊之音宛然若有所見泠然若有所聞者其視三代以後之樂則不勝節奏之多聲容之擾矣

何足觀哉雖然亦有可論者也漢興之初高帝不事詩書固難以語此孝文繼世恭默化民無所改作而馬遷敘律書推本作樂之意乃首載帝之謝卻將軍陳武用兵之言而且稱歎天下殷富百姓和樂意惟此時可以作樂而帝終始謙讓不肯輕任斯則遷之獨見蓋自班固以下罕有能識者矣嗣是而景而武嚴刻奢靡漢之和氣蕩散殆盡雖欲強作其可得乎故河間獻王雖獻雅樂不過采綴故事既非一代新制而又止備數歲時不登宗廟豈非掖庭材人上林樂府內外蠱惑者眾歟至於哀帝尊尚雅音放絕鄭衛而運祚寢衰卒致新莽攝篡之禍乃其君德不振威福下移所致非用樂之罪也大抵聲音之道內與心通外與政通苟得其道則惟皇建極百官式序國之利器吾得而執之臣而無有作威作福者矣何下移之有否則雖朝奏雲門夕鳴韶濩未見其消姦而化宥也故必達用樂之機者而後可以爲治端建極之本者而後可以作樂噫亦大哉此則漢事然矣唐之太宗明皇號稱英辟故

皆收錄雅樂斟酌裁定被之管絃其志有足稱者而胡部俗樂如巴渝西涼之曲霓裳羽衣之舞眩目奪聰雜然並進不知二君何以閑情也魏文侯聆古樂而恐臥晉文公聞新聲而忘食者將非是乎故漁陽鼙鼓感召而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是其樂雖謂之胡可也雅何有哉此則唐事然矣宋至天聖景祐之間承平日久天下晏然故仁宗留意禮樂之事而太常燕肅謂金石不調請求考正後雖更制竟無成績及政和之時國事廢壞樂之泣聲應之而君臣不務修德但圖造樂且多大晟之成喜動顏色豈知女真之禍將至而乖戾不諧之音先見於金石絲竹之內也師曠識紂樂於濮水萬寶常泣隋禍於江都不類是乎故其樂雖謂之不作可也其何益哉若或享國靈長或遭害酷烈乃其創業天命之定守成人事之變固非樂之制與不制之應也大抵上古之樂有意無聲故其神藏隆古之樂有聲無文故其機隱三代之樂聲文極備故其懿著漢唐以來皆剽竊文具聊備一代之典章而已樂云

乎哉獨漢文之時其會可乘而帝則自失遂使玄音妙理千有餘年而不流聞於世不亦深可惜乎雖然吾心有元聲焉吾心有元氣焉以吾之聲合樂之聲以吾之氣合樂之氣則陰陽運而律呂調金石協而節奏順矣然豈易能乎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建中和之極反純朴之真使萬事盡理萬物盡育四夷盡賓而太和之氣充塞兩閒包表四極然後陰陽會精鬼神效靈大樂有成天地和同王道備而治化極矣方今聖人在上懋德建中治隆化洽訓典儀章煥然星日顧太常樂部尙襲舊物不亦昭代之闕典乎請自今伊始於禮官之屬專設一署而以儒臣之審音者掌之博選其人優之員秩使之循習器數歌舞聲容假以歲年俟其自得如此則必有師曠州鳩之神解妙悟者出以鳴中和位育之盛韶濩可追而漢唐宋在所不言也

其四

夫書契既作文籍肇生伏羲堯舜文王周公相繼數千年間羣書

始備歷世寶之無敢加焉迨春秋之世明王不興聖人未出而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諸書蕪穢龐雜託名上古楚左史倚相讀之貴之曰能孔子出而一切憂之讚易以黜誕定禮樂以黜僭刪詩書以黜不雅修春秋以黜不王然後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萬目利觀而倚相所讀者遂亡聖作而異端伏經成而羣書散也及其沒也邪說巫風盈滿天下雖以子思孟軻之賢尚口窮辯修辭力詆竟莫能止曾幾何年遂罹秦火之害然後知六經之全缺關世運之隆汙羣書之存亡視六經之顯晦也故易詩春秋苟無見焉雖全無益也尙書三禮苟有見焉雖缺何損也若不持此求書而惟全缺之視則五官已繁雖足冬官而何用古文雖出豈盡虞夏商周之舊哉故醫卜種樹之不存猶燔燎毀棄之不亡者也故必明王在上聖人佐之口代天言身代天事神而明之從一陶鑄庶乎六經爲完書也不然搜購雖廣綴葺雖全不過孔壁汲冢之餘耳豈能得其真乎秦火既息漢氏代立挾書之令罷獻書之路開誠世

道轉移之一機也奈何陋儒藉是希寵剽竊舊義曲加潤色甚則僞作而私傳之以要爵賞於是稽古誇榮而經道復晦矣故書不再火而識者已知其有可亡之漸下逮隋人爰至唐宋非無蘭臺石室之藏寶軸錦幪之異集賢麗正之所太平淳化之號然世代一移輒成灰燼奚待稽之藝文假之書數然後知其所亡者乎獨宋之王堯臣所撰崇文總目百家小說無一不備君子已議其非館閣藏書之體而或者更謂尙有缺略不亦好奇之過乎蓋荒唐淺陋世自有不傳之書逸放沈淪書亦多不幸之變而載籍之繁文詞之盛則固政治之妨忠信之薄也與其無益而存曷若不幸而亡乎故必明王在上賢人輔之同文軌物不使無知妄作庶於六經不背而且不晦也不然則免盡中山竹盡南國不足以供毛楮之用而賁剝相尋窮上反下其勢不至於燔燎殆盡不止也其誰能拯之乎然世之君子往往愛尙纂集括爲成書如劉歆之七略荀勗之四部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者何可勝數而晁公

武則就南陽所藏總之爲讀書記陳振孫則就家塾所有名之爲書錄解題管轄百家筌蹄六籍其心苦以專其力勞而久可謂博雅君子矣然卽其書而觀之廣采詳論雖大學之一端而寡要曠功終儒者之末事矣究其本末察其真僞權其純駁其亦王應麟馬端臨之儔歟大抵萃類之書皆翦芟經傳決裂義理使人利於誦覽不求全文實亡書之媒殘經之寶也故必明王在上儒臣主之擇定見書數種布式天下著在法典有不遵者加之常刑如此則人讀全書學致全力六經之域可踐而聖人之蘊可窺矣不然則終年參校累歲編摩祇亦古人之糟粕耳其何有於我乎故嘗爲之言曰人不力學以書之多人不修行以文之盛國不善治以人之浮然則必何如而後可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其五

天下之費固有名重而實輕者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

以天下常疑之而不敢動持之而莫敢議何者舉其事則必有以成其謀倡天下以必勞之事而已欲獨處其逸其勢固有所不能而況天下大計所寓非一旦之力所能必其有成也苟非一旦之力可成則其閒中沮中變意外之隱虞有不可保者嗚呼謀之而未必行行之而未必終而且且隱虞以伏於吾之前後則吾亦何爲蹈不測之險任累歲之勞以圖不可期之功耶噫此養兵之費所以不聞論列蓋自宋室而已然矣然當時人主亦未嘗不以爲意往往形之詔旨親加校閱而卒不能弘宋祖建隆之規而卒成慶曆之弊者言人人殊愛其勞而樂因循也姑舉一二陳之建隆閒命殿前侍衛諸州守臣各閱所部兵士汰其耄懦而擇其超然雄勇者升之上軍尋又下令荆南放逐老兵他兵有願歸農者官給田屋自是詔免之兵疊見史冊使其後世能推廣之則宋之爲宋未可知也顧代自爲制或是或否一齊眾楚雖有所爲終亦無濟真宗屢詔內外簡汰士卒矣及令轉運使閱驗沿邊老兵悉遣

歸農矣迨夫神宗又撥併軍營減軍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一歲省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布草稱是且令轉運使經畫之矣此咸平熙寧之間所以號稱饒裕而慶曆以來不能率循其法顧乃務增兵數廣軍額至一百餘萬此何為者耶夫所貴於兵者以其威戎狄則能制勝禦盜賊則能止姦非徒張皇人數也自黃帝蚩尤以來無慮數千戰矣蓋未聞以人多勝者光武以六千人而敗王尋等百萬之師苻堅百萬之眾不能當東晉之三萬曹操恃其三十萬眾而敗於呂布及歸許而悟也遂能以二萬破袁紹四十萬之眾此兵多必敗兵少則勝之明驗也彼慶曆君臣計不出此竭天下之財力浚百姓之膏髓崇虛名以養無用之兵卒之國勢日以卑弱而海內日以虛耗吁可慨也越人如齊夜舍空室而有憚心則借五尺豎子因謂之安比盜至無可與謀而後知豎子之不足恃吁亦晚矣以今天下衛兵其不為豎子者寡矣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驕惰脆弱類

多耄憊且其平居坐食未嘗經涉險阻逐隊趨營未嘗親交劍楯聰明不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不足以犯死傷之地蟻聚於支廩之司鳥散於辨貌之吏稽籍則存覈實則亡開府庫輦錢鏹得之而不恩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夫未嘗不厚其生未嘗不教之藝未嘗不閱其數務其實而卒不得其用反虞其害法至於此弊不可謂不極矣尚可苟安目前冀旦夕無事持之而不變乎昔者唐之兵蓋三變矣雖其意有臧否要之事關大計則不容以不變今欲蘇萬姓之困坐致富強舍兵費之外無可與計者欲省其費莫如選兵而選兵豈易能哉不歸之農不可也自少壯皆已籍之為兵矣則商賈工技皆非所長矣則其老而弱也於義不得不贍之故必如宋建隆咸平之給田可也然則於何而取田也取之見存之屯也取之入租之官地也取之籍沒之產也不足則取之毀廢淫祠之田園也復不足則取之湖山斥鹵漲沙海蕩之可墾者補之也夫屯田之籍不可復也久矣富豪乾沒猾卒盜沾自

其祖父侵爲已有而子孫固以爲世業有難以左券棘者故曰取之見存之屯也蓋夫今不察將并其見存之額而亡之矣今天下官租之地往往而是上不足以利國祇足爲姦欺之資耳是不可以贍兵耶籍沒之產未嘗絕書裁價斥賣未足爲公家之利也以之益屯顧不宜耶梵寺淫祠以無牒廢者日益於天下而未見公家取以爲利此不可以置屯耶夫游食之徒其病農也久矣今取其田以蘇農民之困顧不可耶斥鹵閒地之可墾者天下在在有之以利率人其化瘠土爲沃壤理所必有夫莫之禁而不爲竊爲執事者病之苟虚心嘉納而求之於制則是說也非愚之臆說也實成我祖宗之德而廣其未備也蓋嘗考之制矣天下郡縣皆有兵以鎮守之亦有屯田以廩之以籍軍十分之三服農畝之事二人受田四十畝歲入十二石足供一兵而自食其餘餘丁亦以差受田而歲課其入蓋初非不欲番休迭上盡歸之農顧勢有未能耳及生齒漸多則地利益盡督屯得人則歲入益富行之百年則

舉天下之屯足以廩天下之兵矣此立法之意蓋欲待之將來觀其分數有常置屯無限則可見矣如此則民之所輸止以供國用耳乃今一兵以上盡仰縣官農夫終歲勤動所賴以爲生者亦尠矣是豈祖宗之意哉故爲今日計莫若以前所陳五等之田每一兵量地腴瘠受田有差使人年三十則上番爲兵筋力將衰則復歸爲民撮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而吾兵皆精銳矣或曰一旦變之寧不起怨夫爲之固有漸次必使之樂於就農固有說也夫今財賦之地上田二畝價可一金有田十畝則爲中人彼兵雖歲入十二石然其自分固不若中人之產也中人無十二石之入然終歲出入於一金之中常寬然而有餘何也不係兵籍則爲商爲工可自慰藉故歸兵於農乃其所欣慕而爭得之而非有所厲也怨安從生今夫以百畝之田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畝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散兵於農之喻至易曉也以經濟爲任者尙其畱意焉

方山先生文錄卷二十

方山先生文錄卷二十一

墓表 墓碣銘 墓志銘

靜庵蕭先生墓表

會稽之陰有大儒曰靜庵先生者稟賦不凡少即穎異甫踰十齡
 修詞藝文已卓然成章年十七即厭棄之從陽明王先生游講明
 聖學窮極指歸體認踐履不務口耳在諸生中甚為提學副使趙
 公寬所賞識弘治甲子楊文恪公廉為浙江鄉試考官得先生文
 大驚謂學有本原才堪經濟取置第一自是遂以文名四方實先
 生所不屑也登正德甲戌進士選授監察御史時方以言為諱先
 生劾奏兵部尙書王瓊雖小有才多挾私妄作都督江彬夤緣投
 託蔓將難圖申救胡副使世寧孤忠為國力翦強藩封章慷慨天
 下想聞其風采非徒事聲容者比奉命巡山海諸關值邊備久弛
 將官怠縱先生徧歷邊徼修廢振墜相機設備廣樹材木多為覆
 塹虜騎不敢長驅相顧喙息會傳奉武宗將出邊捕虎總鎮以下

遞相掎剋先生上疏言陛下不當賤民命而貴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及官司掎剋兵民疾苦之狀畱中不報總兵戴欽鎮守王忻圖中傷之用事者曰蕭御史無隙乃止嘗疾馳黃花鎮啟視倉糧苴礫居半且侵剋累鉅萬守將盡論如法巨璫溫祥在司禮監有權令二倖折簡爲請先生併逮倖治之邊境悚然士始獲餉先是權貴人多冒奪士卒首功前御史盡爲紀驗先生悉奏奪之江彬錢寧忿然論於先生之前先生曰某地某地相距幾百里某乃同日殺虜彼此獲功豈能二三其身邪二人語塞巡邊代還盡圖山川形勢量地夷險敘著機宜方略緩急有虜按圖可議戰守彭都御史澤上其功且薦可大用王瓊以夙憾不爲覆奏先生亦初無意於論功復命巡按雲南值左脛爲邊風所中疾作太孺人憂之遂疏請歸省踰年南畿缺提學御史乃膺簡命先生素以人才廢壞爲憂至則振起科條以身範物先德行而後文藝士有可進者先生降色溫言懇懇誘掖語及理道反覆推明其或有不率教

者縱其文擬揚馬詞並莊騷亦在所必黜重以權貴人請之不聽也其諸官師之賢否生民之利病往昔之忠賢山林之遺逸靡不悉心咨訪抑揚興革究其所措意直欲挽回陋習躋之隆古而與人爲善之誠惻然可掬此豈可以流俗道哉故南士有陳泰山蕭北斗之謠陳謂先提學陳恭愍公選也尋升河南按察副使仍董學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臨穎有大臣在內閣以故怨構誣其鄉人谷生者欲假手甘心先生廉知其故不爲處乃復爲其子弟甥壻請託又弗許由是憾甚喉言事者劾先生連及廣東提學副使魏先生校二先生皆當世名儒疏下吏部恐拂臨穎意乃量移先生於湖廣魏於江西皆兵備副使南御史上疏謂二人皆長才碩學宜大用不宜左調值臨穎去位乃更先生廣東魏河南仍各爲提學副使廣學政久弛魏以過嚴獲譴先生繼之不少貶復爲怨者所構先生不辯唯疏求解職竟復論改調尋丁太孺人憂年且五十而哀慕不已蓋寢就衰矣自是遂不復出嘉靖甲午八月某

日以疾卒於家距生成化庚子某月日年五十有五疾革時令子弟扶坐堂上曰吾平生不欺使吾一見天日耳子泣請遺命曰爲好人餘一無所言先生諱鳴鳳字子離紹興山陰縣人學者稱爲靜庵先生父諱昱任山東高密縣知縣以先生貴贈監察御史母茅氏封孺人娶周氏封亦如之子男二曰勉曰飭皆有文行爲國子生女一適錢塘縣學生田肯播孫男三承方縣學生餘皆讀書習禮先生所著有靜庵文錄詩錄教錄杜詩注若干卷六經方次第有說創草未就先生瓌傑廓落廉靖方介終身未嘗畜媵侍靜處一室浩然天游常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遇風月清朗則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所自得者如此故其於出處之際百折不回雖識者謂其足以大受惜其不爲公卿而先生之視功名事業則真若浮雲之過太虛也嗚呼斯世有如先生者幾人哉先生卒之二十年其門人武進薛應旂亦以視學過先生里第拜遺像而尋宿草之墓焉勉飭以墓未有表遂屬之余謂先生之化今傳後

固不待表而見然亦自有不容已者因敘次先生之履歷與所嘗聞於縉紳先生者而表於其墓曰嗚呼先生藏於茲邱其封不滿數尺而關係世風者則何其大哉余爲南考功時西磐張公爲尙書檢察庶寮唏歔嗟歎者久之曰士失養於學校而顧稽之於旣仕殆猶使不教之民戰也宜其鮮完人矣近時如蕭子離魏子才之爲提學其人豈易得哉然則二先生之所以取嫉於人者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也昔歐陽公謂宰執可爲而唯翰林學士不可以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爲而唯提學不可以輕授蓋士習之汙隆世道之升降由此其出也吾未知河南廣東如何今南畿諸士去先生三十餘年猶若畏先生而不敢爲不善者此其爲益豈小補哉余因表先生之墓而重有感焉故特書其大者

胡松陽墓表

天下名實真僞之際何其相越之遠哉慨自大道風流古人不作通材秀民養交振譽而學問政事類多矯飾天下將何賴焉此余

於胡松陽之墓所以特爲之表也松陽少與余同游郡學余見其聞人之善輒興向往雖課試末藝詞賦微長亦必手錄不遺及其應舉入太學多與四方名士結納而四方名士亦樂與之游於是專意身心之學自家庭之燕接以至於友朋之聚會每疊疊論學不倦恨不卽見諸施行旣三試南宮不第乃慨然曰苟可以行吾之學亦何必進士科哉遂就選知松陽松陽故巖邑也莅任一以古人之政行之豈弟慈祥從容和緩敦信崇禮節費省役窮民感德之至其抑中官怙寵之勢絕上官非義之干正豪右犯禮之法則又不少假借監司方岳初亦率多感動然而儉邪醜正直道難容竟以此去松陽矣嗚呼古今天下此心同此理同孰謂世無君子哉蓋有之矣然而往往委曲調停以取隆名顯位如仲尼所謂色厲內荏者則實未嘗寡也松陽顧能實心向善銳意慕古而其名位反不能與若人等焉是遵何說邪豈昔人直絃曲鉤道邊公侯之諺有固然邪抑所謂非附青雲之士則名湮沒而不彰耶然

松陽寧爲此而不爲彼此其人豈易得哉松陽姓胡名雲字雨之別號霽齋世爲常州無錫人曾祖悅祖轅父岳俱有隱德爲錫名家按狀蓋出宋安定先生之後也靈長之緒淵源之學厥有自哉松陽生於成化丙午四月二日領嘉靖戊子應天鄉試戊戌令松陽三年而歸歸四年而卒卒之歲乃乙巳四月十六日年蓋六十矣是歲十二月二十五日葬於西高山祖塋之側子男四際可行可獻可求可際可行可俱縣學生君嘗命就學於余葬之前三月君之弟露疏君履歷率際可等遵君之治命請余表其墓余故知君行誼之詳者然不能悉書也特表其大者以爲世風云爾

廣東按察使趙公墓表

代聞石塘公作

嗚呼此故廣東按察使趙公墓也公葬時震澤王文恪公嘗爲志銘以掩諸幽而墓前之石尙未有表之者至是蓋垂四十年矣其仲子太學生禴以公嘗視學浙江余爲諸生受知於公詣請表之余因憶公履歷并按其狀而書之曰趙公名寬字栗夫世爲蘇州

吳江人曾祖銘黃巖典史祖瑛湖州梅溪局大使仕皆未顯至公父某始以公貴累封刑部郎中母沈封宜人公自少警敏風儀秀整爲諸生時卽以學行稱吳中宿學多所推讓成化丁酉公甫弱冠舉應天鄉試明年卒業太學王文肅公時爲祭酒深加賞識文譽日起辛丑會試南宮吳文定公司考校得公卷大驚遂寘公第一刻其文以傳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公初以文學名及是兼治律例靡不通析厯員外郎郎中讞獄明允若素擅刑名之學者凡若干年遷浙江按察副使提督學政躬行率人罔事口耳隨才成就學者興起凡所品藻悉協眾望而一經指授率爲名士在浙七年遷廣東按察使甫莅任卽決滯獄禁和買約束鎮守中官嶺南士民方望其道之大行未逾月竟以疾卒年僅四十有九某年月日其子禧等護其喪歸吳葬茲橫山靈石峰之麓其配莫宜人祔公居吳江學者稱爲半江先生今有半江集行於世云子男三長卽禧眉州判官次卽禴以貢入太學次福縣學生孫男四重

嗣重道重文重科重道爲吳縣學生類能好學克家以世其業嗚呼公之爲人光明簡重操持自信不妄從人與人亦無所畱隱亦不恤人喜怒唯是以省元登第厯官且逾二紀僅爲按察使以死茲可以觀公矣雖然余嘗觀宋自景祐明道以來崇階臚仕者亦不爲少而歐陽文忠公表安定胡先生之墓獨稱其爲當時學者之師而因及於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其於官之崇卑勿論也乃今公之文章在士林政事在法曹而模範之著於師道者則吾浙士人至今稱之公亦可謂不朽矣是故表之非直成其子若孫之孝亦以慰學者之思也

徐雪井墓碣銘

漢太史遷稱范蠡治產積居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乃其人遠矣然聞其嘗往來於吳市門今吳市門襲其風流則有雪井徐君者云按狀君名耀字文彩別號雪井其先世爲江西南昌西隴鄉人宋淳熙間有名壽者以賢良徵典教常熟

遂卽其直塘里居焉迨元有名士瑛者爲錦城主簿士瑛生公大
公大生淵淵生子三其季子朴善治生懋遷封殖業日以起初娶
張生子焞繼娶李乃生君君性孝友弱冠值其兄以郡諸生遇例
補太學父命代兄赴部途次疾亟或勸之反君力疾竣事及父疾
躬侍湯藥罔晝夜閒居喪哀毀特至旣終制追惟父業遂自奮勵
相時權物積著盡變廉取厚蓄益大厥家故吳人之稱富者必曰
常熟徐云初君家籍太倉閒有不相能者君生於長洲族人復有
辭君曰利以和義遂以三千金分貽之歲歉應平糶令恣民所取
其諸建醫局設義學振貧窮釋逋負修閭關補縣帑凡所施舍類
皆不貲又奚啻三致千金而分散之邪教子務以義方勿縱逸勿
過勞唯是其子履祥績學好修與余同舉甲午鄉試然君曠達知
命豈直悉人情之變遷泉貨之流布哉雖死生之際亦若寒暑晝
夜之往來通復無少係吝歲丙申登晨臺山而樂焉因卜邱於其
麓逾年己亥某月日遂卒距其生成化某年月日年凡若干娶張

氏繼娶楊氏王氏子男四人長卽履祥次履中履和履道女二人
孫男女五人皆聯姻士族君卒之又明年庚子葬晨臺山之麓卽
君所卜藏也嗚呼昔鄒魯以曹邴氏之富多去文學而趨利此固
無足道若君之好行其德而有范蠡氏之風其視高談異行之徒
佯恥貨利往往攘攬潛喪所守者其賢否何如哉是君固可銘於
墓上者也銘曰

玄宅疇封達士攸崇善必有后報施不窮來章寵錫尙賁幽宮我
銘在茲用考厥終

鄒山人墓志銘

余少爲郡學生時見山人在諸生中虬髯鵠立往往以能詩名余
時方業程文山人每倡余詩余未之和閒效漢魏閒語答之山人
輒弗懌曰詩以道性情何必乃爾故山人詩多所自得山人性曠
達雅不好俗儒訓詁旣爲諸生久之遂棄科舉業徧游吳中諸名
山駸駸有五嶽之志旋以體不耐勞尋復家居不出曰一邱一壑

均可寄興何必效司馬子長之游哉遂卽其家之北建祠以像其始祖忠公浩且築道鄉臺以寓景行之思山人家故饒裕旣爲公私所需乃日落殊弗介意日唯披鶴氅衣戴九峰巾吟哦以自適名其齋曰聽天自稱曰山人云山人姓鄒氏名承字文謨聽天卽其別號也居常州無錫之塘莊曾祖元祖忠父觀皆有隱行娶華氏贈兵部職方郎中基之女生子男二同心娶陸氏同仁爲從弟紹之後娶華氏孫男女五人山人生於弘治戊申三月二十二日卒於嘉靖癸卯五月十五日年五十六卒之日正襟端坐無一言及家事徐謂同心等曰願薛考功銘吾墓足矣是故同心服山人治命因其族兄鄉進士文徵詣余請銘余方懶於文未有以應也越明年甲辰同心將卜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山人於樂邱之原走留都官舍申銘者三余重憐山人之志且嘉同心之能藝文以世其家也遂銘之銘曰

吁爾山人人亦有言美鬚則賢山人才志匪賢則然韜貞匿采永

賈斯阡

陸東卿墓志銘

廣東按察僉事陸君東卿旣卒之又明年其仲兄辰卿率其孤集詣薛子請銘集稽顙泣曰吾父不幸死矣吾父存時每對寮屬賓客及母子兄弟輒言自少受先生之知公餘宴息輒誦先生之言以教集今墓前之石非先生其誰銘哉余悲惟曩昔取友于鄉其年之少於余者在武進則有唐君應德在無錫則有陸君東卿皆資性超越好問學能文章未幾應德以禮部第一人登進士余與君則又流落不偶者五六年至嘉靖乙未始同舉進士踰年君爲中書舍人需次調戶部員外郎郎中出爲廣東按察僉事前後十數年間督解遼陽軍餉巡視甲乙等十庫監收太倉糧儲催理兩浙逋稅整飭嶺西兵備君隨所事事矢謨宣力不爲灼赫而權衡籌畫諸皆就緒惟嶺西居東廣上游與蒼梧岑溪接壤叢山險隘搖蕩往往出沒流風鼓舞民多椎跣寇掠君初欲孚以誠信徐爲

之圖既夷情叵測嘯聚竊發遂贊提督參總相機盪定君體長神
清倦勤輒病至是更有勞焉明年乘傳入賀途次疾作至浙省頓
劇竟卒於舟時歲丙午四月二十七日也距其生弘治乙丑五月
十三日春秋纔四十有二年不滿德用未究才君子惜之君諱子
明東卿其字嘗以白庵扁其讀書之所既仕人稱爲白庵先生按
陸氏自宋尙書左丞諱佃之子寀仕爲提舉由山陰徙居常州無
錫之太湖桃墅寀生新城令演再徙徐陶爲錫名家載傳有諱敬
中者洪武初徵爲禮部主事敬中生昌祚昌祚生綸綸生君之父
介以貢爲浙江天台縣學訓導調江西會昌縣學教諭卒之日君
方九歲今以君貴贈中書舍人中書初娶鄧繼娶范亦各贈封孺
人君乃范出溫雅淳厚不落時格自零丁孤苦以取進士自布衣
徒步以至方嶽大夫不事驕矜不遺故舊居今之世有若君者不
可謂難乎君初娶施氏贈孺人繼娶謝氏封孺人子男二長卽集
聘成次臬聘陳俱謝出女二爲施出者嫁邵某爲謝出者受吳某

聘葬之日爲嘉靖戊申冬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邑之官山之原施
孺人先君十六年卒祔窆於石塘祖塋之次至是遷與君合兆於
乎君其已矣余於應德亦各稽違曠阻無復曩時矣存亡聚散真
如泡沫此吾於君之銘不能不重爲之慨歎也銘曰

大化流浪曰消與息人生幻化曰感與寂其唯達人觀化齊物嗟
嗟東卿生則成名死則完璧始亦奚忻終亦奚戚悠然長逝返爾
玄室吁彼眾生及乃貪烈各隨所殉其將焉極我作斯銘勒爾貞
石

陶子沾墓志銘

陶子沾生三十九年而卒卒十有一年而葬葬之先一月其遺孤
棟泣請於薛子銘其墓薛子子沾友也感愴泣然因書以歸俾刻
諸石嗚呼子沾已矣以子沾之事觀之古今天下之士一才一節
附青雲而顯融當時聲施後世者不知凡幾其卓犖奇偉命世出
倫者顧坎珂終身名湮滅而弗彰也又豈少哉子沾長身玉立氣

性豁達甫弱冠卽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嘗對鏡自言曰以若人而僅爲近代人物非夫也邑里儕輩遂目曰陶癡陶癡云乃子沾則實不安於凡品攻苦力學務究所志短褐衡茅啜粟飲水陶如也久之貫穿經史而百家九流咸汎濫出入及發爲文章則又勁切工緻無蕪辭長語初游郡學有司召之弗往選入國學祭酒司業亟問之亦弗私謁也旣舉應天鄉試再試禮部不第窮居一室杜門自樂飲酒歌詩形影相答人以事干輒謝餽遺之弗受儕輩乃始曰陶子其果爲文章氣節之士哉至其妙悟本原上窺聖學則固其所自得而未有知之者嗚呼子沾蓋天下士也邑里交游尙淺乎知之況寰海士人未識子沾者其又何以稱哉嗟哉子沾委骨原野蕭然一邱不得與一才一節之士並馳於世謂有幸不幸者非邪雖然其與白髮蒙頭紆金橫玉而身集百詬以死者則亦有閒矣子沾姓陶名澤子沾其字也從游者稱爲樸庵先生世爲常州武進名家其先居於橫山徙於郡城運河之南再徙城西

之宋莊村曾祖某祖勛任寧海州知州父亮嫡母王氏庶母胡氏子沾乃胡出也生於弘治庚申八月二十六日卒於嘉靖戊戌五月十八日屬續時援筆致書以貽其生平友朋曰不意遂爲長別母老子幼望一視之餘無一言怡然而逝嗚呼死生之際整暇若此此不可以觀哉所著有近思續錄古本孝經解樸庵稿若干卷藏於家娶徐氏子男一卽棟聘吳氏女一適謝某君卒之年棟方七歲幼且貧弗克襄事今爲縣學生漸有成立遂卜地於白鶴溪之原以葬君君其有後矣乎葬之日爲戊申十有一月二十五日銘曰

玉毀於璞孰爲圭璋金淪於礦孰爲干將孰云可遇終不可藏還諸造物返此大荒川流嶽峙日朗星光將與地久而天長

邵雲山墓志銘

雲山邵君之卒也其冢子德令長興聞訃奔歸哀毀踰禮卜地於黃沂之原奉君柩以葬先期泣血稽顙請余銘君墓前之石余惟

世道日趨民俗不古江左風流常郡猶爲近朴沿習既久亦遂好
尚奢侈爭先勢利其有矯俗者輒又於人情太遠民眩觀聽罔知
所措汗激相雜各務緣飾澆僞更甚武進無錫爲常屬邑五木當
二邑之交實爲陬鄙吾薛與邵託居於茲跨運河南北以相望世
締姻戚唯先考功與雲山君守身樂道課農教子世業不替而余
與長興亦相繼成進士鄉人慕效咸知耕讀晨夕阡陌犁鋤聯屬
桑麻蔭翳而絃歌誦讀之聲亦且徹於閭巷矣嗚呼君於行輩雖
後吾先考功而務本尙實敦化善俗君蓋實相媲美者也君今卒
矣可無聞於後乎君名一經字大常雲山其別號也世爲常州無
錫人曾祖瑜祖洪出粟振民例授承事郎父昱咸以仁厚禮義著
稱君性孝敬敦朴承考克家不事表飾服食器用務從儉質尤習
於稼穡凡水旱豐歉能先時知備築隄濬流鄉人多利賴之方長
興未第時值余修學於德慶僧舍君令從余受易躬自勸率長興
旣游縣學文譽日起君每戒諭勿以小成自安及長興舉嘉靖丙

午應天鄉試明年丁未第進士選授長興君更以遠大勉之初長
興欲奉君之任君乃曰縣令之職最弗易盡汝其國爾忘家庶克
有濟長興乃汝治民之邑非汝私親之地也汝克供職以不負吾
心其爲養也大矣長興服君之訓往卽乃邑專心聽政倣古循良
士民愛戴稱賢令焉是君雖不仕實於民物有造矣君生於弘治
辛亥八月三日卒於嘉靖戊申九月十日年五十有八娶鄭氏子
男三長卽德娶胡氏次復娶成氏次衍娶吳氏女二一歸武進戚
某一受丹陽姜某聘孫男五秉仁秉彝秉忠秉禮秉智孫女一聘
於同邑劉某葬之日卽卒之年冬十二月十有九日嗚呼昔史紀
漢文皇時閭井年七八十翁皆嬉嬉然如小兒狀蓋淳厚之氣所
鍾也今以君之淳厚而顧止於斯焉是遵何說哉豈嗇其躬而豐
其後邪抑造物茫茫有不可以究竟也乃喟歎而系之銘曰
嗚呼生可欲也彼罔而生者祇以勞其形死可惡也此沒而盜者
乃以全其貞吁嗟乎君榮封可待上壽可登而皆不膺於情有墳

斯原蔥龍鬱盤君其允安蓋與元化而周旋

強處士墓志銘

處士強君文華之卒且葬也其季子一鳳奉進士邵明甫狀請余銘諸墓石余憶曩昔讀書德慶山房君過余曰若欲讀書爲官人乎吾鄉讀書者未見其能有成也久之過余曰君之讀書其爲官人不爲官人皆未可知蓋異於吾鄉讀書者也遂遣一鳳從余游君時命童子挈榼自攜壺觴就余飲余以飲少辭君輒自斟自飲醉卽卸冠就禪榻臥鼻齁齁有聲及醒乃謂余曰君其以我爲醉乎吾見世人之醒者耽戀於功名富貴沈酣於聲色貨利頭出頭沒日昏昧而不知是其醒也乃真醉也一日又過不值有貴客在座立崖岸修邊幅君乃談笑諧謔如平時客旣去君復謂余曰若其以我爲癡乎吾見世人之儼者機械變詐以爲巧趨趨囁嚅以爲能猿攀狐媚日勞頓而不覺是其儼也乃真癡也余時尙疑其言謂豈有所自得者乎及觀其居常率真任質不屑生產唯好觀

史書及朱子通鑑綱目每袖一卷編帙盡脫夏日坐茂樹則爲親黨子弟談說歷代接續及謀臣武將方略或晡時出行畎畝與田夫野老相問答凡水旱豐凶之驗及鄉閭閒家世來歷咸能一一道之有當意者輒攜共飲飲必盡醉曰牀頭釀熟此正吾適意時也君與俗無忤唯見好訟者輒弗悅故終君之世鄉族各安於田里而罕識官府者皆君所感也君非有所自得者邪君姓強氏名燦字文華別號養心按狀強之先自宋尙書名至者生子浚明由錢塘徙居常州無錫之五木數傳至基生錕錕生澗澗生承事郎椿娶鄒氏生子五人君行居四兄弟皆饒於貲而君獨清約茲亦可以觀君矣娶陸氏子男三長一龍次一麟次卽一鳳府學生女二人孫男女五人曾孫女一人婚聘皆士族君卒於嘉靖戊申正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七卒之年十二月丙寅葬於彭村祖塋之次嗚呼昔人稱漢陰老父江上丈人說者謂爲寓言或有所託而隱者也今以君觀之殆其人與是故可銘也銘曰

古有至人抱朴含真逃名適志混迹同羣嗟哉斯世實唯有君君
有子耕君有子讀以克厥家以綏後祿君樂斯邱永無樵牧

楊介石墓志銘

余少時見無錫楊澹成先生博學好古嚴毅執持自舉進士以至
棄官歸鄉里於人無問內外遠近罕所當意獨於其姪介石君則
每每稱許謂其質任敦朴不同於流俗也余方業程文僑居於錫
與澹成先生比鄰嘗見君出入輒服生巾藍衫恂恂徒步或時游
息則緇冠布衣怡然自適學士大夫咸信澹成之言而知君爲有
道之器下至閭井童豎見君至輒相率曰楊秀才來矣遂爭趨迎
視或追而隨之蓋君貌古色溫不徇物亦不忤物故能動人如此
每過余必講論理道旁究經子余嘗以古人目君君亦不以少年
視余唯時往來甚密旣澹成卒君又屢試場屋不第遂僻居坊前
不入城市杜門讀易課農教子絕意進取啜粟飲水晏如也晚年
遣子幹從余受易余時時詢君動止益知君所得更深方冀與君

論質而君顧逝矣幹受君遺命泣血稽顙請余銘諸墓石余遂按
狀書之君名江字大源介石其別號也晚又更號貞靜居士楊之
先江西吉水人宋建炎間有名邦人者倅建康死節謚忠襄紹興
初徵其子璿赴行在遂寓居於杭璿生時澤時澤生宣義郎燧乃
自杭徙居常州無錫之鴻山燧生將仕郎宗達元兵至常州時與
仲子濟良逆戰死之宗達生震發咸淳九年進士爲餘干州教授
震發生文炳爲常州路判官文炳生璵爲無錫州同知璵生誦洪
武初補博士弟子員實君之高祖也代有聞人故人稱鴻山楊氏
云誦生紀紀生志志生壽壽娶華氏生君兄弟五人而君行居長
君之生實嬰家落事父母必竭力共爲子職家事總總一不煩諸
兄弟諸兄弟性氣不齊君恆委曲其間率皆雍睦諸有外侮君輒
以身當之君之父未老卽安而諸兄弟垂老不識官府者君實爲
之也君雖處匱乏而見義必爲族人有客死於外者返其喪而葬
之親友富貴者召君多弗往往亦弗利其有平生恥談人過而樂

勸人善每笑語中亦自有箴規之意凡先世懿行及時事之善可
爲法者輒書之所著有備忘錄六卷君生於成化壬辰六月二十
九日卒於嘉靖丁未十月十二日壽七十有六卒之日惟以宗譜
世墓祖祠未及修復爲歎餘無一語嗚呼此亦可以觀君之大都
矣君初娶呂氏繼娶顧氏嚴重勤儉甚宜其家先君二十九年卒
實正德己卯八月二日也年才四十有三君念之乃不更娶子男
三長渠次卽榦縣學生次棐孫男女各七曾孫男女各一婚聘皆
士族君卒之三年庚戌正月某日葬於邑之東瀦村祖塋之次先
是顧孺人耐葬梁鴻山麓至是啟與君合兆云銘曰
深山幽澤芝蕙自芳明月夜光未必盡登於廟堂句吳之野有隱
如君今之良士古之善人乃竟抱璞以終厥身鬱鬱斯邱不亡者
存嗚呼奈何乎君

陳石村墓志銘

石村陳君之卒且葬也其子忠言疏君歷履衰絰詣余匍匐稽顙

泣而言曰先君葬有期矣忠言無似尙未有以顯吾親願乞先生
一言垂諸墓石旣其師邵進士明甫爲之申之且忠言亦嘗受易
於余而石村君固余所與知者其又何辭遂按疏書之君姓陳氏
名鳳字某初號古塘更號石村陳爲無錫著族南宋時有之淵之
才者兄弟同舉進士再傳至某勝國時避地東海洪武初自嘉定
復徙錫之山壩實君之曾祖也祖某以貢入太學歷官四川廣安
州同知父周登成化辛丑進士厯官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卒於官
君生纔四年稍長就學於其母舅華尙古君早年病肺舅氏憐之
命應例補德府引禮舍人君謝不往性好書尤好吟詠漢魏六朝
初中晚唐人詩無不涉獵出游遇佳山水輒徜徉忘歸四時乘興
有浴沂風雩之意築臺家之南植松其上題曰獨嘯時挂琴松閒
風來自鳴危坐聽之故其發爲詩章多所自得至治生則又經理
有道未嘗以此廢世業也闢園植果時自芟灌遇士大夫則折梅
贈李歲致殷勤嘉靖初詔舉賢良方正或謂君曰盍圖之君笑曰

賢良方正顧可圖也往吳康齋推轂於石亨君子猶未愜焉吾何敢以此爲哉自是罕入城市疇昔交游稍稍辭謝時乘小舟扁曰采芳往來溪澗曰吾以此終其身足矣君性孝友慈惠每念不及事父謁祠堂則泫然泣下有從兄老無所歸時爲解衣推食其姊妹之有家者則問遺不絕教子則愛而知勞必遣從名師良友於鄉人之空乏者則務爲周恤雖傾囊弗靳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今之隱君子乎君生於弘治己未某月日卒於嘉靖己酉六月二十一日年五十一卒之日作書別諸親友且呼忠言教之敬慎當此病亟之時而周詳若此其亦不惑於死生之際矣所著有玉案山人吟稿藏於家娶華氏前光祿署正理之女子男一卽忠言縣學生娶王氏女三長適秦進士梁次適縣學生華一夔次適胡同祖孫女三長聘於徐某次聘於王某皆士族次未聘忠言卜君卒之年十二月某日奉君柩於邑之某原銘曰嗚呼昔人有言不夷不惠居身之珍我觀斯世君實其人謂君有

官而君不曳裾於王門謂君逃名而君顧有聞於士林嗚呼君乎其殆有得於窮達顯晦之際而非拘方著相者之可倫賁幽宮而不隨物化兮尙永徵於斯文

鍾廓庵墓志銘

廓庵鍾君卒於吳江官舍其子崇文崇武扶君之柩將歸葬於其鄉之某原衰經銜哀持南兵部主事同野劉君狀詣薛子請銘薛子往署白鹿書院崇武嘗從問禮知君有素銘其容辭按狀君名任字重宣江西南昌人也鍾爲南昌著姓君之曾祖伯恭祖叔顥皆有隱德至君父光業朱氏詩爲邑博士弟子員初娶徐氏繼陳氏生君君生岐嶷襁褓時卽善對耦弱冠籍名縣學紹父業已嶄嶄露頭角矣值父病目家又董稅賦歲歉民多逋負君遂罄產償之日惟課子弟爲學故其二子暨諸子沂相繼登第弟賢亦廩於學君倜儻卓犖少善弈時盍濠方熾招致賓客藝士將以召君君遂斂跡不入城府屬又惡少賈濠之勢嘯聚村境爲民害鄰有熊

婦者資裝爲諸惡攘奪輒自縊將絕君聞之亟往解懸且奮然力
追所攘婦乃復甦惡黨銜之竟亦不能害君君之弟季繼母李出
也將析居於外季不欲其外徙君遂以祖宅讓之而自居於外其
篤於恩義類如此君蚤歲艱於得子及生二子時已年垂四十矣
比長君乃謂吾鍾數世儒業予愧不能光大吾今有子可愛而勿
勞不竊附於庭訓之義耶於是語崇文曰汝其學詩乎語崇武曰
汝其學禮乎二子承父之志各占一經游歌郡學並以文行名於
時嘉靖癸卯崇武以禮魁鄉薦庚戌舉進士選授吳江知縣持廉
秉正威惠並著士有師民有父母君子歸君之教壬子崇文以詩
舉於鄉一時賢俊率先推讓二難趾美君教益彰方計偕上春官
君亦躍然有出游之興遂泝葛溪下桐江涉錢塘以覽武林諸勝
因觀政於吳江會崇武將述職乃留公廨君雖雅志江山自是肅
肩鑰不出手書岳武穆集一帙賦詩二十餘章以需崇武北還忽
疾作遂不起癸丑正月一日也距其生爲成化己亥五月一日享

年七十有五君平生力於爲善置義田以恤宗祀修橋梁以利民
涉諸凡有益於人者不憚捐己爲之晚年更悟於往來消息之理
而爲善益堅唯是南昌稱善人者必首舉君云君娶田氏生二子
長卽崇文娶萬氏次卽崇武娶胡氏女一適喻某孫男五爲文出
者曰顏府學生娶樊氏爲武出者曰孟聘陳氏曰濂曰龍曰夔俱
未聘孫女一亦武出納萬僉憲仲子某聘嗚呼君以向往之學邁
眾之才沮於家累格於世用然不于其身于其後人而厚積餘慶
於是乎足徵矣宜銘其墓以爲世勸銘曰

人謂天道平分常與善人又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自古已然匪
今斯允太中不作明久湮我懷若人非君其孰與倫洪都之野有
畢者墳封章寵錫行且游臻我銘在石永世攸聞

沈夷齋副憲暨配顧人墓志銘

嘉靖乙未春余與夷齋沈君同舉進士初見於南宮卽歡然相入
旣復試文華殿君入爲翰林庶吉士乃謂余曰仕以行志亦何必

九山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
清華余頗訝其語既乃攜邸舍與余相近數數過余論學論政余益知其忠厚正直不爲世俗粉飾交游之態未幾余外補踰年君亦散館授吏科給事中遂奮然以言責爲己任上疏請數御經筵日臨便殿懇懇數千言言涉於抗上優容之薄謫浙江布政司照磨卽素位循分承受上官差委務勤幹濟時決滯訟賢明之聲徹於上下君固不以曾歷中祕青瑣自矜人亦但知其能盡職而忘其爲謫官也既量移南國子監丞整約諸生有文有實是時馬文簡公爲祭酒今大學士南渠李公爲司業咸稱其賢數與講學論道若寮案然進南武庫主事儀制郎中南曹多暇君益種學績文時出登山臨水意豁如也及升承天知府遂經理庶務築隄捍水抑強扶弱威惠並行闔郡懷服一切營建悉心區畫制使不勞閭井不擾工獲就緒上優賞之升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初近海勢家交結任俠通番賈利習以爲常往往爲之嚮導殺人劫財官府稍設防禦輒以捕魚采薪爲辭多方萋菲必致其去位乃已唯

是宮茲土者雖知其姦亦率隱忍以延歲月不敢摘發君至下令故犯者必如例處以極刑全家戍邊乃竟蒙譖被論改調廣東副使履任甫半載政事籍籍有聲雖猺獞亦知感化壬子秋入賀寓京邸聞黃巖爲海寇所陷浙東沿海諸處焚掠幾盡君仰天歎息憤懣不平者久之忽疽發於背以卒卒時顧謂其僕曰吾上負報主之心下不能終母之事餘無一言嗚呼君之志意可悲也哉先是君之配顧孺人卒於官歸其喪尚在殯至是其子敷言迎君之柩卜以明年癸丑冬十二月甲申將合葬於其鄉黃坡之新塋君之壻吳江縣學生顧曾瑜嘗從余受業敷言偕以詣浙奉君弟涑之狀請銘於余余固知君者銘其容辭君諱瀚字原約夷齋其別號也世爲蘇州吳江人曾祖政祖達皆有隱德父玘以君貴贈吏科給事中母李氏封孺人生子四君其長也君自少岐嶷秀穎氣志不凡尤爲給事公所鍾愛遣從名士游弱冠爲縣學生卽有文譽年二十四值給事公喪諸弟皆幼家值空乏君哀慟迫切竭

力營葬既乃授徒治生不憚勞苦教養諸弟曲盡恩義雖爲之兄實有父道戊子舉應天鄉試悉以先世產業暨諸所遺推與諸弟而一無所取及登進士所得俸資乃又分遺故居官十有八年位歷方面四品而薄田不過五頃君之大都於茲益可推矣配顧氏汝寧知府曷之妹在室故豐裕及歸君勤儉孝敬而麻泉酒漿之屬悉躬執勞勩雖受封孺人黽勉一如往時君得遜志於學殫心於官者皆其助也君生於弘治丁巳七月二日卒之日爲嘉靖壬子八月十一日年五十六顧孺人生於弘治己未七月三日卒之日爲嘉靖壬子三月四日年五十四子男一卽敷言國子生娶張氏女一壻卽顧曾瑜孫女三長聘於曹僉憲孫大夏次聘於吳工部郎孫燭次幼未聘嗚呼君始以一官之故奔走南北而夫婦各殞於異地然終克同穴以藏生順死安亦何憾哉銘曰
人才難得自古已然然而有才者又多不得究其才無志者多舉世通患然而有志者又每恨於齎其志吁嗟乎君志存匡世才本

出羣方成輒毀幾至沈淪誰其尼之有天者存人心不死長世令聞

方山先生文錄卷二十一

方山先生文錄卷二十二

祭文

祭九江文

代夏方伯作

維茲九江總括漢沔兼包淮湘洞庭彭蠡沅澧沮漳呼吸吐納環
匯汪洋川流既巨神靈必臧矧際聖明岳瀆效靈慈宮南來尚其
敬承風濤寢息景宇清盃泝洄沿流徒御不驚維神之職庶幾攸
欽

祭小孤山文

代夏方伯作

維神作鎮江湖典司風浪芘覆民物于茲有年廟貌血食四方爾
瞻矧今天子仁孝明聖百神其依躬命官僚遠奉慈輿南祔顯陵
道經彭磯神之效靈實維其時尚其雲開日明風恬浪寂龍檝輦
禴如履安宅庶其上聞以昭功德

南京吏部考察告神文

嘉靖乙巳四月六日南京吏部尚書張潤都察院右都御史王以

旂同各堂官某某等恭率考功郎中薛應旂焚香酌酒敢昭告于
天地鬼神之靈曰我國家舉懲勸之典嚴考察之司實以民生休
戚之關而理亂安危之所由出也既須愛惜人才又當軫念民隱
凡我有位當矢厥心或去或留務協輿情若報恩報怨稍失其平
明有國憲幽有天刑不在其身必在子孫惟神鑒之

祭揚子江文

惟神會通四瀆吐納百川德侔造化功贊黃玄幽明鑒格細大不
捐旂自筮仕以迄于今往來經涉惟神實臨乙巳奉例考察南官
遭論調外義命是安旋以會薦輒復今官守制家居先後五年今
茲北上敢告微虔

祭土地文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秋八月乙亥朔越二十日甲午前浙
江提學副使薛應旂敢昭告于五木土地之神維茲五木爲吳越
要衝當宋德祐初文丞相天祥因元兵至常州遣尹玉麻士龍來

援是時將領張全遁去二公遂率殘兵五百奮勇竭力逆元兵大
戰於茲土死之五百人感二公忠義無一降者郡城士民亦皆死
戰茲土實二公死所爲吾常倡率忠義之地迄今垂三百年未有
專祠此吾鄉人之恥也旂少也賤有心無力旣叨祿仕奔走未遑
茲自浙歸經營相度捐俸聚材卜詰朝乙未將建祠立主春秋私
祀之神其保佑以永血食謹以清酌脯醢祇薦於神尙饗

告常州府城隍文

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三月朔日原任浙江提學副使薛應旂
敢昭告於常州府城隍之神惟神聰明正直精爽英靈人有善惡
可欺於眾難欺於神人有曲直不白於官必白於神應旂心跡神
作證明戈奴父子常熟逃民誑財結黨汗我平生果若其言余乃
獸禽顧不知恥玷此儒紳神告上帝速卽余刑孔子大聖猶且矢
天小子何人敢不告鳴再拜陳詞唯神鑒臨

楊慈湖先生入正學書院告文

維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後學武進薛應旂來知慈谿縣事謁宋
楊文元公慈湖先生祠下見其家眾雜居規制未愜乃秋八月乙
酉敬造木主書先生諡號姓氏入正學書院而以牲醴匹帛修厥
奠事敢昭告曰嗚呼仲尼不作孟氏云亡六經餘燼訓疏多靡專
門殊尚競爲否臧莫適所從後學徬徨天闡斯文公生是邦清夷
古淡高遠明光受道子靜默契相忘本心本聖無體無方築室授
徒德潤湖旁熙光詠春游息修藏發蒙啟蔽挈領提綱正學真傳
賴公主張旂生也晚作令公鄉未獲及門猶幸登堂普濟禪院鄰
公舊居徹去佛像永作公祠敬修豆觴公神是依窮源溯流誰其
配之廬陵曾氏建昌傅氏嚴陵錢氏廬陵曾氏吳縣葉氏永嘉趙
氏皆獲親公之教而悟公之微者也地有不同均藉甄陶尙賴餘
休造我俊髦

謁濂溪先生祠告文

嘉靖丁酉夏五月後學武進薛應旂以九江教授謁宋濂溪先生

周元公祠下時適有閩中之役奔走道路弗克酌水告虔越明年
戊戌春正月人日率僚友諸生陳牲設醴焚香奠帛再拜稽首以
告之曰嗚呼斯道之在天下昆侖旁薄終始流行固無閒可息而
其存乎人者則有絕有續有晦有明孔孟不作異學朋興悠悠千
載躋駁縱橫先生一出默契聖真窮源探本揚瀾發英二儀載啟
日升月恆建圖著書分明指出而從容灑落不立戶門心存民物
志切經綸而出處唯義不與世而浮沈唯是入先生之堂與者謂
道統之有在而粗得先生之節概者亦謂其超出乎風塵於乎先
生其真儒者之冠冕後學之典刑而淵源所漸宜其遂得乎二程
先生也應旂無似忝教江州拜公祠墓精爽神游配以二程風行
海流道其在是安用旁求仰慚俯愧終身有憂更願諸賢同懋前
修

謁宋岳武穆王祠告文

嘉靖丙申冬十月己亥三日乙酉武進薛應旂謁宋岳武穆王祠

謹以瓣香束帛醞酒再拜陳辭以告之曰嗚呼王之忠義建天地昭日月貫四時質鬼神而本心全具生順死安雖善於贊述者不能容一辭矣吾獨恨夫高宗秦檜何爲者哉忘國大讐甘心事虜卒之戮忠害良殃民覆國豈天理之在人心獨遺此二人耶一念之私起於毫忽而末流之禍遂不可遏此豈人之心也哉其所以陷溺之者則然也三百年來聞王之名慕王之忠義者無問智愚賢不肖皆願食檜之肉而夷考其行則有甘心爲檜而不顧者豈其爲禍必如檜之烈耶循私規利怙勢虐民致匹夫匹婦有一受其冤者皆檜之流也嗚呼可畏哉某晚末無似登王之祠拜瞻肖像焚香酌酒白日在天矢心千古繫茲一慨惟王其鑒之

謁旌忠祠告文

維嘉靖丁酉六月某日武進薛應旂謁贈禮部尚書前江西按察副使許公贈禮部尚書前巡撫江西都御史忠烈孫公贈光祿少卿前戶部主事馬公贈太常少卿前江西參議黃公贈江西按察

使節愍周公之祠長跪陳辭以告之曰天地正氣萃於羣公倉卒構難慷慨從容視死如歸不爲苟從心貫金石憤激霓虹成仁取義臣道始終天綱地維賴以不窮廟祀血食典禮追崇式瞻肖像凜凜猶生姦雄褫魄神鬼攸欽某也無似敬羞蘋藻少慰生平英靈精爽鑒此微誠

二忠祠落成告文

嘉靖甲寅夏五月朔日庚子浙江提學副使在告武進薛應旂謹以羊一豕一焚香酌酒敢昭告于宋贈濠州團練使尹公高州刺史麻公神位嗚呼宋事誰實壞之元兵渡江遂不能支二公盡節死戰于茲垂三百年始有此祠眾工告成安安如儀旂亦何心天理民彝今日何日東南一路橫罹倭夷公靈赫赫尙爲保障以畢生時尚享

祭孫忠烈墓文

嘉靖丁酉春正月武進薛某謁故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贈禮部

尚書諡忠烈孫公之墓焚香奠帛陳牲設醴長跪臨風以告之曰
嗚呼忠烈天地偉人江藩遇變慷慨殺身一心不死千載猶生吁
嗟此心人孰無之利害得失較計毫釐苟便身謀違恤民彝以此
思公能勿涕洟我令慈谿公墳在茲酌酒告虔天綱地維蓋實有
無窮之感而非爲年家之私也精靈英爽鑒此情辭
更定陽明先生祠額告文

嘉靖壬子春二月浙江提學副使後學武進薛某巡歷紹興謁陽
明王先生祠見祠以新建伯題額因思先生之所以振起乎世道
著存乎人心者恐不專在是也越夏六月某日屬紹興府知府梅
守德易以今額具香帛果醴爲文以告之曰於乎先生豪傑之才
聖賢之學闢世道之榛蕪闡吾道之精一真有繼往開來之德不
止勤事捍患之功某等雖未及門竊幸私淑頃登先生之祠會先
生及門之士議易今額直書曰陽明先生祠謹用告知僭踰之罪
唯先生其諒之尚享

祭蔡鶴江先生文

嗚呼天下之士嘗苦於世之難逢而偶有遇合者又或恨於未得
所宗此古之人所以雖不貶下從人後而往往願爲知己死也某
自髫穉讀公文章竊知慕公分緣蹇薄垂二十年未獲窺公戶牖
乙未南宮公適校士遂以程文受知門下鄙劣無似方且自愧而
公顧莞然曰吾之於子頗類東萊之知子靜而猶未能薦也顧余
何人敢當斯言哉自是旂淪落江漢公兩寓書勛以堅忍是公倦
倦造就之心未嘗以疏遠或遺而某之夙夜不忘公者詎謂一別
公而不及再見也茲以役滿循例北上道出公廬幽明異感能勿
悲哉嗚呼公以格心之學華國之才夫旣不究於時矣而吾又將
何以爲世用以不負公之教耶淮水一觴傾我心曲公神有知其
有以鑒余之衷乎

祭張龍湖先生文

嗚呼公之名實施於天下公之門人弟子徧於寰區何有於旂哉

而公拳拳屬望之情懇懇責成之義乃愈久愈切真所謂未嘗一日不欲激昂而使之前者豈亦氣類之相感志意之交孚有固然耶不然公之剛方嚴毅於人落落而人且敬憚之不暇吾又何以親就於公也憶歲甲午公爲贊善校士南畿余以程文出公門下相見數語遂若故知及辛丑壬寅之際公貳卿南吏余爲屬官南曹事簡公每游覽金陵諸勝輒攜余以從或登危岡峻嶺或坐豐草長林究竟理道論說物情爾汝忘形堂屬破格人皆謂弟子先生而公之與余則併是而俱忘矣乙巳春余以南考功奉行故事稍稍甄別致騰謗牘公時掌翰北院掀髯極論抗排羣議而余濱死復全者多公之力也及余遭憂席藁公復以尙書南來時勤使閣慰諭有加既公召入內閣余謂公之道於是大行矣今年來京見公甚歡輒復嘖蹙不久而病病遂不起回思二十年閒與公數見數別近臨几席則笑語移日遠寓筆劄則累幅連篇今皆不可得矣旂獨匪人能勿悲哉嗚呼公長沙人也昔漢文有道而賈誼

沈淪固宜其悲憤以死今公逢陽邁會官居鼎鼐位列禁近顧亦扼腕而卒是遵何說哉此實余之所以痛哭流涕而不能解於其心者也今夕何夕余將南征登公之堂撫公之柩而莫覩儀刑矣莫此一觴中心如割長跪陳詞莫罄微衷公靈英爽其鑒之乎代九卿祭張龍湖閣老文

嗚呼公遂已哉昔人有言曰君子之生世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斯之謂不朽又曰人臣之事君也上臣以人中臣以身下臣以貨斯之謂不負公於數者固生平之所自期待而亦天下之所屬望於公者也公能遂已乎哉雖然剛毅有執挺特不隨虛懷受善懇切憐才天下莫不服公之德敷歷南北洊陟部院表儀士俗旋斡世風天下莫不歸公之功揚眉吐氣敷藻摛華繹微闡邃訂古訓今天下莫不誦公之言校士於禮闈者三於南畿者再登明選公類多君子謂以人事君者能盡如公哉勸講東華直廬西內盡瘁服勤死而後已謂以身事君者能盡如公哉識達盈虛

方山文錄二十三
六
慮周損益儉以示國富欲藏民謂以貨事君者能盡如公哉是公雖年不滿於百歲位方列於三孤而所謂不朽不負者公亦可謂無憾爾矣但某等慨儀刑之永逝歎者舊之凋零自不能不相看而隕涕也憶歐陽永叔以范文正之歿謂成難毀易而蘇子瞻謂歐陽公之喪將民之無祿茲吾黨之所以悼公又豈特哭吾之私而已耶公靈英爽耿耿若存其有知乎

祭熊太夫人文

嗚呼人孰不生亦孰不死然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者豈唯匹夫匹婦爾哉雖王公貴人鬚眉丈夫朝享鐘鼎暮同草木者亦不知其凡幾也吾嘗有感於宋之韓國申國兩夫人無獨成專制之義而顧能流芳垂譽至今不死者何耶蓋以歐文忠呂原明二公之賢實其有以成之耳今太夫人令子北原翁夙受家訓爲國元老進退唯義綱維世風卓然古之大臣而遠駕歐呂則太夫人之利貞于家顯揚于世者不啻如韓如申而均爲不死矣其諸膺殊

錫享遐齡者則固太夫人之餘事也某也晚末迂疏多忤時俗受知原翁實深感激茲奔播盱江適聞太夫人之喪服役羈縲未能卽叩几筵而幽懷隱衷有無窮之感矣焚香奠帛用代生芻長跪臨風侑以此辭

祭顧錫巖先生文

嗚呼先生名魁鄉籍位至大夫固夫人所可能也而卓行追前修苦節激末俗文章淑吾黨政事被斯民此則夫人未易能也某追惟髫丱從游受業而先生卽以遠大相期迄今三十餘年偃蹇世途尙未克有所建立方日惴惴愧無以副先生之望而先生已矣往余筮仕慈谿遵承明訓不敢墜失旣先生署篆於其邑乃寓書道及慈人去思立碑之意若有當於心者今慈人之思先生亦復有碑後先並峙而浙之士人始知不肖前日所行本原有自而先生不及見矣能勿悲哉百歲相知幽明倏忽莫此一觴我心如割先生其有以鑒之乎

祭徐養齋文

嗚呼公其已矣而公之拳拳好修何其至老而不已也位登八座而清素儼如寒士年垂七十而效法取諸後生謂聖賢爲必可幾及謂典籍爲真可依憑信道之篤務學之至而不遷移於論說之紛紛和不雷同貞不絕俗而始終一念惟恐沒世而無稱嗚呼若公者其殆近世之冠冕吾黨之典刑也旂生也晚辱公之知畱都官舍晨夕相依文章理道參駁論思及余被謫將適旴江公率羣公亢言贈送爲時主張先母安人葬未有銘公爲秉筆光我先塋余方感公莫知報效公忽長逝可勝痛悼灑淚捧觴聊陳此辭此固闔郡之悲而亦非我一人之私也唯公其鑒之

祭漁石唐公文

太宰漁石唐公既卒之五年爲嘉靖辛亥後學武進薛某以副使視學過公里第迫於歲暮未及拜公墓下明年壬子春爲文以告公侑以香帛牲醴屬蘭谿教諭趙昇躬致之其文曰嗚呼斷斷無

技休休有容古之一個臣所以能保子孫黎民而仲尼錄之於書者夫亦以三代之後其人不多見也詎謂近世有如公者文章德望高出海內顧乃自視欲然至於人之寸長片善則激昂推獎汲汲若弗及焉蓋又不但有容而已嗚呼若公者謂非古之多才多藝而勤於吐握者之風度耶公自進士起家位登太宰敷歷中外垂四十年明揚士類不可勝紀至如旂者乃亦弗遺此旂之所以夙夜拊心唯恐負公之知也憶歲己亥量移南部還自西江道經灑水公時家居訪余舟次開懷論議歡若故知旣余拜公遲畱日昃方始別去踰年公復寄詩爲我先考功壽忘年忘分君子固已難之暨于乙巳余奉例考察橫羅謗牘得罪播遷南嶺會疏建白適公掌銓曹天子下公覆議公上言旂性過自執學不徇人疾惡去姦爲國任怨願陛下畱之自是旂獲召還以至今日昨登公堂而莫覩儀刑矣旂獨匪人敢忘公哉敬奉一觴酌于宿草臨風致辭灑淚如雨嗚呼昔叔向不見祁奚人皆高之恐非士爲知己之

義常秩有負申公人皆賤焉旂也敢不勉諸公神英爽其聞余言當必有以鑒余之衷矣嗚呼尚享

祭韓修撰文

嗚呼天下有不世出之才有不可必之數不知造物者何心而豐嗇去來若是其參互唯兄温淳博雅乃貞精所聚而華國文章實儲之有素獻策闕廷遂合上意御劄親題首登及第職列翠華班聯禁署而師傅公孤咸謂其可以不日而至夫何遽膺奇疾忽爾長逝蕭然旅櫬還自京邸姚江舊居貧無依倚在殯十有五年莫能爲瘞此蓋天不可問人不能窮而觀化感遇者徒爲之興嗟而隕涕也某等情切同年義敦兄弟客宦此邦哀傷驚悸聊展助私奉兄之柩泉臺安止敬羞蘋藻灑淚陳辭千古茫茫九原莫起此情此義曷其能已唯兄鑒之

祭曹封君文

嗚呼天中之野鮒水之陽有哲人焉父丞內臺子參岳牧榮被封

章存承世祿亦既貴且顯矣而其高尚之志廓落之懷則固追蹤於漢陰父老並駕於河濱丈人而不屑屑於世途之寵辱或耕於田或樵於麓而得意忘形人唯見其大帛之冠大布之服雖詩禮素閑於過庭義方收功於家塾令子所至士民咸沐其餘休而公之獨樂則固永矢而弗告嗚呼若公者正宜等壽喬松齊年濟穀胡一夕長逝而識與不識咸悼百身之莫贖況某等與令子同舉南宮義敦兄弟而千里訃聞能不臨風而慟哭緘辭寓誠聊展情曲

代本堂聞公祭梁儉庵尚書文

嗚呼士君子生天地閒立心制行雖在一人之身而實繫乎道化之消長雖若一時之事而實關乎氣運之盛衰吾嘗以是觀公蓋公之鎮定凝然如山而浮雲出沒不爲之動公之操履冷然如水而潢潦沈浮不爲之淆是當於古人中求之而近世所賴以維持者也今其已矣人皆知公敷歷中外垂四十年而吾猶以爲未能

盡公之才人皆知公躋陟融顯位大司徒而吾猶以爲未能究公之志此吾於公之亡所以撫膺長歎每望廬而歛歔也追惟疇昔余方筮仕公適召入同官刑曹左右朝夕見公清素愛敬逾切中雖睽違氣求聲應交誼如一去春余以秩滿聞公南歸未及一見竟成長別疾不省視訃不奔泣頃陳薄奠聊寫衷臆言有盡而意無窮惟公有知庶其鑒識

代祭楊邃庵閣老文

嗟乎士大夫之出而用世也其始孰不欲澤被生民功施社稷然或德不滿乎其位才不副乎其心遇不適乎其時而泯沒以終身者眾矣維公妙悟神解發自童蒙涵養擴充成於積學而洪略遠猷則又深於練達故任隆師傳位極人臣而德足以體元經國出入將相心切匪躬而才足以安夏攘夷佐佑四海游蒙知遇而且當乎全盛之時是公之人品固振古之豪傑而鴻名碩望亦遂超出乎等夷晚雖疑毀公則怡愉高山大川磊落瑰奇青天白日夫誰不知蓋生有益於當時歿有傳於後世而令始令終可謂無憾爾矣獨余蚤歲承乏銓司公爲冢宰特荷見知茲雖歲月屢更人事遷移而感今思昔不能不向慕而瞻依敬涓一觴有淚漣如正所謂上爲天下慟下以哭吾私公神有在庶其鑒之

代南九卿祭誠意伯劉瑜文

嗚呼盛極者難乎繼任重者易以傾故工冶之子習爲箕裘而公侯之職責在干城追惟爾祖閒世豪英文猷武略翊我皇明進封誠意顯被寵榮旂常著績策府載盟不有賢肩孰與丕承維公奇偉天實篤生積慶流芳數虧而盈排雲闔闔謚祖文成萬戶之祿九世乃復理固好還公實有毅志節功勳屢見旌錄召虎平淮君牙纘服匪直承家光映開國茲雖奄逝亦足永世青田黃坑旦夕歸瘞某等同仕畱都情不能已奠茲一觴庶其鑒只

祭華都事文

嗚呼公殆司馬氏所謂雄傑之士也公嘗自謂大丈夫生世旣不

能宣猷密勿以康濟四方又不能躍馬邊疆以封侯萬里便當施舍一方役走羣動豈能局促蓬屋吮弄毛錐以貶下從人後哉唯是公自環堵寒儒遂累貲素封擬迹朱頓而東南民庶咸用出入以取資也憶余蚤歲單衣短褐抱藝泥塗唯公一見許以國士余雖未酬而耿耿之志敢謂公無知識耶恨余十年以來奔走王路與公相見僅纔一二而公竟長往雖令子翱翔上國指日封章而公亦不及待矣能勿悲哉惠泉一勺聊以醑公公如有知亦可以鑒余之不忘公矣

焚黃告先母史安人文

旂罪戾不天年甫十二吾母棄逝長育願復提攜保抱罔極之德莫知所報迨今三十餘年猶憶吾母篝鐙紡績因教旂以小學孝經論語冀有成立今幸蒙休叨列仕籍而吾母不及見矣茲以南考功主事秩滿蒙降恩命贈母安人恭奉制敕益深哀慕仰惟慈靈歆服錫典旂雖不肖敢不敬恭益勵初心爲子爲臣罔或荒墜

以貽母羞

弔太學生莊效才文

嘉靖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太學生莊君卒於號舍越七月朔同館生常州薛某具瓣香尺帛爲文以弔之曰嗚呼莊君非選貢而來太學者耶君來我出我復君病雖爲同館兩不相值未及通姓忽驚君訃蕭然旅櫬行道傷嗟而況同儕能無隱懷君之來此也其將終爲入仕計也不然何病而不歸歸而不棘而竟殞於客也其亦有感於世途見貢非可藉以仕而抑鬱以至是耶吾則謂天地廣大江湖浩茫安往不可以容與而徜徉高官大拜達人且有不屑胡爲戀戀於升斗之微丞尉之行也君其或者不在於是而別有他故耶吾皆不得而知也陶子爲詩哭君薛子爲文弔君二子與君未嘗有燕游一朝之好而乃爲是者蓋觸於孤篋之慘荒楚之寓而因傷夫出處之際也豈謂無從之涕耶唯君其鑒之弔馮貢士文

嘉靖乙未冬十二月延陵薛子將知慈谿縣事至浙省城時貢士
馮材新領學臺選貢謁薛子於旅邸惻惻然一儒者既至縣更復
來見請贈言北上熟復其言貌風旨益愛重之然因循未之贈也
明年四月既望遞人以貢錄至自省城薛子命吏往遺之返曰馮
貢士昨死矣薛子傷悼爲罷廳事以瓣香束帛弔於其家爲文以
告之曰嗚呼貢士窮達利鈍信有命耶命存乎天天道賞善而刑
淫如君者而顧不祿此何命也豈數不可窮理不可究而值夫未
定之天耶茫茫無知將誰問耶邑里士人皆稱君爲善士而疑君
之福余謂不然君雖不祿而士論若此獲考終矣彼白髮蒙頭黃
金橫帶者世豈無若人哉然或身集百詬天下傳之史冊書之孰
壽孰夭其視君何如耶余雖與君未爲深交而亦嘗一接顏色再
聞士論且爲宰於斯矣昔季子邂逅徐君爲之挂劍余固季子之
鄉人也雖不能如其義而亦豈能忽然於君耶君有知耶其無知
耶其聞余言尙不可以慰於幽冥耶

祭張通判文

嘉靖丙申夏五月日張公以寧波府判署事象山竟卒於署所越
幾日柩還於府治於是其屬官慈谿縣令薛某剗羊醢酒以祭之
且告之曰嗟夫造物者難窮而人之所值靡定顯晦修短聚散悲
歡其真夢幻泡影而達人哲士所以蜉蝣天地傲睨今古而不一
置於懷也吾於公之亡能不重感於中而益信天下之一無足恃
也維月之初某嘗謁公於府廨公論及時事反覆移時雖神閒氣
徐而詞旨惻惻若深有不平者且自謂有負俗之累不能決去而
不免俯仰以希朝夕之祿也嗚呼悲夫公有隱衷矣蓋公嘗爲國
子六館先生雖不免晨立於堂然退與司成則坐而論道而章縫
之士又日執弟子禮於其前未嘗呼諾進退偃僂如僕臣也一旦
來此宜公之不能爲情矣然公瑩膚玉色勤施雅操以常理論宜
其遐福詎謂別不踰月而遽聞蒿里之歌遂作雍門之調也某迂
疏狂妄公每略跡而原情是雖未嘗杯酒彈劍而萍水之逢均可

謂意氣相傾者矣公今已矣揚解陳辭其有知乎

弔王主簿文

嘉靖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九江德化縣王主簿逆操江都憲簡公於江上遂溺死九江府學教授薛某爲文以告之曰嗚呼古之不弔者有三而溺居其一君固死於溺者余獨弔也與哉夫亦以君之死甚慘而其情有足感也去夏四月余至九江君往彭澤至冬十月余歸自閩始一識君形體壯盛不謂君卽死甫越月而迎謁上官乃竟死於江耶時余亦在江口黃風大作白浪排空雖履平地不免肅然而恐君顧衝濤向風逆舟而上大呼以報職名豈以奔走逢迎小官常分而不虞其有他變耶吾則謂主簿之官升斗之祿亦不甚富貴胡爲周旋不舍甘蹈滅頂之凶而倏忽之間遂致寡妻孤子而抱痛於無窮耶余比君之官雖閒冗稍異而階尚小君一級亦不免奔走風塵而去住未決視君之死不能無感於衷矣萍水世途繫茲一嘅江流浩茫潮汐上下君其依憑而有

知乎

祭邵明甫文

嘉靖癸丑春邵明甫以浦城知縣入覲北歸夏四月朔將復之浦城余送之溪上旣家人自杭來報明甫訃矣余驚悼疑信如夢寐中事卽遣人迓之是月十九杙果至余哭於其家乃具辦香束帛特羊果脯爲文以祭之曰嗚呼明甫將遂已哉明甫昔從余游年方卅角爲文輒出羣輩吾謂與邵氏者必明甫也旣果軒翥庠校文名日起及壯遂登進士先知長興復補浦城殫竭心力皆綽有賢譽且性資委順練達物情不問鄉黨仕途人皆宜之吾又謂取大官躋要路者必明甫也顧別未旬日乃竟至此謂之何哉天道未定人事難憑余固不能不爲明甫悲矣且老母弱子值茲世態余又不能不重爲明甫慮也余與明甫故舊恩義有同肉骨豈伊異人哉固不必臨訣之書而後爲明甫深長計也明甫有知亦必信余言於九原矣嗚呼痛哉尙享

祭周子垂文

嗚呼天乎以生人爲心以造物爲利長育成就宜無不至胡今夢
夢反常爲異顧於善良方成忽敗垂興而廢吾鄉數里生人萃聚
何啻千百秀穎出羣百無一二不半年間明甫夭折子垂繼逝吁
嗟乎天竟亦何意矧我子垂温恭雅飭忠厚豈弟少從余游勤苦
自勵出入相隨文章道義旣舉於鄉黽勉克家以光先世奈何數
奇七試南京弗獲一第今年歸來惘惘失意我謂子垂不當較計
忽爾疾作我心憂悸亟往視汝汝謂不死再踰旬日乃竟不起吁
嗟乎天殲我良朋胡酷乃爾豈茫茫者不可致詰而未定之天顧
忽忽若是耶奠茲一觴我心痛裂子垂有知庶或聽之

方山先生文錄卷二十二

右方山文錄二十二卷明薛應旂撰按應旂字仲常武進人嘉靖
乙未進士官至陝西按察使是集爲方山所自編名論高文悉萃
此集方山先生之學出於邵寶後從泰和歐陽德姚江派也又
從高陵呂柟河東派也故所見出入二家之間然宗良知者居
多集中論學之語互有醇疵蓋由於此至其識勢論中稱黨錮興
而漢社屋元談盛而晉室傾清流濁而唐祚移學禁作而宋舟覆
其初文雅雍容議論標致不過起於一二人之獵勝而其究乃致
怨惡沸騰於寰中干戈相尋於海內而潰敗不可收拾云云若於
七八十年之前預見講學之亡明者則篤論也其爲文當李何崛
起之時獨毅然不變於風氣然方山古文特自抒胸臆惟意所如
故往往輕快有餘少停蓄深厚之意歐陽德趙時春馬理三序多
揭明作者宗旨後出方山集六十二卷則酬應之文居多舍彼取
此願與深於文者論之宣統辛亥三月武進盛宣懷跋

... 三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 二十九 ... 三十 ... 三十一 ... 三十二 ... 三十三 ... 三十四 ... 三十五 ... 三十六 ... 三十七 ... 三十八 ... 三十九 ... 四十 ... 四十一 ... 四十二 ... 四十三 ... 四十四 ... 四十五 ... 四十六 ... 四十七 ... 四十八 ... 四十九 ... 五十 ... 五十一 ... 五十二 ... 五十三 ... 五十四 ... 五十五 ... 五十六 ... 五十七 ... 五十八 ... 五十九 ... 六十 ... 六十一 ... 六十二 ... 六十三 ... 六十四 ... 六十五 ... 六十六 ... 六十七 ... 六十八 ... 六十九 ... 七十 ... 七十一 ... 七十二 ... 七十三 ... 七十四 ... 七十五 ... 七十六 ... 七十七 ... 七十八 ... 七十九 ... 八十 ... 八十一 ... 八十二 ... 八十三 ... 八十四 ... 八十五 ... 八十六 ... 八十七 ... 八十八 ... 八十九 ... 九十 ... 九十一 ... 九十二 ... 九十三 ... 九十四 ... 九十五 ... 九十六 ... 九十七 ... 九十八 ... 九十九 ... 一百 ...



